

# 來西北到

張揚明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 到西北來

張揚明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二月初版

三六六上

祥

到西北來一册

每册實價國幣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張揚明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  
\* 有 所 權 版 \*  
\* 究 必 印 翻 \*  
\*\*\*\*\*

(本書校對者鄭光昭)



## 弁 言

突然的來到西北住在隴西又月餘了，八月十九日接到廖君燮棠自長沙寄來的一封信，裏面有一段說：

「甘肅偏西北一隅，且交通梗塞，南人親歷，殊非易易；吾弟藉此機會，實地考察，久處鄉邦者健羨無似。他日載譽歸來，務望將其所得，撰成專書，以供海內人士之參考……」

同時，衡陽段君琴僧的函中也有這樣的一段話：

——「弟此次遠行，諒能得到許多不易得到的經驗和知識，倘旁午之暇，能將所見聞的一切，裒集成書，以供國人參考；在標榜着開發的狂潮中，凡關心國事者，莫不欲知道西北的現實，誠然，那便是對國家實際的貢獻，並且還可以作為永遠的紀念，不虛此行……」

我讀着，覺得知友厚望，不能無答，因有了這個動機時常在腦子裏盤旋，由是公餘之暇，便將一路來所見所聞的：如古蹟，如各地的民情風俗，生活習慣，與夫一切一切的現實，件件底都把來重溫，更覺得有許許多多的地方，確有向國人介紹的價值和必要，所以便毫不顧慮的動筆。但是恰在那時奉令來

岷，來岷後又日在備戰備守的狀態中，故遲遲至今纔得脫稿；雖然，還是在百忙中埋着頭續成的。——因為我認為在進剿時期橫豎是得不到安定。

不過每日都在預備着移動，究竟心緒不寧，欲加以周詳的考證和探詢，環境終不許可；同時我也覺得與其去旁探博採來自炫豐富，卻又難免堆砌粉飾，甚至淹沒真的事實，弄成脂粉美人，反爲壞了；便只將所經歷的裸然地白描。以故：本書七萬餘言中，完全是心中的一痕印象，參酌自己的日記，依時間空間的順序記實的。雖不能說完全沒有遺漏，而大的、要緊的總算是具備了；並且決無虛渺，也沒有將那一件事輕描，也沒有將那一件事重寫，有一事記一事，有一言是一言，這是可以自信的。

書中差不多全部都是冷淡的，古老的，這因爲材料如此，希望我關心西北的同志同胞，在政府整個的計畫下，輸才輸力，努力的從事開發，使現在的古老、冷澹和不適宜的種種，於最短時間，一變爲合乎時代的新西北！

民二四，一〇，一二、揚明自識於甘肅岷縣

# 目次

一	突然的開來西北	1
二	隴海道上	8
三	西安城內的一瞥	18
四	與店主人的談片	21
五	雁塔神鐘	29
六	教育圖書館的古物	33
七	第一市場	40
八	西京之夜	43
九	大雁塔	46
一〇	西安城內的又一角	56
一一	碑林	59
一二	風雨中推進咸陽的途中	63
一三	如此古咸陽	78
一四	畢原荒塚	81
一五	西北貧民生活的剪影	88
一六	馬跑泉磯	90
一七	馬嵬坡	93

- 一八 馬功后稷祠,姜嫄廟 .....95
- 一九 劫後災黎的話 .....102
- 二〇 在扶風的一週間 .....106
- 二一 召伯甘棠 .....112
- 二二 鳳翔東湖公園,喜雨亭.....120
- 二三 從鳳翔到馬鹿鎮的一段 .....129
- 二四 漢回雜居的馬鹿鎮 .....132
- 二五 征人,村婦,驢夫 .....138
- 二六 萬山重疊中的小上海——天水 .....147
- 二七 自天水到隴西途中的瑣瑣 .....156
- 二八 隴西的橫斷面 .....164
- 二九 夷齊餓死的首陽山 .....170
- 三〇 在隴西的七十天中 .....174
- 三一 老進士談 .....178
- 三二 廢曆的中秋節 .....179
- 三三 三汭,石關,梅川鎮 .....183
- 三四 關於岷縣的一片面 .....189
- 三五 回民和番民的生活 .....195
- 三六 南旋的前夜 .....204

## 一 突然的開來西北

贛東自朱毛西竄，方志敏、劉疇西、王如痴三匪就擒以後，着實安靖了；因此，贛東剿匪的部隊，陸續的調防，本師也奉令調防湖南澧縣。

我們的部隊，交防清楚後，便浮江而下。

那是春光明媚，春水溶溶的時候，並且我們的士兵兩湖的人很不少，其餘不是湖南湖北的，也覺得久住着一個劫餘的江西，究竟不如走動去換點新鮮空氣的爲好，以故：無論官兵，沒有不是歡喜的。

在水中整整地浮泛了八日八晚，到五月十四日上午八時，纔帆檣羣集於南昌對河的牛行車站：那茫茫的江水，嗚嗚的汽笛，扎扎的機聲，種種的種種的，使僻處新收匪區的士兵們的心中，頓然都發生了一種清醒新鮮底情緒，——一切都活躍了！

十五日下午四時，我與陳同志自湖濱公園散步歸來經過百花洲上的時候，東湖中盪滿着鱗碎底金光，天外斜陽，已轉了血一般的深紅色，它的光輝射不上眼睛了。



——張同志！你們還在此不準備嗎？……迎面來了王同志這樣問。

什麼，你說？我倆同聲反問，同時四條懷疑的視線緊釘着他。

大概你們還不知道吧，明天一早便要開拔呢，還說要到洛陽！電報是剛纔來的，大概你們還不知道吧？——過河來多久了呢？……——我剛奉團長的命令去通知各營預備。

他說着便忽忽忙忙底去了。我們還向他的背影答應了幾句話，他似乎沒有聽見。

——真快呀！爲什麼剛到就要走？前天不是旅長還說至少也得住個把星期嗎……

真不解！爲什麼要開洛陽呢？原來不是奉令到湘西的嗎？難道匪又北竄了？！……——且回去罷，大概旅長現在總在找我們！

我們沒有多討論，便喊了兩把黃包車，飛跑到輪船碼頭，搭着汽划子過去。走到旅部，真的大家都在預備着；我們知道命令已轉下去了，便也將行李約略的檢點檢點。

次日下午五時又四十分，雨是如絲如線的遍天亂織，我們

已乘車來到九江了；並且同時上了預備好了的軍運輸船。這時在船上的人，雖然還是從贛東來的一班老同志，然而聲音，臉色，處處的表徵都與起初不同；尤其是有家眷的，更特別底難堪。

——我們在漢口集中，第七師還沒有到，軍長必定要訓話，行營多半也要檢閱（因在上饒時已奉令檢閱，但未舉行便開了）。以此斷言，至少有一兩個星期耽擱；並且到洛陽又不比有什麼緊要的軍情的。

我也是這樣想，如果真有這麼長的時間，安頓家眷倒也從從容容不生什麼關係的，只怕又如在南昌一樣，住還沒有住定便一個命令就走呢？！那纔來不及！

那裏就會如此！一處可以比一處嗎？現在這樣遠征，後方也不能不設留守！況且行營未必不知道是有家眷在軍中的，如何不會給一個相當的時間讓我們料理？！——這是大艙間中發出來的一段譚話，接着三個四個，談話的越聚越多，家眷們也探頭探腦地在房間中傾耳靜聽着。

——河南的氣候真討厭，空氣乾燥得什麼似的，這時去正是熱天，純乎大陸性的洛陽，南方人真要受不住！

其實也不見得！在河南過熱天：不講別的，晚上睡總要睡

得好些；不過喫麵包恐怕你們不慣便了。

你是河南人，當然合你的口味……——另外這樣的談話，更是在在都聽得見。

晚餐的時候，因為弄不及米飯，便喫麵包，加以是一些臘味，又沒有蔬菜，所以我半個也喫不下；僅僅咬了一口，還幾乎吐了出來。

——張同志！這怎麼辦？將來……哈哈！……陳同志一邊咬着麵包一邊笑向我說。於是旅長及各同事均看着我笑了。

今天大概在車上震得悶了，剛纔又喫了些水菜，胃口不好，肚子也飽的；——喫麵包倒不成問題呢！我節餉地回答。而心中卻在暗想：麵包這東西的確下不得喉嚨，將來怕不真要尷尬？！又隨着轉一念：——人是隨乎貴隨乎賤的，軍隊失利的危險時期，不是說草根樹葉都要拿來充饑嗎？麵包算得什麼？！我這樣，人家背面必要笑我文弱的，說我初嘗軍隊生活，說我不能夠吃苦！我必定勉強也要做到處苦如飴，什麼事人家可做我不可做的呀？！

我如此一念，便一切決定了，心中輕爽得一如無事，安安穩穩地入了夢鄉……

——爲什麼不准上岸呢？……怎麼說？！這……——奇怪！

忽然夢裏朦朧地聽見這樣的說話。

接着：——報告旅長，警察憲兵在岸上維持秩序，說奉行營命令：着本師即時上車，不准登岸。

我聽着莫明其妙，掀被起床朝窗外一望，見岸上車馬行人，紛紜雜遝，着實警察，憲兵也有多人在一路上一路下的逡巡着。

這是什麼一回事呀？這不是江岸站嗎？到了漢口，爲什麼不上岸呢？我一邊擦着眼皮看着岸上尋思。

那時：正喫早飯了，但是喫飯的時候，各人的臉上都現出一種特殊的表情：沉寂的，思慮的，答然若喪！

——我看等董同志來便知的確了，他是出發的前一日師部選由河口派來漢口設營的，坐汽車，當然早到了。

對的！我也這樣想！旅長說着，陳同志這樣答了一句。

但是如果真不准上岸便直接搭車，那麼家眷又怎麼辦呢！我倒是已着王副官就着設營（旅部設營）順便佃房子去了。萬一沒有適宜的房子，便送回蘇州去；可是連排長怎麼辦！難道可以帶去嗎？婦女小孩，二三百人，像個什麼？！況且我們又不是沒有任務？！到了洛陽又要不要走呢？這也是一個問題；假如我們再入陝轉川，一路上怎麼好拖着？！……

這問題倒要即便解決，不然船上又要催我們上岸；岸上又不准我們停腳，究竟怎麼處理？！我個人是不成問題，早就預備送到開封去的……

旅長與陳同志正談着話，只見勤務兵走來報告：董服務員已來了。

旅長請董進來，剛迎着臉，便笑問道：我們不准上岸哪？

是的！昨天就已預備了兩列車，一共四十四個箱子，要本師到達此地即刻登車北上，現在要到西安去呢！——是行營的命令，師長也已經接到了，並且復了電，他今日下午也離開南昌來了。

什麼？什麼？西安嗎？——董同志一語未了，四面一片驚疑的詢問之聲連三接四的起了。

不錯！——不過到洛陽或者因換車的關係，可以停幾個鐘頭。

又滑稽了，停幾個鐘頭？並且是在路上，停不停有什麼關係！只是現在家眷不好怎麼安頓，不然！洛陽？西安？就甘肅新疆又有什麼了不得？！當軍人的既不怕死還怕苦嗎？大家都異口同聲的笑着說了，說完，仍復面面相窺地只是無情底冷笑。

究竟怎麼辦呢？董同志！旅長皺着眉頭又微含笑臉問。



這全在旅長如何處置便了；董答說。他又轉看我道：只有張同志自在！

也不一定，憂人之憂倒不能免的，我也笑着答他。

這時旅長便召集全體軍官佐開會：會議中，有的說帶家眷不成模樣，並且恐將來也許更要困難，究竟不是事體。有的說現在沒有時間安頓，隨便丟着路上也不成話，不如帶去，並由旅長派一個人負責在洛陽找好房子居住，以便大家安心，好一意剿匪，專心作事；因事實上的困難，也不見得有礙軍譽。這樣東一句，西一句，一面是道理，一面是人情，弄得旅長也莫衷一是。結果還是沒有一個具體的辦法。

## 二 隴海道上

細雨斜風亂飄亂織的深夜，江岸站上的電燈，不明不滅地吐着一朵一朵底光芒，那時，車已經開去一列了，而月台上還是麻麻密密地站滿着軍人，擺滿了行李，也有女眷和小孩。

忽然一聲號音起了，接連東邊西邊都有號音響應着，把假寐在待車室靠椅上的我從夢中喚了醒來，惺忪地跟着勤務兵走上一輛鐵箱內：箱內的鐵板上雨水飄滿了，又沒有電燈，只好打開行李半坐半臥的睡着，讓兩邊底車壁從風風雨雨的包圍中衝出一條道路來磨過去。

上車的第二天，便雨止日出，因為我坐的是鐵板箱子，熱人如炙，當午的時候，大有片刻難過的痛苦，故整日地只是在陳同志他們的箱中——因他們坐的箱子是木板的。——但是不知無蓬之車箱中我們的士兵又是怎麼過喲！

經過了二天三晚的時間，我雖然到洛陽後因載家眷的車箱空了得住着一間木板箱，——陳同志因他們那箱內人多也和我同住了。但是空氣卻隨之乾燥，尤其是正午，似乎五月天氣（廢曆四月）便有灼骨流金之象，所以我這未曾初到北方

的，便感覺鼻孔枯痛，甚至出血了。

二十日清晨，涼風習習地襲人，餘夢猶濃，驕陽仍睡，猛聽得車傍有人叫賣什麼茶咽囉！……雞蛋咽囉！……杏子咽囉！……等類的聲音，斷斷續續地傳入耳鼓，我纔覺得車已停了。

剛擦着眼皮：

——張同志！到灑池了，差不多要入陝西境呢！

呵！我答着陳同志的話一翻身披衣起來，——真的！口音就變了，你聽他們隨便說一句話，都是要帶一個「咽囉」的尾音，並且人又髒得不像模樣，真討厭！我一時談鋒殊利，又繼續道：自漢口出來，今天是第四天了，一路上都是黃枯枯的麥苗，越法是到了河南，就簡直連青草也不多見，路上最好的就要算一枝一枝的白楊在白黃色的泥漿土裏筆立着，如果講到水，更是沒見到一團清清潔潔的，比較南方——尤其是秧青水綠的現時底南方，真是黃泉碧落，天上人間！昨天停車時我問了纔知是四個月不曾下雨了，但是也只四個月，卻會乾得到這步田地！起初，我看那些行路的隨地坐在灰土上歇腳，以為是很髒了，不想這些，這些更會如此！可不知陝西又是怎麼狀況……

——你便專只想到壞處，晚上甜蜜的夢境就可忘記嗎？在南方不見得有這麼好！同箱中的趙同志說：——他是北方人，

這雖不錯，可是酷暑炎天我又不曾在此地住過；現在的南方，那裏就見得怎麼熱嗎？！

我們正談着話，車門邊一個中年人抱着一把茶壺披着一件老山羊皮的大氅向我們不住的喊着茶嚕囉！茶嚕囉！我口渴了，便買了一杯，花了一個五十枚的銅板，然而這茶如果不是口渴或者另外找得到一杯清水時，誰也不願意去飲啣！因為不但是又黃又濁，並且茶煙氣味還嗆喉嚨呢！

我的開水瓶中空空地，便給他一個二十枚的銅子，請他灌水：

——官長！這是河南的，此地用陝西銅版，要不得嚕囉！不料他這樣的答覆，同時，便提起壺一路——茶嚕囉！茶嚕囉！……的走了。我們的車，接着也就慢慢地向西推動。而這喊着茶嚕囉！……的中年人，還在羊皮一捧一捧底欲進不前的向車後倒退。——五月天氣披皮大氅，實在是我生命史中的一個新印象。

一個人靠窗口望着外面的一些黃土和房子的時候，——那房子是只有張瓦，沒有蓋瓦的，並且房子的土牆，一堵一堵的牆面都是成微斜的直線，房子的四週，是空空的，和南方竹木森森的村莊一點不同，——內心的情緒，不期然地勾起了：

猛然想起當日秦王趙王相會，相如迫秦王敲鉢的故事，英風叱咤，猶在目前，新來異地，追懷古人，加以在掣電般的車上，心馳真無似了。——不由得心潮洶湧起來：又想到軍運設備的不完全，車箱多半是沒有蓬子的，天晴就受日炙，下雨便遭水淋，並且箱子與箱子間又不能互相交通，隨便有一點什麼事情，便非停車莫辦，甚至說一句話，隔着一層鐵壁也是不能做到的，車箱又沒有可以造飯的地方，每天早晚都非停車很久下地去造飯不可……種種種種的缺點，在國難日亟之現時，帝國主義者之侵略，益趨白熱化，倘一旦發生戰事，軍運如此幼稚，等到軍隊運到目的地，不是遷延時日等於無效，便是一路拖累弄成病卒殘兵不堪使用，真的，危險極了！——又想到國家幣制不統一，本省不用本省的貨幣，五光十色，旅客多蒙困難。——又想到北方缺乏水分，人民不講衛生……一切的，一切的，一時都浮到腦中了。同時：別方面又覺得這些這些都是容易辦得到的，只要政府有統籌的計畫，最短時期便可將各項困難免除；然而走這條路的人不是多着麼？爲什麼現在還是現在呢？難道這細微末節的事是沒有人關心過吧？——其實小困難終爲大障礙喲！——我正繼續思想着，忽覺背上汗濕了，纔忙把絨繩衣褪下。



——張同志真可昏了，絨繩衣竟會穿到此時？！陳同志笑着說。

因為我想着一些問題，所以忘記了。我說着，隨將所想到的各點，分別向他說明。

中國人做事，就是這些地方每每輕忽，做得到的總不肯做。他答了這句，便一睡倒把手中的軍事雜誌展開看去了。我也便躺着床頭由澎湃底的思潮依舊洶湧着。陳同志又只看我一眼便仍面着書沉默了；雖然，他的心緒，似乎也在紛織着。

薄薄底一抹斜陽射進車窗，我們已經過陝縣，靈寶來到函谷關了：關前後有隧數道，最長的約車行十數分鐘；差車照例是沒電燈的，所以穿隧時，如入地獄，尤以煤煙悶人，殊不可耐，較之過武勝關，甚且數倍。關的兩壁，如切如斬，一面憑黃河，一面帶土山，山高而陡，故形勢險絕。出關後，車沿黃河行，那時河水甚淺，河床砂石，歷歷可見。河兩邊，均正在築石堤，堤因在鐵路下數丈的地方，從上俯瞰，故不能目測高低。堤畔的工人很多，見車來，均停工或坐或立的拄鋤仰望着。

火車經過了河沿，又沒入兩岸土山的陣裏，滿目中除白白地黃土之外，簡直可說看不見一草一木；以此，我們便睡了。

——張同志！醒！醒！過潼關了……我好夢正濃的時候，于同志在喊着我，並且用手不住的推；——他也是同坐一箱的。

我隨即坐起來朝窗外看時：只見零零亂亂的數星電火，在電火中隱約地看見橫刻着「潼關」兩字，字下還有英文，才知道是潼關車站，潼關的關已經過了。

正向窗外眺望着，車便慢慢地繼續着前進了，月台已帶着路燈倒馳了過去。迎面的左邊山角上，現出一輪不十分圓滿的月亮，斜斜地對我們射着，似乎她在說：風塵中的同志喲！你們萬里長征底來到西北了，我們都是老朋友呀，又在這裏歡迎你！

山腰間還有很多很多一明一暗的火光，用目力極力地望去，知道是一些土窯，上一個，下一個，左一個，右一個，斜一個，直一個底在山間穿鑿着，據曾到過此地的同志說：那都是孀子住的。——呵！西北真太可憐了，浪遊的同志們！我不禁在心中快意的這樣說，我的心聲彷彿要破口而出喲！車是繼續底向前馳驟着，那山腰間零亂的火光，不剎那便眊然不見了。於是在黑吞吞底夜色中，大自然全部底沉寂了。因此，扎扎的機輪聲，震響得更是特別。

漸漸底漸漸底左前方又顯出一角山影，撲到面前來了，接

連第二第三以至無數的，數不清的山峯，高障雲表，都參差的巖巖的在茫茫黑海似地天空中浮現，同時，那月亮也被擠在數個密集的山峯中底一個缺處，在點綴着這清而美，聖而幽底景緻。絕妙的一幅晚景葱蘢地圖畫！誰說西北不及東南呢？！尤其山上的樹木，重重疊疊地，雖然月下看不清它的顏色，而這幢幢底黑影，我的心靈告訴我是綠陰如洗的。還有隱約地半藏半露底嵯峨之怪石，一具一具黑森森底，有如異獸。——真的！一切都是美底表現，自然底蘊藉，快心底風情，簡直陶醉了遊人，變易了厭惡長征的心理，洗淨了數千里染得的風塵，使人只覺得清，爽，美，妙，快意，自然的感味，其餘無物！

——張同志！你覺得這山景好吧？……趙同志在後面拍着我的肩上說，意思未完，話便卒然中止了。似乎在待我的回答；而我祇回顧他微笑了一笑，口裏雖沒明白地說出來，心中當然是充分地表示了同意。

是的！今而後可知天外有天，桃源不一定虛渺，好地方不定是限於東南呀！他又繼續地在說。我仍舊沒理會他，因為他太高興了；只問一句：——你可知道這是什麼地方？

呵！你還不知道？去翻一翻地圖看：華山都會不知道嗎！

哦！我剛想着要到了，夜色中弄不清楚，原來就是！我本來

在銀幕上看過的，如果不是夜間，或者還可看出一些輪廓。我答着話重復趁月光下打開地圖，叻以手電看了。又向車外前前後後遙眺一回，不久，山到面前了，過去了，沒有了。我也覺得睡魔擾擾的，便重新尋夢。

晨光曦微底清早裏，車行很快很快底在青山綠水的中間馳過：——我覺得詫異了，這是什麼一回事呢？……難道又轉到南方了？……正在懷疑的玄想，忽然：——好了！目的地到了！今天也應該休息了！——如此的一句話，自前面吹入我的耳中，知道是陳同志的聲氣，——因為開車時他正在那輛車箱中有事不曾過來的。我便走到門口扶着鐵環側頭看去：真是他站在門口向前望着呢！他的兩手直伸起抓住門頂上的那橫鐵棍，神彩是多麼的得意呀！雖然我只看得見他的右半面。

——陳同志！不想陝西倒有青山綠水如這樣的！我說。他聽着忙回頭了；但是痴望着我，好像沒聽清楚我的話。我便繼續又說一遍，連連說了幾回，大概是車行過速的緣故，終於他沒有聽見。後來我又緩而且大的說，他纔領略了我的意思笑道：原來是這個！——不錯！陝西的確比河南好！看那不是禾田嗎？田裏有水！那垂柳，白楊，——奇怪！這村中想不到還有童子軍呢！……那裏還有汽車路！你看！……這一陣騎單車的也不算

少了！……馬車，騾車，驢子，雖不能撇開北方風味，倒惟其如此卻真有意思；我歷來就不相信除了東南沒有西北，除了南京上海就沒有地方！我聽着看着，精神都興奮了，只頻頻地點着頭笑，又不約而同的轉到左方的門邊飽看汽車路上的騾馬，只可惜我說話不能和他一樣的順風，僅能以手和眼睛去表示快感的意思。

正在高興的時候，車卻推到了一座很高很長的橋上，橋下一片廣漠漠地砂礫，只夾着一條如帶的流水，水邊有婦女在僵僵着浣衣；從車門俯瞰下去，簡直僅能見到一個一個的背脊與一團一團的黑髮。如果水中不是那些白白地泡沫在漫漫地蠢動，竟會以為河中的水是不流的，——因為水流的波紋，一絲也看不見！

忽然：——正是我坐的車箱與水流成垂直線時，車停止了；停止在這百丈高深的危橋間；在車中四望，一片碧空，連帶着黃沙萬頃，近邊不見寸土，前前後後，左左右右，茫然無物！有的：就是與車身遠隔着的兩岸不疎不密地排着的柳樹，與鐵橋左邊汽車路上的騾馬，行人，——這些這些，有也等於無，見也等於不見！

——張同志，這纔是坐飛機的一樣，危險極了！為什麼會



停在這中間，使人家半步都不能動？隔箱的陳同志說。

是的呀！司機的倒會開頑笑！——別管他，今天總要到西安的，且看看這柳樹罷！兩岸碧均勻地平鋪着，倒不少呢！

好便好了，但不知叫什麼地方？等一會記着問問本地的居民。

我也在這樣想，這裏的風景着實有點意思了，尤其在西北真是不易一見的，倒想不到陝西比河南會好了！

我們談着看着，約莫經過二十分鐘，車纔緩緩地移動。剛走到離橋三四里的地方，便號音發動，停車早飯了。那時：我們便向賣水菓的小販問訊，纔知道這道河叫做灞河，（即灞水）橋叫做灞橋，河的東面就是灞上——即當日沛公西入咸陽屯軍之地。

太陽漸漸地炎燒着，晴空萬里，微風不動，我們的火車，便在從兩岸絕壁間擦過，而微微地看見了幾面在空中飄揚的黨國旗，漸漸地又見幾個矗立雲端的樓閣，以至於煙囪，城壕，城牆，漸漸地漸漸地便到西安了，車停了；只聽得站前站後一片苦力唱着的血汗之歌……

### 三 西安城內的一瞥

我與陳同志便首先挾着一個皮包，進城去找浴堂洗浴——因在車上過了幾天，一身覺得難過了。

西安的城牆，是用老紅色的磚砌成的，一線水平，如切如斬，更像是用木匠的刨子刨平的一般整齊；據一班同志批評，說這城牆可算是國中最偉大最美麗的了。可是城濠卻不見得怎麼寬廣深濶，濠中並且還長滿着白蒿，又沒有一滴水點，不無缺然！

我們過了濠橋，便走中正門進城，門爲兩道，一出一入，門上的石砌，是成垂直線的，與城牆成斜面的不同，所以城門現出特別地明顯而且美麗。門外有很大的新生活標語，這標語在火車上便可以看見，其中一句留在我腦中至今不會磨滅，就是：——到西北來，便要爲西北服務。——真的！這幾個字，印象留得太深了，簡直要使我自問「是否對得住這句話？」的一般！

我們既進了城，仍只見一片麥田，在遠遠地西北角上的樹叢中，纔露出幾角西式房子。

一部公共汽車恰恰地纔開去了，其餘在等生意張着大長

方白布篷的人力車，雖然環繞着不少，可是都不懂話，問他們那一家洗澡堂好，問了五六次，最後的結果，還是等於零；後來，我們便到檢查所去候公共車。檢查所的一個官長出來招待，互問了好些話，然後他告訴我們搭公共車到端履門，下車數十步便是一品香浴堂，——爲西安第一家。我們喝了茶，又說了一會話，車便來了。一共化了一角錢的票價，便把我們由灰塵遍地的麥壠中送到灰塵遍地的街上。

一品香是一棟二層樓房西式門面的浴堂，我們去時，裏面已坐滿了顧客，只一間光線又弱又熱的小房間空着，我們無奈，只得在小房間中卸下衣服來躺了。因爲熱得怪難受的，坐了大約二十分鐘，便換了一間新空出來的房子；這房子的兩面都有窗戶，窗上並懸有白紗帘子，可以自由推動，臥榻也有好幾具，比小房間要好多了，算是一品香唯一無二的。那時：恰巧鄭同志也來了，於是我們便三人同坐一室。休息了一歇，並吃了一些鹽水花生之類，纔脫衣就浴。

我洗了半點鐘的時候，便欲換水，可是尋了半天，尋遍了也沒有尋到那放水的活塞，最後只得喊茶房了……

——官長！我們這裏的水很貴重的，照規矩不能換嚕囉！

我這時纔明白尋不到活潑的道理——原來西安不是南方！

我們覺得鹽水花生很是好喫，在南方可說從來沒有領味過這特殊的口味，出浴以後，又長了兩碟；不過就止於這樣，會帳時三個人共化了二元八角有奇，連小費，足足地三塊大洋還找了幾張小票子。雖然不見得十分貴，但以南方同等的浴堂來比較，最少是三倍了；——如果真的在南方，就再減低三倍，這一品香的招牌又誰願去認識呢？！這纔叫做到什麼地方說什麼罷！

夕陽無意眷戀人間了，晚風吹着衣上，似乎使人又感覺到涼意，西北氣候的美，我們每天都如此能實在的領味到。在這清涼欲仙的炎日剛過之時，甚至會令人不思念故鄉嘍！

我們找到宿營地了，是在南關內——西安的城，是有一道城門，城門外又有關門的。——南關內只有百幾十家店子，店子的內容，就完全只可說是住戶，因為外面雖懸着一塊招牌，裏面呢？卻買東無東，買西無西的；並且靠南門口的一段，好半里路全是空空的，連房屋也沒一棟。

#### 四 與店主人的談片

晚飯後，初來西北的我，急於想去看一看西安城內的大概，便穿好衣服邀了于同志預備進城：

——老鄉！房主人突然向我們說，——老鄉，便是陝西人互相間的稱呼。七點鐘要關城門的，進去了不好出來囉？

我聽着詫異了，——爲什麼軍警森嚴的一個偌大的西安，要這樣早早地在七點鐘便關城門呢？于同志性急，首先便在問了。

這是向例哪！

那麼有客軍呢？

也是一樣！——或者你們有特別的公事（指護照或其他相類似的文件而言。）是不同的也未可知。

古語說：入國問禁，入境問俗，既來其地，當然要守規則。我聽到他們這段談話，便先把武裝帶卸了下來。

何必定要進城呢？又沒有電燈，灰塵又大，晚上想必是不鬧熱的，橫豎身上也有些疲倦，這位老鄉（我們到陝西後，便以老鄉兩字無形中稱謂陝人。）既喜歡說話，不如找他閒談些民

情風俗，問一問此地的古蹟，明天進城不也有個頭緒嗎？定要黑天黑地去亂撞，去違犯禁令，也沒有意思。我心中這樣想着，倒一切都安定了。於是自己向房主人的小爐子上，提起他那把喇叭口圓錐形的燕壺來斟了一盞茶，端在手裏就與他對面站着預備談話……

——張同志！你不出去了嗎？我到那邊團部頑頑去。于同志一手指着斜對面十數家的門首的一面團旗說，也不待我答覆便挺着胸脯大踏步去了。

——老鄉！這土葉子煙也抽兩口嗎？房主人把口裏啣着的黃黑色的又彎又曲的銅斗煙帶，連着一個張滿了黑黃絲煙的哈德門牌子的舊鐵盒子送到我面前說。

謝謝！……

哦！是喫不慣這土貨嘍，南方人管是都喫紙煙的？！

也不！我本性就不吃煙，請別客氣！……——你有不有事呢，現在？……可不可以和我談談閒話？我解釋後，再這樣的求他。他大概沒有懂到我的意思，呆看着我，久之方笑道：官長！我沒聽清楚你的話……

哦！——我說你如果得閒，我願和你談談閒話！

好的！——阿……這…… ————很好！很好！

——我還沒有請教你貴姓的……我開始說了。

他那時也高興的裝滿了一斗菸絲，狠命的抽了又抽，然後把煙斗拔出來說：不敢！我姓王！——官長高姓？貴住呢？

我也告訴了他，並且叫他還是以老鄉稱呼。不要叫什麼老爺官長的字眼，他聽着更是笑了，臉上愉快底，得意的表徵，簡直給他瘦而且黃的臉皮，全部都籠罩着。

——王先生今年的生意好嗎？……你店子中有多少人？

這幾年乾旱得太厲害了，生意今年纔算有些轉機，可是不算什麼好！我們店裏一共三個人，掌櫃的就是那個穿白的，你們來時不是會過面吧？——他姓李。我原來聽得趙同志說過：陝西的規矩，做生意的是不能稱老闆的，說老闆便算是罵人——等於南方人罵人家烏龜忘八的一樣；要叫做掌櫃，纔算是恭敬。他雖然是十七年在馮玉祥隊伍中到過西北的，起初我還以為現在不可同日而語，所以老闆與掌櫃的兩樣稱呼都沒有用，怕拿不定要弄出笑話來；不想真的風俗難變！竟實實在在——一毫不錯。

——那麼你是只一個人在這裏嗎？我一面想着，又問。

是的！我們共是三個，再沒有第四個人！

我心中更覺得奇怪，有很多預備要問的話，但是以自己穿

了一身軍服的關係，有些話恐怕誤會，不太方便，便轉口問道：你剛纔說的乾旱，是什麼一回事呢？

那個！他聲音忽然提大了，臉色也興奮了，但隨後又沉板板的，聲音也漸漸地緩和着。不就是在報紙上所載的嗎？此地五年沒有下過大雨，什麼也沒有！因為小燕塔開裂，所以遭這大的災害。

我聽了不勝駭異：——爲什麼天天看報紙沒有留心到陝西五年大旱呢？難道沒有看見嗎？……爲什麼會不記得？……呵！——百聞不如一見！難怪古人說「讀萬卷書，」必同時說「行萬里路」呢！……我想此後必不會忘記——在腦海中永遠不會磨滅這五年大旱餘留下的赤土陝西罷！……爲什麼一旱五年的巨災在南方會不聽見喲！……在腦中會全無印象？……開發西北是聽够看够了，然而這大大的一件事卻會不曉得，不親歷其境徒讀死書，是終無大意思的！……慚愧喲！自己是一個中國人，中國西北數省的土地卻會不知道，甚至還附和着人家的聲浪中在大喊開發。這真是盲從瞎鬧了！……可憐的！在高唱開發的西北，會有五年無法補救的大旱！……可幸喲！這次竟夢想不到的突然地來到了，來到這新陳代謝正在開發中的西北！——可惜我不是一個透視學者，不然，西北的前前



後後，在此時正好看個透澈！

我的思潮，愈來愈興奮了，竟只顧想而忘記了談話。王先生看了我幾眼，見還在沉默着，口中欲吐出來的話，便自動底吞下去了。

他去提了燕壺來替我斟茶，我接受了；同時，意識着突然地問道：你說小什麼塔開裂，是怎麼講呢？

呵呵！那是「小燕塔」，「小燕塔」就在南關外，有十五層，前幾年無緣無故的從頂到地中裂了，現在破塔仍然存在的；老鄉！你喜歡遊覽古蹟嗎？這是很有名的，外國人在這裏還照了好多相片去呢！

哦！小燕塔是一個很著名的古蹟嗎？是那一朝的呢！——老鄉！你要知道！我告訴你罷：古蹟自有古蹟的價值，絕對不要說什麼外國人！這不因有他們照像纔好，不照就壞的！

對！對！對！他一口氣說了三個「對」字，纔咽着唾液道：朝代卻不明白……

你不要懷疑！我笑着說，因見他支離的言語和踟躕的態度，似乎是有點怕我似的。我是請你將我所不知道的告訴我，說不說錯並不要緊的，只是你纔講的外國人，是把我們自己看小了，因為古蹟是我們祖先的遺留，所以愛古蹟就是愛祖先的意思，

如果說：外國人說好纔愛，那不是錯誤了嗎？這種錯誤：就和外國人說你的祖先好你纔去孝敬的一樣！那便變成了一個忘本的洋奴！你知道「洋奴」嗎？就是做外國人——洋人的奴隸！老鄉！你要知道我們中國原來是很好的，外國都不及！不過現在纔衰弱了，只要我們個個國民都不忘根本，將來總有辦法的，總有復興的一日！你還是好好的說罷！我並沒有別的意思。

說着，喝了口茶，又問：可還有什麼古蹟或者著名的風景呢？

古蹟多得很多的，雁塔神鐘，那是鼎鼎有名了！其餘什麼草灘煙霧哪！太白積雪哪！一共有八景，——老鄉！我寫給你好不好？

好極了！就請你！

其時同志已經回部，我們便同看着他寫：——「華嶽仙掌第一景，太白積雪六月天，驪山晚照光明顯，灞柳風雪飛滿天，雁塔神鐘在城南，草灘煙霧鎖秦川，曲江流飲長石斷，咸陽古渡幾千年。」——八景寫完了，又重復看了一遍，我心中正在懷疑着，——老鄉！「小雁塔」，就是「雁塔神鐘」，不遠的，出了關只三四里便是；……我方欲問他，他換了口氣又用筆指着說道：今天你們過的灞河，就是這上面的「灞柳風雪」，古人折柳贈別——所謂「東門柳」，就指此地；戲曲中什麼「陰陽河」夫妻相會的事，也就是在那裏，這都是自古傳說的。我聽

着也不管他的話是否錯訛，（後來聽到普通都是這樣說的。）只點着頭，一面問道：你說的「小雁塔」，就是「雁塔」嗎？

是的！他乾脆的答。我纔明白是「小雁塔」，所謂「小雁塔」，是因為陝西人的土腔，我沒有聽真確的錯誤；——言語隔閡，真的太討厭了！

由是又連想到「雁塔題名」的古典，然而問王先生，他卻不明白，結果我只得決定明天去實地遊覽了。

精神覺得有些疲倦，沒有再繼續長談，便各自睡覺。

第二天早晨，我起來的時候，那位王先生也起床了，我問他有沒有廁所，他告訴我說在後面；但是我走到後面，整整地找了半個鐘頭，始終只見一些露天掘着的幾個小窟窿，裏面零種着幾全乾糞，其餘一無所有。正在不知所以，王卻來後面小解，見我還在尋找，纔說：老鄉！這便是的，我們陝西都是這樣啣囉！他說了這句，便隨地洒起小便來，我這時纔覺得中國人的確是不講衛生的，的確要淪為劣等的民族！從前見南方不講衛生，不衛生的地步，也沒有至於此極！西安是歷代建都最久之區，雖然僻處一隅，但是古來文化的遺澤，平心靜氣底去想，自然不應完全地泯滅無餘，何況現在仍然不失為一個省會的

重要地位呢?!但事實卻會如此!倘若不是親來西北,又誰知這些畸零的現象!中國人一切的地方都比不上人家,飲食起居之常,便會這樣幼稚而且野蠻,復興民族喲,報仇雪恥喲,够得上嗎?!——我當時猛然受到感觸,想着想着便這樣的在心中自己罵着自己,不自由的打了一個寒戰,全身的毛髮都冷然地直豎。

——老鄉!這怕有點不慣罷,南方想必好多了? 王先生見我出外面來時口角上銜着旱煙帶帶笑着說。

是的!你們這種廁所,太不成了!南方沒有這麼壞的,最好你們也照南方的做,又化不到多少錢,無論天晴天雨都方便,並且合乎衛生的,糞還可以留着做肥料,我告訴你行罷!你還可轉告人家,——不單止此,其餘日常的種種,最好都自動的一步一步去改善,不要一定等政府督促!我聽到他問我,心中又氣又好笑,只得向他這樣說,說着也就心平氣和了。見他似乎很願意的,便索性又將南方最簡單的廁所的建築法告訴了他,同時:也將不要抽煙,要愛清潔的種種,連帶着一併說了。然而能否收到效果,真只有天曉得!

## 五 雁塔神鐘

太陽溫和的早上，微風輕輕地飄拂着征衣，我邀了劉同志踏着街上的灰塵，出了南關，拐過一堵短牆，便迎面遠遠地見有一座七層四方的大塔，巍峩的矗立着；左邊二三里的地方，還有一個一個方形尖頂的小塔，高低參差地擺在麥壟中，藝術的，特殊的，很有詩意。我們覺得詫異了，因為不見那十五層的分裂的「小雁塔」！偶然回頭向右邊一望，不錯！一座分開得如兩枝巨筍一般的互倚着的塔，一層一層的由稀而密底高聳雲表，大概有十幾層；我們知道是「小雁塔」無疑，便一逕對着走去。

塔在一個很大的土圍牆裏面，我們只顧看塔，一直走到牆下，卻尋不到大門，便由圍牆左側的小門進去：牆內是一個大菜圃，並有稀疏底幾株菓樹和白楊，在菜土中差參着。又走了二三百步，方是一排房子，又一堵粉牆，穿過粉牆，迎面便見這偉大而有名的「小雁塔」在一個石欄圍着的大花園中的一個石台上面。園內約略底點綴着數本花木，週圍的石欄，也有些不甚完全了，雖然是一種不注重古蹟的弱點的暴露，然而這樣，

配着破爛的塔，與塔前苔封綠滿的兩塊並時的石碑，更顯得古香古色，似乎我國源遠流長的文化，古聖先賢的遺蹟，一切的，一切的，在這一瞬間都同時領味到，偉大喲！我這纔覺得不是繁華的新都會中之人工及金錢堆砌出來的東西可比！塔是分為二支的，上下兩端小，中部作弧形底向外延伸着，一共十三層，上面是禿禿的而且不整齊，彷彿在磚土頹毀之中，現出嵯峨的氣象，一望便知是坍倒了的。據說此塔原來裂開的時候，裂縫中可以通人，後來又合籠起來，成為現在的形狀。塔前面的碑上說：塔凡十五層，高三十丈。——以這樣高大的塔，建築成兩端小中間大的仿錐形的形式，以擬西方埃及的「金字塔」，真不少讓了，惜乎國內人士，知「金字塔」的多，而曉得「小雁塔」的卻少喲！塔台惟向石碑的前方有石塔可七八級，直對着塔門；我們拾級而登，至塔門，門為石質，石古銅色，光可鑑人，有如景德古磁，擊之鏗然作金聲；有僧古寂，趙孟頫等多人詩刻，龍蛇飛舞，筆力如透石背。入門，壁上石刻亦甚多，且奇古皆同一轍。至塔內，四面漆黑，但其登塔之梯，敗壞橫斜，仍能隱約地看到，而磚石零亂，已將塔中砌實了；大概因破裂的關係，恐好奇者冒險扳登。我們出塔後，又繞塔週覽一遍，便下塔台，跨過石欄，欄外便是一帶房子，為一小學校，學校的右邊

爲孤兒院。那時：學校已放了忙假（農忙放假），雖有學校的規模，卻是冷清清地一所古剎。

我們由學校向前面穿過，轉出去便是正殿，殿上有武則天題的一塊匾額，殿右還住有和尚十餘人。和尚知我們是遠道來參觀的，便引導我們到殿的右前方看「破鐘洪聲」的神鐘：鐘爲鐵所鑄成的，週圍約七八人合抱不能交，但因年代久遠，已爛了許多窟窿，然以物擊之，其音洪亮，雖普通好鐘也莫能及，以故：西安人都叫「破鐘洪聲」，所謂「雁塔神鐘」，鐘，也就是指這鐘了。傳說這鐘，聲音可聞五十里，倘有子女，夫妻，兄弟，出門日久，生死不明，只要親人焚香默禱擊鐘三下。那未出外的人，生則當回信，死亦當託夢，並說歷驗不爽，所以叫做「神鐘」。我們已遍看了一遭，便出大門回來。出門：見門上額曰：「敕建薦福寺」，房邊並有陝西建設廳的一塊牌示，我們因時間的關係，僅僅只抄得這牌示一文，其餘碑記題刻，均未錄起，走馬看花，真辜負勝蹟了！

回來時：雖然炎日蒸蒸，但是總不能不回頭頻頻地仰望，現在想來，那小燕鶻雛飛鳴着環繞於塔頂上下的情景，依然猶如昨日，猶在目前！

茲爲閱者能比較更加明瞭「小雁塔」起見，將牌示照錄

如次：

『薦福寺爲隋煬帝居藩之舊宅。後捨爲寺。崇奉密宗義靜三藏譯經卽在此寺。唐武后文明初。名大獻佛寺。天授初。改薦福寺。中宗景龍時。大加營飾。宮人又出錢建塔。計十五層。高三百餘尺。唐開元時。金剛智住此。歷宋元明均有重修。因其與大雁塔對峙。故稱小雁塔。明嘉靖間地震。塔裂爲二。後又地震。塔復稍合。今塔已中身仍裂尺許。且自頂而下。成一直線。誠奇觀也。寺中有鐵鐘一。傳移自武功縣河畔。卽長安八景中之雁塔神鐘。寺東南有放生池。相傳卽漢之洪澤陂也。』

按上所言，那末塔開復合，確係實有其事，而土人所謂「塔裂而致大旱五年」，真是無稽之談，謊謬絕倫了。不過碑記上尙有「明洪武時，僧古窾居此」一節，並且塔上留有題刻，我們遊覽出寺時，和尚還會指着起初我們所見的路左那些方形尖頂的小塔，說是「和尚塔」，是古窾衣鉢藏真的地方，土人也都這樣說，……。



## 六 教育圖書館的古物

下午纔三點半鐘便吃了晚飯，靜坐室中，心緒不寧，無事可作，那時：太陽漸漸的薄弱，空氣也漸漸地涼爽了。熊同志由隔壁過來邀我閒逛馬路，——因為我們旅部，一家駐紮不下，又沒有公地，便分開住着的。——我也正想着出去，只為沒有一個同伴，還在內心躊躇着，見熊來，便欣然穿衣一同出外…。

我們都是初來西北的，西安城內的馬路，東西南北也甚至辨別不出，所以只是作無目的的信步所之；但是心中，卻無非是想找名勝和古跡。

進了城，一直轉灣抹角的穿了好幾條馬路，路上雖然也鋪了沙石，但滿地灰塵，總不失西北的特點，兩邊水門汀的人道上，規則的栽了一些槐樹和白楊，高的差不多已長到了三四丈，矮的也高過人頭了，其中縱有不及人高的，卻是最少數。樹下每隔什麼二三丈便有一個盛水的水桶，起初，我不懂這個用意，後來見住戶一瓢一瓢的舀着潑馬路，我纔明白了。馬路上的行人很不少，而婦女便不及南方大都市中的那麼多，並且還有拖長辮紮小腳的，長裙掃地，短衣切腰，娉娉婷婷，扭扭捏捏，直

使人見着欲嘔不得，欲笑不能，但這種十八世紀的遺留物，卻也是不一二見的。

我們正在且看且走，驀地擡頭，見迎面的照壁上，有一塊白地紅格的牌示，牌的右方靠門檻兒還有一塊寫着「西安民衆教育館」的木牌直垂垂地掛着。於是我們便近去看牌，——因為剛一觸目，薦福寺前門的舊影便在我腦海中浮泛。——牌上寫的，大意是說教育圖書館有書及梵經萬數千卷，並有唐宋六朝及元明各代的佛像，琉璃，陶器，與最珍貴的唐代昭陵六駿等物。我們早就聽到了昭陵六駿的名貴，見牌，心中頓然熱了起來，急欲一飽眼福，便不假思索的忙與熊同志進去；這時，裏面已闕無一人，我們一直穿過三四重門，走到一個小花園中，那園中花草樹木，雖不甚多，但點綴得很是合宜，並且有士敏士的花台及露天椅凳，精緻的，歐化的，卓有南方風味。正在向裏邊走去時：

——請問官長找那一位？一個工人模樣的青年人迎面出來問。

並不找誰，我笑着和他說，是來參觀的！昭陵六駿的石刻馬在那裏呢？請引我們去看看！

呵！那可不是此地，在博物館的，這是民衆教育館哪！

呵呵！原來弄錯了！博物館在那裏呢遠不遠？

就是隔壁，出門向右一個轉彎便是！

我們聽了，道了一聲謝，便出門再看了牌示，知道確實弄錯了，但牌上卻與那青年工人所言的又有點不合，我們也不管如何，便向右邊的馬路上走。不百數十步，拐了一個彎，就見兩塊直牌，分左右的懸在一張黑門邊，一塊是「教育圖書館」，另一塊便是「博物部」了。但是那大門卻是關得緊緊地的，一片黑沉沉底油漆，使我們熱望的眼睛，都感覺得冷悚悚地。我推了一下，也推不開，知道是已上拴了，只得拍着門環，喊了幾聲，纔啞然地出來一個胖體的老者。——做什麼？他覷面就毫不客氣這樣斬釘切鐵的問。

是來參觀的！我答……

時間過了，明天四點鐘以前來！

他說着，眼睛雖還在看着外面，意思卻想關門了。

我聽了不覺慚然，——爲什麼就這時候了？不是三點多鐘出來的嗎？隨便逛一逛便一個鐘頭，真所謂「遊戲不知春晝永」了！見他要想關門，纔打斷了自己的思想，和易的說：先生！請通融一點！和你們的職員說聲：我們是南方來過路的軍人，特地抽閒來參觀古物……

不是不肯，因為管鑰匙的值日員回去了，他家住得又遠的，外面只有幾尊佛相，沒什麼可看的呢！老者又把門微微地開了些，答着我的話，聲音也比較和緩了。

對的！我們正要看佛像，既然在外面，那更好了！我與熊同志異口同聲的說，見老者的臉上表現着「許可」的顏色，也不待他明說，隨着便進去了。

穿過一個綠樹陰陰底院子，上了十數級石砌的階級，再向後走數十步，便見廊下矮矮地石闌干內，陳列着很多的佛像。我們順着腳步先由西廊看起：見古佛數百尊，或坐，或立，或冠，或跣，或握卷珠，或併十指，或披袈裟，或貫鉢甲，其貌：或微笑可親，或怒容可怖，或寂然如已入定，或騰然如欲飛空，雖狀態萬殊，刻工精粗不一，而廟貌如生，卻無二致。像除雷神，韋馱數尊係銅鑄的以外，其餘均為石質，石多半為古銅色，扣之作金聲，與小雁塔中的石不相懸殊，但其古老，又似乎更有過之。其中以如來佛立像為最多，高均五尺許；內有一六朝刻像，左手的掌及指，因被遊人撫摩，晶瑩光澤，如碧玉出水，無與比倫。又有白石觀音像一尊，高不及二尺，而刻工至細，衣摺花紋，如風吹，如機織；手上素珠一卷，約百餘顆，歷歷可數。惜其足趾已斷，不無闕然！古武士像一尊：為周代石刻，在這百數十尊的

中間，可算最古；但僅存上半節，且頭面亦已破壞，不然，古代武人的裝束，也可見實實在在的一斑。千佛碑一座，高約五尺，作六方形，面面都刻有佛像，共一千個，雖然沒有多大的意味，但頗有特殊性，以代表我國古代的藝術，亦有相當價值；按碑上籤條：說係遷自草灘煙霧。銅像多明朝所鑄，除韋馱坐像高約二尺外，餘均僅尺許。像，無論銅鑄石刻，因歷年既久，全無斧鑿痕跡，風采天然，令人看着心怡神往。

東廊的上角有巨鐘一座，並特建有適合鐘的大小的房屋一間，鐘略小於薦福寺的神鐘，而全質完好，並且上面的龍紋，字跡，一點也沒有磨滅，看標識的籤條所載，卻也是唐代遺物了。我們撫摩了一遍，並以武裝帶上的銅鈎連擊數響，聲音很是洪亮：偉大喇，一切都是偉大！真不愧古長安了！

再轉到東廊的闌干內，所謂琉璃器，古陶器，或龍形，或獅形，種種色色，便亂擺在眼前了；不過做工不精，色澤也不甚好，以剛看了佛像的眼光視之，大有「曾經滄海」，「除卻巫山」之慨。那時：「昭陵六駿」的石刻，也同時映入了我的眼簾，我們喜出望外。忙走近去細看：——那馬是一共四匹，一匹一匹的分刻在長約六尺高可四尺許的大石上，四石成一線的靠壁立着，石角上有一段記事，略謂：此馬為殉葬唐太宗的，共六匹，

故稱昭陵六駿；移置教育圖書館後，被陳樹蕃之父盜賣給日本，敲碎運出潼關，後經發覺，追還四匹，而其餘的兩匹，卻已失了；每匹馬的右上角，原來都有歐陽詢的題跋，因字跡剝落，故另以紙照錄。以鑒觀者。現在所存着的四匹，都五塊六塊鑲成的，缺少的地方，還用了泥土補上，雖然，而馬的精神，依然不減。四匹馬雖都是奔騰的姿勢，但一馬有一馬的神情；雖刻工甚粗，如馬的鬣，就只三四片如刀一般的東西表示着，但惟其如此，更顯其神；注目靜觀，掣電追風，彷彿頃刻千里的模樣；杜甫說：「可憐九馬爭神駿」，真的，只好借他這句話把「九」字改作「四」字來歌頌讚賞了！馬的身上，粗粗地顯露着幾條筋骨，武壯有力的神情，畢真畢肖。馬尾都是捲紮起來的，在騰驤馳騁的神態中，一些不失北方名駒的本來面目。石角上的題跋，為敘明此四馬係太宗征竇建德，薛仁果，王世充等諸役所乘各馬，均曾中一箭或三四箭不等；看那石上的痕跡，知道馬上所刻的箭，在不久以前纔脫落的。馬的名字，一匹叫什伐赤，一匹叫雪蹄烏，其餘二匹卻已忘記了；——因為我們參觀的時候，天色似乎不早，所以沒有將跋抄錄。

當我們出來的時候。室中的光線已不甚強了，熊同志因為他的腳是負了傷的，又因出門後不停腳的走了好幾個鐘頭，所

以便在那院中的梨樹陰下的一級石磴上席坐着休息。見院中及階簷下的陶瓷器，琉璃器還有很多未曾過目的，便又起身就近來鑒賞：標籤上寫的都是唐宋六朝的遺物，除一個翡翠琉璃鼎晶瑩奪目，一個花缸古色宜人外，其餘卻無什麼特殊可紀的地方。我們略略看了，又少坐了片刻，見天色如將入暮，便起身離開了圖書館。可是走出外面，那牆塚上一抹淡黃的夕陽還在留着，我們纔明白是由於館中樹木甚多，又是古式的房子，光線比較微弱的關係，然而雖是古物留人，卻不便回身復賞了。

## 七 第一市場

我們一邊談話，一邊向右方的馬路尋新的道路漫遊；走了大約是十分鐘的光景，轉出前面一條成直線的大馬路上了，呵，是的！這便是西安有名的南轅門。我們無目的底浪漫的蹣跚着，猛然見右前方有一條小橫街，街口上懸着一塊牌，牌上寫着「第一市場」，來來往往的人，似乎很是擁擠。我們被好奇心衝動了，便也走進第一市場去，那第一市場的街道，是麻石面成的，很是狹隘，假如是雨天，行人相遇，必然兩邊的簷水要滴到肩上來的；店子也很矮小，多半都是賣雜貨；也有賣破銅爛鐵，古玩舊書的，形形色色，無奇不備。再走過去，甚至賣膏藥的，賣武術的，唱把戲，說評書，拉拉雜雜，應有盡有，彷彿一幕滑稽的雜亂的電影開演了，觀者的感情，是覺得多離奇而且幻局的喲！與馬路縱橫的新建設的西安城市，截然竟成了兩個不同的世界。這大概是古長安的遺留吧！真的太有趣了，竟將我倦遊的心，重新興奮了起來；疲倦的足，似乎受暗力的引誘，只是信步着繼續前進。

剛拐過一個彎，見一堆一堆的人頭在前面浮動着，我們更



奇怪了，因為相信那一定是什麼特別的所在。等我們走到只隔那人堆兒數十步了，便隱約地聽得絲竹嗷嘈，檀板輕敲的聲音，知道是一個什麼劇場，於是從人叢中擠進去。進了門，見上面着實是一個簡單建築的舞臺，臺上一個很漂亮的少女，手裏拿着一付檀板，在踏着她右側的那老兒之琴絃聲且舞且唱；鶯舌如簧，秋波剪水，尤其是她那一種腰約流紈，耳垂明月，婀娜的，嫵窈的，風韻天然的态度，配着白白底絲襪，薄薄底縲衫，輕抹鉛華，淡粧楚楚，簡直開我到西北來的第一次眼界！

我們因為是身穿軍服，一走進去，便很惹人注意；故此不便久留，只聽了她三四句曲子，卻又完全不懂，然而這種劇場是未曾初見的，不能不問一個究竟：結果知道是回回戲，演戲的那個女郎就是回人。

我們出了那回回劇場，聞左邊也有女兒的歌聲從一個聽衆很多的破門內吹出；便又受着好奇心的驅使，轉一步也進去看了一看：那卻是打大鼓的。屋裏的裝飾，沒有回回劇場那樣的整齊，聽唱的人，也沒有一個是戴了一頂端正的帽子的。上面擺着一張長方形如神案般的舊桌子，桌子旁邊的竹椅上，坐着一個短衣布裙的小姑娘，在一邊看着拉絃子的鬍子，一邊招呼着聽衆，欲笑不能，欲哭不得的唱着。而聽衆中卻是七口八

嘴，或大聲狂笑，或亂擠亂吵的鬧個不休，甚至竟圍到那小姑娘的身邊了，秩序，——就是什麼什麼也一點談不到。我們看着這種情形，更是立腳不住，只略一賞識，便回身出來了。

又漫遊了一趟，纔依舊轉回原路，走出第一市場。那時：正是傍晚風清，馬路上的車馬，馳騁如織，以平民生活寫真的第一市場擬之，天上人間，迥然別有世界了！

## 八 西京之夜

——今晚我請你看電影好嗎？可是不知道這裏的電影院那一個好，演甚麼片子？熊同志突然向我說。——昨晚我與陳同志看了阿房宮（西安電影院名）的漁光曲呢！回來時真討厭，臨時叫開城門的！今晚或者不生什麼問題了，已向守城的士兵正式交涉過……我未答話，他又繼續說。

很好！我見報紙上西京大戲院演香雪海哪！這片子有人說是阮玲玉的代表作，你會看過沒有？我說。

沒有見過的，既如此就決定看香雪海便了。

不過現在還只六點鐘，開演是七點半的，早着呢！可找一個公園去散步一回？

他掏出錶來看了時間，同意我的提議了。我又問了崗警知道不遠便有一個蓮湖公園，於是叫了兩把黃包車，一共費了八百銅元便到了。

夕陽纔下，晚風初清的那時，雖然是正宜於散步，然而遊人卻是寥寥無幾，差不多一望便可以數清，比較南方的公園中，

可說冷淡到了極點！

園中的花木也不多，只一些月季，楊柳，梧桐，槐樹之類，並且花枝樹葉的上面，都鋪滿了灰塵，比馬路旁邊的樹上還甚。我們從右邊的石徑，繞過茶社，便見一帶綠陰陰底槐樹，樹下，是一口約大二畝的池塘，但乾枯枯地，水星兒也沒一點。園裏的草，都是萎垂垂地半死的模樣的，荒涼漠落，蕭蕭瑟瑟底竟如秋深的白蒿黃蘆之曠塹！然而真的曠塹，或者還要比這人工造成的公園自然喲！

我們走遍了一週，不但全然感不到興趣，而且心中怪厭煩的，便回到茶社中揀了兩張帆布靠椅躺下；吃了一陣花生米，喝了兩斟香片，淒迷的夜色，漸漸地由樹葉中伸了開來，宇宙髣髴要吞噬下去了，我們纔驅車向西京大戲院去。

高下不一，形式各殊的兩排屋脊，擺在昏昏黑黑的夜雲中，間或配着電桿上幾盞糊着紅綠紙的煤油燈火，就如茫茫的煙水之中，數星漁火照着的幾個孤篷的影子，——這便是晚上的西安城了。

這樣的在我眼中飛過了好幾條街道，纔遠遠地在半空中有幾團電火發現。漸漸的漸漸的，近了，見字了，不錯！這就是

西京大戲院。

我們照例買了兩張正坐的半票，那時，觀眾座位上已滿了，有警察維持，秩序也還可以。不到二十分鐘，便開演了！光線也還不錯，尤其阮玲玉的表情，恰到好處，少女心情，全盤托出，高尚的，聖潔的，處處動人，全場觀眾，沒半點兒聲息，在這小小的世界中，差不多是給我送回南方去了！

到閉幕時，鐘已指着九點十分，我們便叫車子到南門，從黑魘魘的天幕底下跑着，那時，馬路上竟連紙糊的煤油街燈也不一二見了。

由守城士兵開了城門，然後步行回部。因我們出來得早，沒有攜帶手電，又正是陰曆下旬，月亮未出，南門外那沒有房子的一段地方，我們還得用盡目力，在星光下踏着灰塵中一高一低的摸索的走着，迨走到南關街上，兩面的鋪店是完全關閉了：有的還從門隙中透出一絲一絲的燈光，大多數是黑漆漆地連門縫兒也看不見。天上的星光，既不能如城門外那一段空地無礙無阻的照到地上來，又有那一絲一絲的門縫裏透出的光線，更是使人眼爲之花，弄得特別底不好行走，真的，我們險些兒跌倒了，在踏着大車（驃馬車）的車轍時；這是我在城市中別開生面的第一次夜行的經驗。

## 九 大雁塔

到西安的第三日，是五月二十三，早餐時：陳同志買了一大塊油炸的麵包（那時是吃米飯），切成七八片，他拈了一片送在我面前說：到西北來了，也參着吃慣吃慣罷！我們不是又說只推進到扶風嗎？先說到鳳翔，（到西安的第二天便有這個消息）那或者還有不同，到扶風，那地方很小，要吃米飯，恐怕不一定靠得住的。他說着，便自己拿了一塊在咬。同時：熊、趙、于等也各拿了一片；我接着也就喫了。雖然不十分慣口，覺得比在九江船上時，着實要好多了。

——很好！吃不慣的也不覺得不能下咽。我高興的故意這樣說。

當然！什麼都是習慣的，再過一會子便更好了；我聽得有很多久住西北的朋友說：吃慣了麵食，回來吃米都是覺得淡淡的沒有味道呢！陳同志又接着也高興的說了。於是趙同志、熊同志等也都對他的話表示了同意。

——香雪海真好看了！尤其是十萬元一匹的馬！（聞陳樹蕃之父盜賣昭陵六駿，每匹價格十萬元。）忽然熊同志軒然地

笑着說。由是各人都把昨天的經過說了：我纔知道趙同志他們參觀了碑林，文廟，又聽了秦腔。（西安的本地戲）因此我們議定陳于二同志與我去看碑林，趙同志仍邀熊同志去參觀圖書館的古物；但是：剛剛議定，又覺得這碑林與圖書館的古物，都在城內，不論何時都可去看的，不如先到遠的而且必須去的地方遊覽。我提議趁隴海車到臨潼的華清池洗溫泉浴，——華清池是唐時楊貴妃洗浴的地方，白居易長恨歌中的「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即指此地。池水是天然溫暖的，據一班人評論：說此泉為我國溫泉中的第一泉，雖湯山的溫泉也不能及。按辭源：「華清池」條註：「見華清宮條」，而「華清宮」條註云：「在陝西臨潼縣南驪山上，山有溫泉，唐太宗於此建湯泉宮，玄宗改為華清宮、益治湯井為池、環列台殿、並置百司公卿邸第、祿山亂後、罕復遊幸、唐末遂皆圯廢，五代改為靈泉觀；賜道士居之。」，是華清池在歷史上的價值，不待旁證而後明了；現在又新加修葺，並且還有一個玉刻的貴妃入浴像在那裏，聞像大如活人，刻工精甚，衣袂飄飄，含羞澀澀，風韻天然，大有當年風度。我們那天路過的時候，因在拂曉，所以錯過了。——當時他們同情我，並且飯畢便都準備。我因為不明白火車開行的鐘點，便趁着他們準備的時候，獨自到對門的公安

分局借電話向車站訊問，方知火車每天只有一班，並且已經開行了。我只得敏捷的回部告訴他們，他們卻正準備着等我呢！聽了這個消息，一團高興，如擲冰坑，熱烈的心懷，都消沉得冷淡了。結果：還是大家備馬去遊大雁塔。

我們一行五匹馬，緩轡的出了南關，便走小雁塔和尚塔的中間的大路上馳去。約莫半個鐘頭，遠遠的大雁塔，便漸漸地移到目前了；這便是我與劉同志遊小雁塔的那天首先見到的。到塔下我們纔知塔是建築在一個小山上。依山有一帶圍牆，不能上去，我們便把馬交馬夫放在路旁的一塊草地上，步行繞到山的西南面，沿着一條向我們懷抱中流來的小溪向東走去，不數百步，便是一個牌坊，牌坊對面就是慈恩寺。塔便在寺後，寺的山門，是緊閉着的，門右另有一道小門；我們進了小門，一棟很大的殿宇，便俯瞰着似乎要壓下來一般的迎面峙立。殿的前面是一個院子，院中石碑林列於草地上。院子前面，便是那未開的山門之背面，四個泥刷的把門神像，大約有二丈來高，手指差不多有普通人的前臂那麼大，兇狠狠的，怒目眈眈地分坐兩旁。從山門到大殿的左右兩廂，也刷有很多神像，神像高亦可四五尺。院中還有幾株古柏，針葉摩娑，青翠欲滴。院中的碑，



都是刻着歷朝進士的姓名，所謂雁塔題名，就是指這個地方。

——按五代王定保先生的摭言有云：「進士自神龍後，期集慈恩寺塔下題名。」又嘉話錄云：「進士張莒偶遊慈恩寺。題名雁塔下。後登科者遂爲故事。」考張莒係唐人，神龍爲唐武后年號，二說能相吻合，足以證明「雁塔題名」的由來，決無錯訛了。——院子的最上首另有二碑對立，卽爲慈恩寺碑記：略謂此寺爲唐高宗建以紀念文德皇后的，僧玄奘譯經，卽在此；寺凡千七百九十五間，歷年久遠，故多頽廢；此地原來亦有寺宇，漢宣帝時卽已建築，佛教、景教之流傳中國，與此寺實有莫大的歷史關係；寺後有塔，爲玄奘建以藏經的，初僅五層，名雁塔，傳云建塔時有巨雁飛過墜殉之，故名；後因年久廢壞，重修時隆塔至七層，高三百尺，塔下有褚遂良聖教序碑。碑記的左方，又有一小碑，爲雲南李君根源遊寺時所留筆跡，書法刻工，都甚佳好。這碑再上去不到兩三步便是一道石級，約八九等。上石級，便是大殿。殿中拱佛像，左右爲十八羅漢，羅漢高可五尺，而佛像則數倍之。——那天，天氣甚熱，入殿時，正是十一時左右，我們的身上又都晒得可以了，然而一進殿中，便覺清涼無似；因此，拿着蒲團席地略略的休息了一刻，方轉向殿後去。原來在殿中的一個和尚，見我們向殿後去，便先身引導，並請到

後殿休息，又將他們的住持介紹了。

住持僧原籍是湖南人，他自己說五年前由衡山南岳來的。他知道我與于同志是湖南籍以後，便很表示了一番親熱的態度。在我們短短地談話中，覺得這老和尚雖然未能免俗，但也有樂道自得，玄心恬淡的氣象。

殿中原有兩個老先生在的：經住持僧介紹，知道那沒鬍子的是長沙人由北平轉道來陝遊歷的；其餘的那個是他的老朋友居西安的；兩人的年紀都在六十以上。

我們沒有談幾句話，便由住持僧指示出殿向左邊的一張小門轉向後殿背後上塔。

塔中的扶梯是曲曲折折底蜿蜒直到頂上的，底下的一層扶梯，可五人並行，最上層也可二人並行。我們一口氣登到巔頂，到了頂上，見四面都各有一個上圓下方的窗子，塔中的空間，是按照窗子相互對着成十字形的，壁面都是用石灰粉飾得白白地，每個靠窗子的壁上，各嵌有一塊或二塊青石，石上多係古人題詠及序文；窗的附近，可開行軍牀，牀前還可擺一張條桌，如果每個窗邊都開起床鋪來，中間的餘地，還可擺設椅凳；這樣：在這十字形的空間中，假使住四五人，真是一間絕妙的住室。塔的頂上，還有一層樓板，樓上拱佛像三尊，但是無梯

可上了。

我的遊興非常地濃厚，甚至將到華清池沒有成功的一段事都完全丟在腦後了。既到塔巔，便首先向北面的窗子眺望，長安全城，如在塔前，一個一個覆着地上的屋脊，一團一團罩着地上的樹葉，真的！一樓一閣，盡收眼底；美麗呵！把世界都縮小了。尤其離塔更近的那個屋簷下面的土坪中，兩匹一白一黑在拖着石滾子的馬，就像是兩條小狗在麥桿上兜圈子，藝術呀，特殊到極點了！再看東面，只見矮矮的一帶土山；迨轉到南面時：那窗口兩個先在的老兒，——他們是在後殿中相會的剛走我們後面上來。——他們見我到他們自己站的窗口了，忙讓我站在最前面，那長鬍子的，用手指着對我說：你知道那一帶樹的地方嗎？就是曲江，右邊隔着水的，便叫韋曲，再遠一點的前面，叫伍家坡，那裏還修有一匹薛平貴的紅鬃烈馬的像；王寶川的寒窯也就在那附近。我——底跟着他的手看了，雖然覺得他的話，有一部分——如平貴回窯的一段——是歷史上沒有考據的，但是越發這後人的附會，越是有意思，並且真假有無既然心中明白，一點不會害及實際，資爲談助，也曉得有這麼附會的一回事，更無妨礙喲！因此，我總連連地點着頭，儘量的領味。這時，陳同志他們聽着，也都引起興趣過來詢問了，那

老頭有些一面答一面便指明了，然而有的卻是不懂得。

我們四面都看够了，二老下去之後，我們便也下去。然而下去是緩而又緩的，到一層，看一層，與上來的動作，正遙相對照着。

塔中每層都是一樣的拱着神像嵌着石刻，其餘卻別無什麼特殊的東西。

我本來想將扶梯的級數，自上而下都通通地數一數，可是數到一百七十八等，大概是第五層吧，因為于同志和我說話，便打斷了。

我們既下了塔，出塔門時，見壁間石刻，不是上塔時所見的，並且又有濟公禪師的神像，方知是另外的一道門。走出塔門，在塔腳下便發現了褚遂良的聖教序碑，碑是從左寫至右的（直行），字爲約方八分的楷書，筆力健絕，刻工亦甚精，真是不可多得，碑外有欄柵圍着，我們隔柵讀了一遍；又繞塔緩步了一週，臆測塔基週圍，約有三十餘丈。

下塔台，又下一道石階，石階高二十餘級，最上級差與後殿的屋脊齊。下塔後，仍至後殿休息，和尚出素點一盤相待，二老亦在坐，閒談甚久；和尚又告我們殿前還有一個小園，引導着出殿由右廊下啓側門出，經過一間雜用屋子，再將一扇半舊

的柴門關開，拐過一叢高纔過頂的翠柏，便見盆盎紛陳，雜花滿地。園小僅可一畝，中間有小亭一個，亭中設石桌凳，週圍碧欄，潔無纖塵，清幽異甚。和尚出去後，我們便團坐亭中，漫賞花木。園裏的花也不很多，惟一畦芍藥，百數十本牡丹（芍藥牡丹西北最多，差不多隨處都有。）月季，玫瑰，石榴，仙人掌，羅漢松，柏樹，芭蕉等類而已。月季開最盛，紅黃不一，鮮麗動人。石榴卻正含着蓓蕾——因為西北的氣候不同，所以比南方較遲；但特別是這樣，妙齡少女，特具天真，別有說不出一種幽默！這花園雖然小小的，簡簡單單地，而精緻玲瓏，很可以供不時清賞；如果一個人靜坐小亭中，聽着木魚貝葉的時候，甚至要令人忘記一切喲！

我們坐得倦了，方慢慢地步出園來，進到院落中，老和尚又在殿上下來招呼，但我們卻沒有再去了；只道了擾便一逕出來。

沒有走到三二十步，見大殿背後的壁上，嵌有二大塊青石，每塊約方八尺許，上面刻着很多的人物宮殿等，一塊題明為「黑番投降圖」，其餘一塊便沒有看得清楚。這種石刻，雖然以現代的藝術眼光來批評，是沒有多大意思的，但是刻工亦甚精細，並且是古物，當然有不可否認的價值；而以國際地位低

到極點國亡無日的現時擬之，真是「萬國衣冠拜冕疏」和「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兩種境界了，苟有良心，對此圖，當此日，誰能不傷心涕淚，握拳透爪呢！

出到大殿時，先引我們去會住持的那個和尚，還是依舊坐在蒲團上；他見了我們要走，便微微地起身表示相送，但身猶未直，仍坐下去了；我們照例謝了一聲，便從殿左的路上一直向外出去。這時：迎面又來了一部腳踏車和四五個遊人，在一步一步的踏着我們的足跡，且說且笑的直向大殿上去。

出了山門，又見有一輛四個輪子的綠漆窗篷的馬車在停着，配起兩匹又高又大的棗驢馬，多麼的漂亮呀！我們到西北來看到這新式的車子，纔是第一次。我們爲貪看着馬車和馬，又在山門外滯留着；因發現那壁上也和薦福寺一樣的懸有一塊建設廳的牌示，牌上載記的和碑記的意思差不多。我們從頭看了一遍，便循舊路回來，看着前面的路，還是一步一步的在傾斜着。

——張同志！你此行可有什麼成績？趙同志忽然回頭問我：你看！這好不好？他說着，同時將一片方可盈寸的小青石給我看，石上還有一個刀刻的草書「之」字。

那裏拿下來的呢？可是塔上？我笑問。

塔門破爛的地方拾着的，不錯！他說着，臉上鑿出得意的驕傲的笑容來，似乎他心中在說：這一趟不枉了，有這片小石，總可將今天整個的印象留着永遠！

我遊大雁塔回來以後，覺得那碑上所說的「玄奘譯經卽在此」的一句，與小雁塔建設廳的牌示有點衝突；因找了一本長安志來考據，上面有一段可以證明的，茲節錄下來以餉閱者：

——「慈恩寺爲隋無量寺地。高宗在春宮爲文德皇后立。故名慈恩。南臨黃渠。竹松森邃。爲京師最。西院浮圖七級。崇三百尺。永徽三年沙門玄奘立。東有繡經院。」

又按辭源：「唐玄奘至中印度就學於戒賢論師、歸國譯傳、以玄奘住慈恩寺，故號慈恩宗。」且辭源亦有上面摘錄的長安志一節，如此，可以證明玄奘譯經，確在慈恩寺無疑。

下午我們無事，又上鐘樓鳥瞰全城的形勢，見馬路縱橫，四城各有一個矗立半空的城樓，而鐘樓適在全城之中，規則的，整齊的，很是美麗；在馬路上我們並不覺得，在塔上遠看也感不到城中的偉大，此時，纔令我們想到數千年前！

那時鐘樓上正開書畫展覽會，作品滿室，也都還算可以；尤以一個畫海派的，——我卻記不起姓名了；更見出色。

## 一〇 西安城內的又一角

晚霞收盡，輕風送涼的時候，我和陳、熊、趙三人，同坐在一個槐陰滿院的院子旁邊的階除上的一條長椅子上面休息，同時，看那樹陰下弄鳥的老者：他是個五十多歲的人，穿着一襲要破不破的布衣，手中拿着一根尺來長的旱煙帶，戴着一頂灰塵滿堆著的不黃不黑又不像灰色的呢帽，蹲着身子，擡頭仰望樹枝上掛着的那籠中的鳥兒，嚙着嘴一聲聲地教牠們啼；時而以手把煙帶在地上不緩不急的敲着，時而又啣了煙帶以手摸着那兩道蟹钳似的半紅半黑的鬍子癡看；時而又向衣袋中掏出一些米粒給放在地上的兩個籠子中的鳥吃；時而又將樹上與地下的籠子對換，怪狀百出，他這一副神情，簡直十足地表現他自己是一個鳥兒迷，似乎他畢生的事業就是頑這三個鳥，畢生的希望，就是聽這三個鳥叫，除了這三個鳥，他是沒有世界的，甚至亡了國，在他的腦中也不會理會！——據說他可以代表兩種人：一種是土財主，一種是下等的無職業者，在西安。

這院子中，本來是很寂寞的，地下一些磚嵌成的橫的直的



曲折的界線，分別標了什麼太平洋，大西洋，亞洲，歐洲……等的字樣，意思是想嵌出一個世界圖的。然而並一點不像；加以又沒有什麼花木，獨獨地幾株槐樹，在這四壁寧靜天將浸溶到夜液的時候，只是一幕蒼涼的晚色，幸而這鳥兒迷在點綴着，纔把死的空氣波動了。可憐喲！這種慘淡的地方！如此一個一無所用的鳥兒迷，倒反成了個重要人物！

院子門前，便是民衆運動場，那裏有秋千，跳高架，以及籃球，網球等的設備，我們就是剛打過網球來的。球場上的灰塵很多，差不多平鋪了半寸厚，所以每個球落下都會現出一個渦兒在地上的；這樣：我們從始至終，直經過了一兩個鐘頭，竟打不起興趣來，又不由得不得回憶，那不欲回憶的上饒南昌了；人慾是沒有標準的喲！在上饒南昌那些球場也不見得滿意，而到了西安，雖然如此，也一樣的還是打球！

弄鳥的老兒提着籠子去了，灰白的天上一步一步底沉壓下來，我們也休息得够了，談天的話又恰恰地告了一個段落，於是便各叫了一部膠皮車，往光明電影院去看「遊藝大會」。因為出發在即，故拿些時間就着消遣，看電影也是出門時預商定了的；只于同志因為別有事務去了，便沒一共同來。

光明電影院的設備，也還不算壞，只是「遊藝大會」的片子平常得很；內容既散漫，光線又薄弱，我們竟大掃其興，在場中直喝了一晚的茶。

## —— 碑林

二十四日，是到西安的第四天，也就是在西安的最末一日；因為昨晚自電影院回來，便見到了出發的命令，並將一切都準備好了；預備在這最後勾留的五分鐘，儘量參觀城內的古跡……

晨餐後，我與陳同志，于同志兩人去遊碑林，熊趙兩同志去參觀教育圖書館；我們同路進了城，互相將注意點說了，然後纔分路各人向各人的目的地去。

碑林在南門內東城根腳下文廟的隔壁（西安城內東南），我們走到了，觀面便見一塊橫牌，大書「碑林」兩字；旁邊掛着一塊牌示，大意是說碑凡四百餘種：大者數百石，小者二千餘石，以晉王羲之草書心經及唐柳公權楷書玄祕塔，唐刻十三經，趙孟頫梅花碑等為最偉大。既入門，但見一片廣漠荒蕪的大院落，右邊稀疏地住有幾家賣字帖的小書鋪，一片片白布寫的招牌，高高底挑出路上來，如古書上說的荒村野漠的小酒店。左邊是一堵破壞的牆壁，雖然也有幾張門，但都已緊緊底閉着，似乎從不輕開的模樣。此外：僅有的數株古樹，在亂草

中東一株西一株的高參着。一直走了三五百步了，纔見寥寥地幾片石碑馱在龜背上，然而走近去看時，卻是絕無關係的東西；我們正以爲走錯地方了，欲轉身去推開左邊的門尋找，卻在右前方一個拐角的小門上，瞥見了照前門一樣寫着「碑林」二字的一塊橫牌，下面還貼了一張公安局的佈告，纔把滿腔的疑團打碎了；同時，便探身入內。

進門，便是一個小小的院子，院子的靠門口一邊，有一間很大的房屋，裏面便如雨後春筍一般的臚列着二三百塊碑石，自漢、晉以逮明、清，歷朝名人的書畫都有，大字，小楷，行書，草，篆，隸書；人物，山水，走獸，翎毛，草蟲，花卉，無所不備。趙孟頫的梅花碑，以及很有名的華山全景，太白積雪圖，和達理善的關公像，均在裏面。我們一塊一塊仔細的看遍了，纔穿過院子，至一間大廳，那裏的石碑亦數百石，以僧懷仁集王羲之的草書聖教序（世稱集王聖教序），劉石菴的楷書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序，中隱堂詩，草書自遣詩，及達摩練丹圖爲最佳。——圖亦爲達理善所作，寥寥數筆，神采翼翼之中，滿含奇古氣象，爲達之得意品，關公像亦不能及。——再捱轉至前進，前進有柳公權的玄祕塔，及唐刻十三經：玄祕塔碑高七八尺，寬三尺許，字大不盈寸，與普通坊間所賣之玄祕塔帖，迥不相侔；我們

去看的時候，有兩三人在以墨拓本；十三經刻，爲十三經的全部，共數百石，分列幾間屋宇中，皆楷書，無一筆潦草，無一字錯訛，精神貫注，一氣呵成，古人的偉大，於此真可想見了。

我們將碑林一石一字的看完了，出來後，又各向書店中買了幾卷；——纔知自前門一直進內面的四五家，以及碑林文廟的左右，共計不下三數十家，都是全靠着拓碑維持生活，碑林的偉大，當然不言可喻。但同時卻發現了一件不好的事：那便是坊間有以方約尺許的石版刻成昭陵六駿拓本的，以僞亂真，喪心牟利，殊爲一種弱點的表現。

便道又參觀文廟：文廟中門未開，我們便從側門入；進大成門，便見參天古柏，大者可二人交抱，小者亦可合圍，爲我未曾多見的。廟中的房屋很是破舊，有工人一二十正在修葺；一切都甚平平，惟大成殿前有一具很大的碧琉璃屋頂，聞係唐宋間的古物。

回部後，我看了一會書，閒處無聊，便將幾天以來所見所遊的古蹟名勝在腦中一層層地翻出來重溫，覺得這偉大的古長安，實足以代表我國古代偉大的文化，也實足以啓發和增進國人的愛國心情；只可惜現在的西安是比別省落後了！但我確

信在不久的將來，西安一定能駕乎各省之上，——至少，也必與各省並駕齊驅；因為歷朝遺下的種種偉大，確乎不可磨滅！

同時，又假想到外國帝國主義者如果真的滅亡了我們的國家，現實的西安也不可得，還能期待發展的將來嗎？！偉大的古蹟都不能我有，甚至將祖宗遺下來的一切，搬到東京去做他們的戰利品，搬到歐美去將他們的武功炫耀世界，那纔不知是如何的慘痛呵！國人如果悶悶不醒，因循待斃，「假想」未必能保得住不成「事實」！再連想到盜賣古物的那些人與反對國粹的一班西化的摩登學者，真不知他們是何居心！難道賣了國可以保家嗎？！難道爲造成洋奴資格便定要挖掘祖宗的墳墓嗎？！我真不解！不想天會生這種徒背人皮沒有人心肝的東西！更想到迭伏迭起的漢奸，賣祖滅宗的共產黨，侵略不已的外患，虎視眈眈口蜜腹劍的列強，種種的種種，一切的一切，處在這古長安的靜夜，屏除萬類，潛心默想，那一件不是傷心！想來想去，直使我一夜不曾合眼；覺得我是一個「國破山河在」的亡國奴，在效「春風得意馬蹏疾，一日看遍長安花」的所爲，自顧自思，這真是非生活的生活！遊覽古蹟？在現在，天呀！那一步一腳不是踏着自己的血痕喲！

## 一二 風雨中推進咸陽的途中

在枕上便聽得淅淅瀝瀝地簷泉，知道當然要飽嘗風風雨雨底滋味，——我到西安之後，一切都無形中發生了興趣，不但不感覺得行軍的痛苦，並且覺得人生應該如此，應該在動的中間求生活！人生是要「動」纔有意思的，「靜」就是消極的自殺！誠然，我纔親切地更加透澈的領味到「行萬里路」的這句古訓！近來，與在九江船上的我，真的判若兩人，與從前心中畏難口裏說硬話，用堅強的意志強制葺葺的行爲之二十天以前的自己迥然不同了，深刻的說：就是一切都能出乎自然的快意；不但是願意到西北，而且願意到東北四省，更願意到扶桑三島呵！——在這風雨飄灑的時候，我清晨七點鐘便撐着傘與陳同志等一路泥一腳水一腳的出發；只有旅長因足病未痊，與趙鄭等數人不曾同行。

還沒走得幾步，到城門口，只見馬路都成了水泊，士兵走過，小腿也沒入水中，因此，我們便騎馬了。進了城，雨漸漸底漸漸底越下越大，馬路上闕無一人，平時比較熱鬧的地方，也一家家閉門了，就有些沒有閉門的，也祇不過是袖手看着雨中

倥偬而狼狽的征人——我們罷了！整個的西安城中：都充滿着冷清清地，唯一的聲音，便是呼呼沙沙滴滴答答的風磨雨打，和踏踏得得的人行馬走而已。

出西門時：一陣尖冷的大風，劈面如削的刮過來，我手中的傘，險些兒飛了；幸而出了城門風又似乎平靜些，大概門風是特別底厲害的，城門口那兩個披着黑油布的衛兵，想也和雨中行路的我們一樣的感覺着不舒服罷！

我們是順着汽車路向咸陽進發的，那汽車路與西安城內的馬路，迥不相同，全然沒有一點沙石，滿路上都是汗水濘泥，步行甚至一腳踏下去將膠鞋埋在泥裏會拔不起來。起初：路的兩旁在泥水中還找得到一線石板，走到六七里路以後，便連這泥中的石板也找不到了，所有的，只是滿眼底汗泥；並且風也一陣一陣的大起來，吹得我的傘一收一開，簡直把握不住。我本來預備一路上要看看風景的，不料風緊雨斜，別說看景緻，就是專心一志的兢兢行路也還似乎有點來不及。

路兩旁的爛傘，紅的，綠的，黑的，灰色的，幾乎到處都有了，這不應說是我們部隊中被風吹爛了沒有辦法而丟掉的。我正在看着那些爛傘，不提防一股大風，吹得我的身子向後一仰，同時，馬驚了一跳，向前亂跑，險把我摔了下來，幸而給前面的



士兵把繮拉住了。我見那個士兵是戴的一頂箆帽，不得已便將傘與他換了。可在我換箆帽的時候，熊同志他們的馬走上前去了，因此我箆帽方拿到手，馬便不由控制的向前狂奔，前面的馬見我的馬跑得厲害，便也跑起來了，雖然不會衝動隊伍，但是我的箆帽終究沒有戴的機會。我的衣服外面已在淋水了。還光着頭讓雨一陣一陣地澆洒着；風本來就大了，那裏當得住馬還緊跑着呢？我的一身，冷得全部的豎毛肌只是痙攣。這時：于同志的馬，正與我的馬相併，我只好又將箆帽和他換了傘——因為他是久在軍中，並且又懂馬術，不會發生和我同樣的困難的。——傘剛剛換到手，卻偏又遇着一股猛烈的風撲來，沙的一聲，傘紙飛了一半，我轉頭看時，只見黃壓壓的麥苗，都如癡如醉的隨風亂舞，吹脫的一片紅色傘紙，也就雜在中間狂捲。——是的，只可惜我那時沒有手照機，不會將這不可多得的景緻攝下，不然，在此時看着，細嚼餘味，是多麼的有意思！不過我腦中的印像，也不會等閒地磨滅便了！——破傘左右是沒了效用的，也一併丟掉了；雨下得更大，我光光的手中沒有一物，只得讓光着的身子，從雨中磨擦，弄得帽簷上的雨水，一線一線的斜飄到臉上來，流到頸中，滲到心頭去；冷冰冰地，一滴一滴的，真使我哭笑不得！後來還是一個伙伕，他擔子上有兩頂

篾帽，分了一頂給我，又和我撐住馬，這纔算戴上了；然而週身已經透濕，戴着帽子又有什麼用呢？早爲什麼不好好的預備？！

我們走了也不知多少路，見前面一所房子的前面的柳樹上，繫了幾匹馬，其中有一匹黑的，認得是我們七十團尹團長的，（那天七十團偕行）便在馬上呼喚了一聲；尹團長及楊萬兩團附都從那矮小的柴門中鑽了出來，——呵唷！今天太討厭了，副座！……你們也休息嗎？看我們一個個都成落水雞了！尹團長首先便對熊同志這樣說。

我們以行李已由汽車直接運到咸陽了的關係，覺得在半路上橫豎沒有辦法，恐怕天晚了更要麻煩，因爲西北雖在炎熱的天氣，但是一雨成秋，凜冽的寒風，竟要受不住！沒有被蓋是絕對不能過夜的；何況衣服又透濕了？！結果只略在馬上互問了兩句，沒有休息，仍繼續冒雨前進。尹團長見我們走了，便也跨着馬和楊萬等人隨後跟上，因部隊在前面休息，他們也就加鞭上前去了。

在兩面土山高聳的地方，路更爛得不成局面，卻出乎意外的遇着一個行路的人，——他騎着一匹結起尾巴的黑馬，我們問了他纔知還只走了十五里路，但看錶卻是十時過半了，自七

點鐘計算，已經三個多鐘頭。雨中行軍，困難呵！

我們因雨水淋漓，冷得身上都發戰抖了；見前面有幾棟房子，便策馬繞道前去，預備暫住下不走了，就是如何冷也只得將將就就的歇下，因為冒雨冒風，再支持不住！

隔房子僅數十步，忽然我的坐馬屈前蹄，跌倒泥淖中，我便也跟着從馬頭上跳下，幸留心了不曾跌翻，只把兩腳弄糟了；回頭看我的馬纔在爬起來，牠的肚子，頭面，汗泥都染滿了。大家初而吃驚，繼而大笑，連我自己也好笑了；這機械的風雨聲馬蹶聲的冷靜之空氣，纔稍稍地一波動。我也不騎了，只牽着馬徐徐地向最近的那所屋子去。那屋裏當門便是一個土坑的，灰塵黑黑地，門上壁上都滿了，汗穢的不堪入目。問了地名，纔知叫做三橋。

我們千方百計的纔央老鄉給我們買了半塊錢木炭，在地下生着火烤了一陣；約莫過了兩三個鐘頭，衣服漸漸地烘得半乾了，炭也完了，那時：雨也慢慢地稀小，以至於停止了；我們終慮着沒有行李，並且伙伙也前去了，無衣無食，見強勉可以行走，便喚了兩個黑饅，又繼續前進；而七十團卻還在前面的一個大村莊中休息。——奇怪！不慣麵食的我，竟能喫黑饅，還會覺得可口？「饑者甘食」，真的，誰也脫不了這個公例！

時候是三點鐘了，我們在澹如無有的日色下面，緩轡徐行的賞味着雨後山景，談起那進門便是土炕的房子，塵灰滿目，汗穢不堪，都自幸沒有滯留在那裏過夜，去受晚風的侵襲，和蚤虱的吃吮。正在且談且行的時候：——秦始皇焚書不就是此地嗎？這土不是似乎黑滯滯的？你們看！忽然于同志顧前顧後的向我們說。

是的！剛纔那位老鄉說只五里路的黑土便是，現在難道還沒有五里路嗎？陳同志熊同志也都笑着說了。

這一定是了！我說，看，前面不是一所小廟吧！

這時我們看見路的左邊約三丈地一個土堆堆的上面有一所僅能容數人的廟子，廟的屋頂，是只有張瓦沒有蓋瓦的，並且削陡的屋脊，都不失西北房子的特色；這焚書的地方，有如此的一所小廟，也是我們避雨的那個屋裏的人說的。當時我們確認不錯了。於是勒馬緩行，心意徘徊，無可比擬：——中國優美的文化，竟會遭此一炬，萬惡的君權喲！竟殘暴一至此極！……

離開黑土不遠，便有一輛騾車迎面駛來，車是空的，雖然，車後的輪轍卻陷入泥裏有一尺多深，因為車輪是包了鐵邊的，又硬又窄，與西安城內的膠皮輪子的正是相反。車上祇有一人

盤膝坐着，手中拿了一根長約三尺的木棍，棍的一端吊了一條粗粗的麻繩，在有一下沒一下的照着騾子的屁股上劈劈拍拍的打，似乎他並不管騾子走不走，總不願改變他機械的這種祖傳的動作。——老鄉！我喊了一聲，他的手不自然地呆住了直望着我；你知道那黑的土是什麼原因呢？那小廟子是何地？我接着回頭指着問。

是燒書的地方，當年秦始皇……——這一塊便是阿房宮。他咕嚕咕嚕地答了一大串。而我僅僅底只能懂到一些意思，至於他中間的話，是些什麼，卻不清楚；我想再問他，但因車馬背馳，已隔開二三丈遠了。回頭看他那盤坐的姿勢還一點沒有改動，只也在反頭看着；見我掉轉頭去，便又「拍」的一聲繼續了他的工作。我們既知黑土確是始皇燒書的地方，便一路談着嘆息着緩緩地繼續前進，並同時留意阿房宮的遺跡。那時：給我們運行李的車，已轉身向我們擦過回西安去了。

漸漸的漸漸的，看到壩中一畝一畝的罌粟（鴉片苗），開着白的、紅的、藍的、紫的、濃的、淡的、或半紅半白的，半濃半澹的，無數的花，蓬蓬勃勃，五光十色，襯着綠的葉子，和蒙着一層白霜似的煙苞，（果實）與金黃的麥苗間雜着，雨後的顏色，分外新鮮，尤其是在欲含欲吐的薄薄底陽光裏，煞是美麗！

雖然，這正是亡國的景緻喲！大好的中華民國，爲什麼會以這亡國滅種的顏色雜在麥田中來點綴國土？！

起初，在微薄的太陽中，還間或洒下幾點餘雨，走到約莫十來里路了，便雲開日麗，晴光滿目。

前面遠遠地望得見一帶土山，更望得見一遍屋脊，和兩三支小塔，密細的城牙，知道是咸陽到了。一路聽得說阿房宮在西安到咸陽的一帶地方，證以阿房宮賦的「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的一句，更是吻合無疑，所以我們雖在狼狽的行程中，卻很留心這歷史上赫赫大名的古蹟，然而一直到快近咸陽了，除滿目罌粟，一片麥苗，間雜著幾畝紫苜蓿外，那裏有什麼特殊的一點？！莫說是「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就連那流入宮牆的溶溶二川，也沒一星兒遺影！真的，「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呵！我在馬上四面游目着這往古的荒原，想到從前「長橋臥波」，「複道行空」，「瓦縫參差多於週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廊」，以及「綠雲擾擾」，「明星瑩瑩」，「雷霆乍驚」，「渭流長膩」的種種，以今方古，歎歎不置！真不解一個人爲什麼要這樣暴殄天物，而遺千載罵名於不顧喲！最可怪在三民主義的革新之現時，報紙卻還載有一個追踪三千年而上的秦始皇第二，甘願來東施效顰，一切不顧，這種腐壞的思

想，賊民害國，真不知是何居心？真不知是何居心！

我正在憤激的想着，撫今思昔，憂心如焚。

——張同志！小心點罷！到了。忽聽得陳同志這樣說。我纔見前面是一座長橋。橋的那邊遙遙地與屋瓦相接磨，真的，咸陽就在眼前了。

我打斷了我的思想細看：見橋頭有「灃橋」兩字，橋是以圓柱石砌成的，石作長形鼓狀，每個大約圓四尺圍，高二尺許，一個個如一模印成；從橋上俯瞰下去，只見花花絮絮的砌着，特別的，很是好看！河裏的塵灰沙石，佔了河身的十之八九，只僅僅地在橋下的正中有一條如帶的清水流着。水邊有很多飲着的牛羊，啼着的小鳥，西北日暮河干的景色，都在這一剎那間，實情實景底印出；多幽默的呀，在這一瞬的薄照中！

過了橋，又走了幾分鐘，纔見前面一道大河，一遍白黃色的水光逼入眼中，與灃橋底下的水正是兩樣了。

——老鄉！一個站在河邊人叢中的人說，可是要過河麼？這船就是……

——來！給我拉去罷！那人的話未完，另一個小孩來拉我們的馬向下游走着這樣說。我們都莫明其妙了。

——幹啥！過渡不是在這一個碼頭過嗎？那裏去？！我們的

一個勤務兵把馬拉住了斥他。

老鄉！這只能人過的；馬，應該走那裏！剛纔的馬也是走那裏過的呢；小孩又指着說，一邊又拉着只管攢頭攢腦的走，人叢中又來了兩個小孩，也分別拉住我們剛剛下騎的馬。我們見了這種樣子，似乎如果不是軍人，他們竟要比漢口輪船碼頭的腳伏還厲害，弄得又懷疑又好笑了。

——你們牽馬要多少錢呢？我忍不住帶笑着奚落地問。

隨你們的便，一毫兩毫不論，——每人！起初來的那個小孩說。

放屁！誰叫你們牽哪？快站住！給我！勤務兵怒喝他，他們也就答然地站住了。小東西！不知有幾步路，兩毫錢！我們的勤務兵又補了一句，一面牽着馬向下游去了。我們被船上撐篙子的小孩催不過，便上了船，可那三個拉馬的小孩子，仍舊向馬屁股在呆呆的癡看。

——上船！上船！快點！快！快！死站着攪怎麼兒！船上的小孩惡狠狠的向岸上喊着，——他的舌子似乎在打着捲了，與西安附近說話的尾音——嗶囉——卻又不同：我兩留心聽着其餘的人，真的，口音又變了。——他連連地喊了幾聲，岸上的人，除那三個小孩走開外，餘都一擠上船了；而這小孩「囉囉地瞎



鬧了一陣。雖然聽不十分清楚，然從旁的乘客的臉上看來，知道他還是在發牢騷呢。

船離岸已三四篙水了，小孩忽然把手中的篙子一橫一擺道：拿錢！拿錢！快！快！他連續連續的說了又說，只見一個一個都掏出銅板給他，座中有一兩個少了數的，他不客氣的都一一討足，不夠的還向旁人身上借足付給他。他收錢到一個七十多歲的老頭子面前時，老頭只剩得三個銅板了，一併給了他，他卻如何也不夠，直鬧了好幾十分鐘，經我們半催半罵了數次，結果還將那老頭手中半塊吃剩的麵包拿了去，纔算了事，纔繼續開船。

我們本是預備照數給他的船價的，見他這樣兇惡橫蠻，便老不付予了；他雖然問了一兩聲，但是低聲下氣的，絕對不和問旁人一樣，見沒有辦法，便也不多纏繞了。中國人真是奴隸啣！爲什麼要畏強欺弱！

我覺得這是十分奇異的：

——咸陽古渡是這地方吧？陳同志忽然向一個坐在他旁邊的人問。我心中纔豁然若悟，以爲這小孩就是古渡遺風應該如此的。

——是的！他答了；你不看那樓閣上有字嗎？他又用手指

着說。

我們回頭看那岸上，真的，臨流有一個高大的樓閣，上面橫寫着「咸陽古渡」四字。起初因一心一意的只顧過河，沒有關心到。

爲什麼算一景呢？這平平的？陳又問。

這河春夏水大，就不得不要渡船，譬如現在；但一到秋冬水淺了，就可架橋通過。這橋是一段段的木架子，只要放在水裏，便不會被水沖動，也不要釘樁，也不要怎樣都行！但架橋必然要在這渡口，如果上一些或下一些都不會妥當。

我聽完了他們倆人這段談話，纔知我內心的想像，是受失敗的宣佈了。

——然則他這樣兇狠狠的要錢，也有什麼原因嗎？——或你們這地方的人都是這樣？我指着撐船的小孩這樣問。

呵！不！——坐在我左邊的一個搶着答；他是被小孩逼着向人家借了錢過渡的。因爲一年只過兩季，他們終年的衣食，就靠這些日子找足呢！不然，還要抽煙（指鴉片，因爲在咸陽以西是公開的普遍的，故都是說煙便知道是鴉片），橋架起了雖管他，就餓死也是自作孽，沒人理會！

——呵！人類總是如此的！可以做時，便儘量做到不留餘

地，到不能做了，便寧願去向人家搖尾乞憐！唔？說什麼互助？這纔是人性的寫照！可悲喲！……

我的心潮正澎湃着，忽然：——上！上！上！幾聲尖厲的聲音，把我搗碎了；見船已經泊住，但離岸還有一兩丈遠，小孩正把篙子插入水中去大聲叫喊。

爲什麼不靠岸呢？我與熊同志不約而同的問；我心中以爲那小孩子又故意作劇。

靠不攏的，水淺了！小孩在他兇狠的臉上，浮着笑容說。那時水中已過了好幾個人了；就是那個七十多歲的老頭子，也提着一個篋籃兒紮起褲腳在一拐一蹶的戰慄着涉水；使我多感的心中，不期然地起了一種怪異的作用。

岸上幾個蓬頭垢面的人，衣服上的油跡，吸滿着灰塵，灰塵又已磨光了，如一片理髮匠用的拌刀布一樣，在夕陽斜照中向船上跑來，衣上現出一塊一塊的反射光閃動着。特別令人覺得汗穢，比在船上的還不如！

——官長！要措吧？這不好過的！他們腳還沒有下水，便遙遙的忽忽的說。我們雖沒十分聽清，但已會意了，點了點頭，他們便涉水過來。

熊陳二同志都上了岸，我在一個糞堆似的人背上正涉着

水時：突然聽得船上——你抽大煙嗎？——抽的！——你家裏的人呢？——什麼？——你家裏的人也抽不抽大煙？——抽！抽！抽！這裏十個有九個抽的！——這是趙同志和撐船的小孩的談話；不由得使我猛然回頭看了一眼，恰與小孩的臉盤打個對照，唉！他——這小孩最多不過十三四歲喲！

——你抽不抽大煙呢：我也問搆我的那人。

抽的！都抽！這裏不比南方人，家家都是一樣。

我還想和他說下去，猛覺得一股汗臭夾着一陣大蒜的氣味吹入鼻觀，險使我作嘔，在那時我真不知是如何了，差不多把外人咒罵支那人的話一併在腦中波動……

在路上七七八八的經過了一天的空腸，到達咸陽時真饑極了。進了城，在中山大街見了一家酒菜館，問了土人說是咸陽的第一家，不得已我們便在那唯一的一張桌上坐了。桌子就靠街道擺着的，桌子的一邊是燒菜的鍋灶，另一邊是擺菜蔬的攤子，——大概這酒菜館，也販賣蔬菜的；而我們在的時候，卻不會見他賣。——桌上及凳上的灰，鋪得很多，但比較其餘的器具上和壁上屋柱上卻是少點，這或是顧客的衣服揩去了一些吧！

我們將將就就的吃了兩樣菜和一兩斤大饅，——這饅是

沒有油的，就是在鍋中燒了一燒，與在西安吃的是不同了；然而那先天的麥香卻很豐富，以充饑腸，也分別不出味的好壞來。雖然，比在三橋吃的黑饅，確是要好多了。

### 一三 如此古咸陽

第二天風日晴和，街上的爛泥也漸漸地乾了。因為昨日落雨，七十團沒有到齊的緣故，便在咸陽休息。

早餐後，我和熊同志上街參觀這古代的帝都：見街上完全是一遍爛泥，在爛泥中僅僅現着兩道尺來寬的腳跡，一個一個的鞋印兒和腳趾兒，層累地把泥都嵌下尺許了。有些人拿了木或鐵的鏟子，正在將他自己門口的爛泥粉平，聞說每一次雨後都是這樣，不然一晴一雨，街道要更加成問題的。兩旁的店鋪，也不整齊，並且還有些是櫃坊橫擋着整個的門面，裏外的人一出—進，無論男女，完全坐在櫃坊上面磨着過去。店裏的貨物也是很少的，除一些應用的粗布雜貨之外，比較時髦一點或好一點的，簡直看不見，剴切的說：這震古鑠今的古帝王都——咸陽，還跟不上南方一個村鎮。然而卻有一件特別的地方，就是鴉片煙土和煙具等類隨處都看得見。呵，這古都！這種現象，誰也夢想不到嘍！我們原來就明知沒有意思，因為昨日經過了一段同樣的街道；但是卻不料會如此的失望，還會在這蕭條得不成局面的街市中發現這些公開販賣的毒物！當時，我們真是

欲行不前了；何況那骯髒的人羣中還有蓄辮髮的男子與戴滿清帽子的遺民呢？！可憐喲！這些癡癡如此無知無識的愚民！古咸陽，如此，真令人感慨係之，衷衷無似！我們真不願看了，但置身其地，又不能不開眼睛；恰恰走到七十團團部門口經過，便進去休息。見了尹團長，談起昨日路上雨中的情形，大家作回味的好笑……又談到咸陽，他們也有同樣的感觸：不過尹同志說早晨縣長來會面時，曾言及陝省鴉片分期禁絕，咸陽明年便可禁種，並且隴海路也預定今冬修到咸陽；若然，那末明年今日，現實的咸陽又成歷史上的過去了。

剛燒茶在喝着，陳同志他們也來了，談起部隊左右尚未到齊，並且本日橫豎是休息，便商議去遊覽古蹟。我們翻出袖珍地圖，見後面有咸陽八景：——「渭陽古渡，細柳清風，畢原荒塚，灃水碧波，漁台晚釣，馬跑泉磯，杜郵春草，龍岩翠柏。」除「灃水碧波」（即前面所記的灃橋）與「渭陽古渡」（即咸陽古渡，因其水爲渭水。）已經經過外，其餘的六景，我們一一分別問了團部所在的店主人（因無公地，故住民房，自西安以後，多半如此。）：知道「馬跑泉磯」在城西二十五里，要經過的；「細柳清風」在城南三十里昆明池南，雖爲漢周亞夫的軍營舊址，但是遺跡全無，連後人植以紀念的柳樹也多衰敗了，

並且昆明池也僅僅只存着一個歷史的名詞：「漁臺晚釣」在城西南十五里，爲周呂尚垂釣的地方，現在也只一個土堆僅存，餘無別物；「杜郵春草」在城北十里，傳係白起賜死之地，有一個白起祠；「龍岩翠柏」在城北三十里，雖然說那裏古柏森森，但路途卻又太遠；所以都引不起遊興。惟「畢原荒塚」，在城北五里，即北邙山，周文武陵便在那裏，故決定遊賞。於是以電話通知于同志，一共八人，備馬前往……。



## 一四 畢原荒塚

出了北門，經過了很多的麥田煙田，又經過了一個土埠；那一帶不高不矮的土山便載着一塚一塚的古墓近來了；——這便是北邙。

一路只見一些刈麥的割煙的農夫農婦，和羊牛驢子……

那刈麥的：是用很多樹枝條做成的一個刀架子，架子的下面用火燒彎，刀片就斜斜地安放在那彎裏，刀架子的上面，一邊是扶手，一邊繫着一條繩子，割麥時以一手拿着扶手，一手牽着繩子，將身子一轉，那週圍數尺地所有的麥苗，均着刀而斷；並且以刀架的關係，割斷的麥，都會隨着刀的轉移而聚在一處。此外還有一種刀，是很簡單的：那是以一根彎曲的木頭，一端安放刀片，拿着去一下一下的割；不過與鎌刀卻是不同，它的刀片有一尺多長的。這種刀割麥雖不及那種的迅速，但攜帶便利，所以一般專給人家割麥的苦工，多以此攜帶身邊，去沿途物色僱主。這兩種刀的刀片，都可隨取隨置，是活動的，比較也還算方便。

割煙的是以一把很多針並排着的的煙刀，去將煙包一個

一個的週轉着劃，或者劃一度二三度不等，大概度數的多寡，與包子的大小是成正比的。每度約有四五線，這就因為那煙刀是四五口針排成的。煙包劃了以後，便流出一種白漿，經太陽曬約半天，白漿便凝成黃黑色的膠子，這膠子刮下來便是鴉片土。在我所看見的煙田，因遲早不一，故有正在劃的和已結了膠子的，也有已在收煙的。（刮膠子）

田畝中男男女女都有，煙田中的人比麥田更多，女人尤其佔了多數中的大多數；這大概因為刈麥是一刀可以割下很多，劃煙卻一個包子要劃幾次，並且一本苗中有很多包子，比之刈麥，當然難易天淵了；而且劃煙是不用力而要細心的，所以女人更是適宜。——本來我自到西安，便少見女子，到了咸陽更比西安又少見了，卻不料這廣漠的煙田中會有這樣的出人意外！天下的事還可想像嗎？奇奇怪怪的人世，真不可思議！

田中還有些是種着紫苜蓿的，纖纖的細葉，紫紅色的小花，平鋪畝，無異錦繡。說這是專為飼養牛馬牲口的，牛馬吃了苜蓿便會茁壯。

我們一路的看着，談着，緩轡行着，轉了不少的彎，也經過了好幾片荒草漠漠的曠塋，又摸過了兩株古柏，再過了半里如

平地一般的荒山，纔到大門前下馬。這時：我們的右邊（靠咸陽的一邊），有兩把打回轉的人力車，我們纔知這裏有馬路可通咸陽城內的。

進了門，門內是一個很大很大的院子，我們把馬放在院子裏，便一直向院後去；後面是一所大房子，一共有好幾十間；前面的門上，有「緝熙」「敬止」分寫着的四個大字，四面的牆壁上，還嵌有許多石刻，因一時不及細觀，便一逕進去了。裏面設有一個完全小學，爲咸陽縣立周陵小學校，民二十一年創辦的；現有學生百餘人，教職員四，每期經費約八百元；教室便是各獻殿改建的，學生寢室設在正殿上；正殿還有文王、武王、周公三個牌位，週圍的牆壁嵌有自明洪武四年以下歷朝各帝王的御製祝文，而以清代最多。

學校那時放了忙假，留校的學生只有三人。他們招待着喝了茶，稍爲歇了一歇，身上涼了，便由他們前導着穿過校園，沿着一條石子路繞出後面，轉過牆角，至正殿後，便見一座長方形如小山般的文王陵峙立面前。陵前爲一塊高一二丈的大石碑，上面深深地刻着「周文王之陵」，字大約二尺，清乾隆陝西巡撫畢沅所書。我們從一條走光了的泥路上去，一口氣直爬到墓頂，既立定，矚目四望；咸陽，西安，均了然在目；尤以大小

雁塔更是特別底清楚，差不多層次及小雁塔中的裂痕都可看出；真的，五十餘里的地方，如在目前了！這時：那導遊的學生指着告訴我們，說後面那光形而小的是武王陵，左前方約隔二三里地的那長形的小山是成王陵，右邊與成王陵並立的是康王陵，文王陵的左側相距約百丈的一個小圓塚是太公（呂尚）墓，再過十數丈一個同樣的圓塚是魯公墓，又向後約半里地一個較大的圓塚是周公墓，成王陵左前方約三四里的長方塚是漢昭陵，右邊遙遙並立的是漢渭陵，左邊遠遠的山坡中現着一些似樹非樹的地方，是武則天墓，後面一帶青山影裏的一朵白雲下面便是湯王陵。他一一的指着說明，我們便也一一的隨着他的指尖眺望：覺得成、康、昭、渭四陵，形式大小都和文王陵差不多，而武王陵卻僅及文王陵的一半，周公墓又僅武王陵的三分之一，太公墓更比周公墓小一倍，魯公墓更是荒草漫漫，快要泯滅的樣子了。其餘無名荒塚，累累滿山，不可勝數，據說都是歷代帝王卿相名人的墓地，但問學生，他們也不明白了，只上面所言的是他們的教員平時指示的。我們極目的眺望着，望着這北邙山的白雲悠悠地在荒塚上來去，憑高弔古，流連不置……

呆站着眺望了好半點鐘，見熊尹諸人都下陵向武王陵去

了，我纔也下陵去。

文武陵相隔約百數十丈，中間爲一石徑，兩旁石碑林立，亦爲各朝御製祝文。我們從石徑穿過，至武王陵，陵前石碑，其式與文王陵前者同，且亦畢沅所書。我們瞻仰了一會，便仍穿回石徑沿文王陵右側下的小路回到原來憩息的那個會客室去。飲了茶，又略談了一些關於文武陵及咸陽附近的古蹟名勝的話：方知我們所經過的那兩株柏樹的地方，就是歷史上有名的靈沼；靈臺也就在那附近。又周京豐鎬，也就在咸陽城西北約四五里地，在文王陵上所見的那一片原野，便是相傳爲豐鎬城的遺跡。

日影正中了，我們纔由原路緩轡回來，因爲陵前通城內的馬路，比較要迂遠一二里，而且我們又想去憑弔一番那無蹤無跡的古蹟——靈沼、靈臺。

前面的馬已在那僅有的兩株古柏下盤旋了數匝而向一個破圍牆內去了，麥田裏的農人都說那破牆中便是靈沼的遺址，我便也跟着進去。但是裏面除一些麥草與牛溲馬糞之外，餘無長物，大失所望，我們只兜着馬轉了一轉便仍由破牆穴出來，到那柏樹下紆迴憑弔……

文武陵有人說在鎬東南杜中的，夷考典籍，殊不足憑，爲

- 定先朝的祀典起見，茲摘抄李君宗理在掃蕩報上所發表的「咸陽印象記」一文中關於文武陵考證的一節於次：

「文陵在鎬東南杜中。此說未見可靠。漢代諸儒。皆博學遠識。但皆不從此說。劉向諫起昌陵疏說。「文武周公葬於畢。皆無隴邱之處。」畢、當然是指武王上祭於畢原。並沒有說到杜中之畢。所謂「皆無隴邱之處」。他的意思是指文陵是並沒有富麗堂皇的布置。假如絕無隴邱之別。中壘那裏又會知道文、武、周公皆葬於畢呢。這是我們研究歷史的人應該注意的。由此可見中壘對於陵地。都經過相當的考驗。於是敷奏大庭。指明文、武、周公并葬的地方。沒有一個字提到鎬東南杜中。此為文陵在咸陽畢原證據之一。杜佑通典的州郡門咸陽下。首言周文王葬畢。周公墓在西北王季所都。如此可見杜右認畢郢為一地。此為文陵在咸陽畢原證據之二。孟子說。「文王卒於畢郢」。趙歧注說。「畢郢地名。引書曰。太子發上祭於畢。畢文王墓。近於豐鎬之地」。既然說是近於豐鎬。那麼。幾十里路的距離。也可說是近。此為文陵在咸陽畢原證據之三。史紀周本紀說。「武王上祭於畢」。集解引馬融說。「畢、文王墓地」。也沒有說文陵在鎬東南杜中。此為文陵在咸陽畢原證據之四。周公世家說。「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之語。此為文陵在咸陽畢原證

據之五。劉子政、趙邠卿、馬季長三人。都是漢代雍州人。邠卿里貫爲長陵。就是現在的咸陽。可見其言之必有證據。所以文王陵及周公墓決在咸陽畢原。不過在皇覽以下。敘述各執一說。甚至畢原，畢陌，區劃井然。竟謂文王崩葬有兩個地方。委曲求通其說。實不可取。此事關係文獻極大。故於此略及之。』

觀此當可不待旁證，瞭然若指。

下午隊伍都已到齊，各人有各人的事，便也沒去遊覽其餘的地方了。晚上談及：纔曉得于同志上午我們到街上閒逛時，他獨自到了張飛廟。說廟裏有一條很大的鐵鞭，相傳是當年桓侯所用的。土人說如果渭河漲水，只要將鞭擡到河邊鎮壓，水便可平下去。這雖爲不經之談，但也值得去見識一面；無奈時間卻不許可，明日清晨五時，便又向興平出發了。

## 一五 西北貧民生活的剪影

天纔破白，我們的行李便統統捆好了；但卻霏霏地又下起雨來；漸漸底瓦上都有雨聲了，簷水也流了，以故：天色大明纔得出發，然而出發時，雨仍舊是不斷的繼續在下。

我因為西咸道上已有一回經驗了，所以這回披了一件棉的軍大衣當雨衣使用，又幸雨下不到半個鐘頭便小了，停了，雖然後來還不時點滴，但最多不過將大衣透濕，裏面的衣服，卻不生問題，比較前回是着實好多了。

雨又在霏霏地隨風亂舞時，前頭部隊已冒雨坐在麥田埂上休息，我們便下馬走到路旁一個土洞裏去躲雨。——因為那附近沒有房子。

那土洞是開着一張上圓下方的門，門內便是一個很大的土炕，據說他們一家子四五口都只這個炕睡覺和吃飯甚至在家中工作；女人做手工，更是在這上面。因為日夜都在炕上，上炕下炕又不脫鞋子，所以炕上髒得不成問題。我們進去時，那炕上便有一個女人在補破衣，旁邊的小孩子爬來爬去，鞋上的汗泥，鼻中的鼻涕，口中的涎水，都一任他流着洒着。那女人見



我們進去，便把遮着他半節身子的破絮一掀，跳下炕來，同時，一股不可形容的氣味，隨着她那破絮搨起的一陣風直撲鼻觀，把我的頭都沖暈了！看她的身上比理髮師的拌刀布還髒，頭上比披離敗壞的鳥窠還不如，可憐，這些地方的同胞！

炕的一端，緊靠着一個小小的土灶，灶上滿鋪着黑色的煙灰，一個又粗又黑的吃殘了的鏟，便放在灶角上。那婦人下炕後，口中唧唧咕咕的向我們說了幾句不清楚似乎在喉嚨中便封住不會放出來的話，便逕到灶前跪倒在一堆切碎了的麥桿中，拿了一把鏟子，把麥桿屑鏟進灶裏去。然後又立起身扯着她身上的前襟向鍋中揩了一揩；那時：已弄得滿洞的煙灰了。而她卻居然自得的去將灶旁的一個木桶提起來向鍋中倒水。

我們被煙燻得受不了了，便出洞外來，卻聽得他在後面跟出來咕嚕咕嚕地說個不住：會意，大概是叫我們吃茶罷，然而我們真够了！我聽得她出來便不由得意識的回了一下頭，卻見她在煙幕沈沈之中，扭扭捏捏地一擺一擺的移動着小腳。門口的煙，一陣一陣地冒出來，而小孩子卻是沒有啼哭……

雨還在下着，我們便又轉到別的土洞；骯髒黑暗，種種切切，卻都相差不多；因此，只得取下箆帽墊着在洞門口的土上坐了一坐。等雨稀小了，隊伍還有一部分未走，我們就開始繼續前進。

## 一六 馬跑泉磯

……不記得是那一個忽然說起馬跑泉的話，由是陡然地使大家半頹毀的精神振刷起來，便也不騎馬，一路留心的緩步走着；——因為每逢大休息總是在二十里以外的，而馬跑泉離咸陽便只有二十五里。

走不到百幾十步，便見路旁一碑，刻着「馬跑泉」幾個大字；碑後一個小廟，廟的前面，相距約五十步便是馬跑泉。泉有兩井，一大一小，相隔約三四十丈，都在路邊。小井水甚清冽，井中的源泉，如抽線拋珠般的一串一串底抽動，微微有聲；以久不見清泉的眼光看着，尤其心中還參了幾分賞古的興味，覺得很有意思，那活潑的，蔥蘢的心苗，彷彿也和泉珠兒一般的活躍着。井旁有巨石數塊，其中一塊臨水的，上面現有大半個馬蹄印兒；石是略帶傾斜的，似乎馬在那一面跑過來踏在上面的。井旁不數尺地，有石碑一塊直立着，上刻「唐王馬跑泉」五字。傳說唐太宗嘗獵於此，無水，人馬皆渴，於急時馬大跑，地中泉水陡然湧出，至今不絕；雖大旱了五年，別處都苦無水殊甚，而此泉獨未少竭；故遠近人民，都異常珍視。大井在路的

右側，井周圍約三四十丈，水亦清，但稍帶暈綠色，終不及小井。井中雜長水草，或絲或片，重重疊疊，井爲之滿。水草中，也間有珠泉湧出，卻不及小井的多而且美麗。井週砌有石欄，靠路的一旁，列石數級，逆斜達水中，如碼頭狀。居民汲水，浣衣，便都由此上下。所以水色不甚清明，就井中浣衣，這當然也是一個原因。

我們平心靜氣的細細地看着泉水抽動，尤其是在小井旁邊，數人癡立，彷彿忘饑。經過約莫一二十分鐘，纔談談說說的繼續着走。剛過了那個大井不遠，卻見尹同志等數人還都在一個廟子的山門口休息，於是便也前去。

停未幾分鐘的雨，又捲天捲地的大起來，風旋雨結，很有詩意；但行人卻總不便利！以此，便率性取下箴帽席坐着閒話。話中談及茂陵，就在那裏去六七里地，走廟後的小路逆斜去便是，並且茂陵有馬路通前面的汽車路的，只略迂迴一小段便可和我們正當的行程會合；走馬跑泉轉茂陵到興平，與由馬跑泉直走興平，相差不到五里路，馬行僅十數分鐘。——茂陵是漢武帝的陵寢，還有衛將軍青、霍將軍去病的墓也在；那裏並有漢刻的石獅石馬，在陝西古物中很有價值；因此我力主繞道遊覽，但以同行諸人，都沒有十分的興趣，便打消了。

雨下不多時，又雲開日麗，我們因肚中已走饑了，便就廟前那樹下賣甜酒糟的擔子上買了碗酒糟吃，纔拍馬上前去趕着隊伍，一口氣到達目的地。

## 一七 馬嵬坡

到興平的次日拂曉，我們便又出發了；天仍大雨，比午始晴，與昨日情形，正相類似。

行二十五里，至馬嵬驛，那裏有店鋪十餘家，如小市鎮，過市二三里，便是一帶土山，山前隔着大道爲廣漠的麥田一片，這便是「馬嵬坡」；楊貴妃墓便在那荒山上。墓週有一圍土牆，牆高過人，但已壞圯了；墓前有碑五六石，其一題「唐楊貴妃之墓」六字，餘均爲遊人鴻爪及重修墓地的記事；墓爲圓形，雖甚高大，而殘破不堪，墓上亂長蓬蒿，如年久月深無人祭掃，備極荒涼之甚！傳說墓後原有房屋甚多，並有唐明皇手植的柏樹一株，碑記上亦曾敘及；但現在卻是一無所有，惟白蓬黃土，滿目淒其。對荒土，懷紅顏，大有「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之感！

墓的附近，相距約半里，有黃山谷的墓一塚。我們以隊伍上前去了，便只在貴妃墓上遙望了一回，沒有前去憑弔了。

聞貴妃墓興平縣府已奉令尅日重修，我們過興平時，正在鳩工庀材之中，想不日即當建築一新，此後遊人或不至有淒涼

的感想。

過馬嵬坡，一路經東扶風，共計自興平起凡九十里，至下午三時許抵武功。

## 一八 武功后稷祠，姜嫄廟

武功爲一小縣，縣城西面靠山，城便是依山成勢的，形成一個西北高的傾斜的形式。城內居民千餘戶，商業上卻完全談不到，而鴉片生意獨大：所有較大一點的商店，便是煙莊；街上除煙燈，煙槍，煙斗，煙土之外，差不多看不見別的貨物。人民不但臉上現着煙油，並且衣服上也十九有血蹟一般的煙漿，在街上人多的地方行走，一種不可聞的煙氣，簡直要令人頭痛，令人不管呼吸！但是卻有一個戲院，表演秦腔，聞說日夜兩場，一樣的有座位，並且是男女合演。還有一家洗澡堂，設有池盆兩種座位，惟聞冷天僅以盆生火代暖氣管；雖不甚好，亦聊勝於無。這是武功比較興平等地略好一點的地方。

我們到達的那天，正是武功的期會，（期會：即古日中爲市的遺意，於每月中或逢三六，或四七等日來市中做賣買。西北很是普遍，南方各省也還有行的。），一些賣騾、馬、牛、羊、驢子等牲口的，以及賣蔬果肉類等食物的，賣毛毯、粗布等疋頭的，其餘還有用品雜物器具，雖然都很粗劣，但也各樣都有一點；不過會散後，便依然鴉片滿市，別無餘物。

天氣晴和，時候也還早，我們的行軍床已抖開了，澡也洗了，問起武功的名勝，知西門內有一所后稷祠，爲唐代古廟，明清各代都有修葺的；我便邀了陳、于二同志去遊玩，那時熊同志已先出去了。

我們依着人家的指示向東門走，到了東門口，卻四顧也不見有什麼廟，——同志！后稷祠在那裏？我向崗警問。

后稷祠吧？他重述了一句，便轉面向山頭指著；這就是。可走此處上城。

我們跟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見那山上果有一些零零碎碎的屋角在翠葉重重的後面隱約着，並且太陽正在廟後吐出光輝來，西門內的后稷祠，當然不會錯了。我說了一聲「謝」，便三個人同上城去，一路如數雉堞般的迎着太陽走着，走不到三四百步，卻在腳下發現一張已經塞實的城門，沿城牆卻不能前往了。便循路下城，再走門那邊上去。可是到了門那邊的城上，便看不見翠葉重重的樹了，而一棟一棟的后稷祠之殿宇，卻和盤托出在前面；祠的下面，還有很多樹木。我轉頭一看，纔見那重重的翠葉，已在我們的旁邊，遮不到后稷祠了。我們沿城走着，起初城上是水平的，漸漸的，漸漸的便一步一步向山上上了；一直到了山腰，轉一個彎向着一條叢草中的蛇行小徑上去，



而城，卻是直上山巔的。

祠爲依山成勢的，殿宇沒有一定的式樣，東一間，西一間，零零落落，和別的廟宇迥乎不同；簡直是見所未見。祠前爲百數十株古柏，祖榦孫枝，於龍鍾老態之中，滿含着新鮮的，特別的一種不可言喻的氣味。祠中供后稷像，前面列碑數石，都爲明清修葺的記事。祠後有三個土洞，相傳是唐太宗幼時讀書的地方，——這是廟祝告訴我們的，武功人都這樣說。——我們踏着洞前兩三尺深的草，想方設法的上到洞中，洞有兩個是中間相通的，但壁壤泥傾，自中間看着，儼然立刻即要坍下的樣子，加以久未住人，冷然的氣味，着着逼人，使人凜凜然，毛髮俱悚。我們穿着洞看了，便從另一洞口出來，又向第三洞去：而那洞比這兩個較高，差不多在山壁間的半腰了；洞門已一半被塌下來的泥土封住，並且亂蓬雜草，長了很多，不能上去，便沒有去了。又轉向着洞右的土牆上的一張小門中穿過，下了石階，過一小院落，便是呂祖洞，洞前一亭，名醉仙亭，亭中匾額甚多。洞右有日月洞，魯班洞等。過魯班洞，再拾級而登，繞過一段危岩，又見蒼蒼古柏，三數百株；柏榦上連土起便有一層青翠欲滴的新葉，纏繞着直上樹枝，儼然龍蟠，別有一種特殊的風味，此時：我纔知西安文廟的古柏算不得可紀了。我們穿過柏樹林

中，前至一殿，殿大如后稷祠，而畫棟雕楹，工程則又過之。不過那技藝是很粗劣的，如此，可以證明決非本世紀的建築，也不是近年修葺過的了。——因為武功城中的屋宇，雖然不佳，而此廟卻有相當的進步。我們進到殿中，方知是姜嫄廟，——姜嫄即后稷的母親。按史：「姜嫄履巨人跡而生子，初以為不祥欲棄之，故名棄、棄後為后稷官、故後人都以后稷名之」。

我們既將后稷祠，呂祖洞，姜嫄廟等都遊遍了，便再經過廟前的麥田（西北的山上，多有麥田。），上城遠眺：此處的城是全城最高的一段，俯瞰城外，只見麥穗煙苗，青黃相間。城外一個土堡的上面，築有很大的一座土圍，似乎是營篷，但有些地方卻是傾圮了。

下了城，仍經姜嫄廟向呂祖洞下來，在醉仙亭旁的一副石桌凳上休息。然後再踏下石級，向右穿過月門，預備走另一條路回去。又經過一棟無神像也無匾額的破廟，和什麼藥王洞……等的土洞，便見有數戶人家。我們為好奇心的衝動，闢扉逕入當頭的一家，卻見裏面依舊是香煙裊裊地供着南海菩薩，便出來走另一門進去，因為口已渴了；起初，只顧遊覽便忘記了在呂祖洞喝茶，本來那裏是有茶的。

進了門，穿過一個方不到兩丈的小院落，便見裏邊卻是一

個土洞，洞旁又有一洞，洞斜形；洞中再有一旁洞，旁洞之旁，更有一新鑿的大洞，泥色新鮮，土地平曠。洞，各在門邊開有圓形或方形或半圓形的窗子。洞壁還分別掘有方形小洞，上以木板門掩着，如壁櫥一般。洞門或長方，或半規，或圓月，或正或側，因地置宜；美麗的，藝術的，真是別有天地了！誰說除了洋房便沒有世界呢？！最好的是洞中上下，泥土粉飾得平平地光光地，雖是土質，卻無纖塵，以水門汀爲之，也不過如是。當時，我們出於意外的有這新的發現，把喝茶的事又忘記了。

眼底的炊煙，漸漸地織濃了，我們纔背着一抹淡淡的而又溫和的夕陽回來；手中各拿了幾片針葉纖纖的翠柏。

在街上恰巧遇着熊同志，他告訴我們是在城外遊姜嫄墓來，我們便也把到后稷祠的事說了，並特別告訴他那裏有數百株古柏，與特殊風味的土洞。便各背道而馳。

我們到了姜嫄墓，墓在城外二三里地的一個小土山上，爲圓形，前有石碑，畢沅所題；墓的四週，新栽了許多小柏樹。我們上了墓，那時：將沉未沉的夕陽，正照着遠遠的秦嶺，蒼蒼一片。自遊大雁塔那天在馬上看見了秦嶺，出西安後，遙遙地整日都在秦嶺右旁走着，秦嶺竟成了我們的新相識了。而那時正在溫和的夕照中，更顯得異常的美，如過了故人一般，把我竟

忘卻了是來遊姜嫄墓的。

——喂！山上白白的是什麼？我忽然發現了最高的峯上有一塊塊一絲絲的白色，向陳、于兩人問。同時又自己作不敢肯定的答復道：不是雪吧？！

哦！對的！是的！……是的！……于同志凝視一響歡然地大聲說：剛纔店主人還告訴我太白積雪在高地便可見到的，不錯！這一定是了！這一定是了！

大概不錯！陳同志也轉望着說：然則長安八景我們不是看了五景了嗎？他說着，臉上泛出愉快的一笑：一歇，又接着屈指數：——「灞柳風雪」，「雁塔神鐘」，「曲江流飲」，「咸陽古渡」，「太白積雪」。

是的！我說：咸陽八景，卻只見到四景呢！不過所謂「龍岩翠柏」或未必有我們剛纔見的這樣好吧！——至少，我想總可抵償了。說着，我又把手中的柏葉看了。——真好了！我忘形的讚美着說：隨即仍擡頭遠望山上的雪景。直至山頂上的日光也沒見了，纔緩步着回去。

走到將進南門的一個馬號門口，見很多人探頭探腦地向一張門裏擠着在看，我們覺得奇怪，便也去看了：

——呸！于同志首先反轉面來說：接着他忍不住半帶憤怒

的笑了。這些爛貨！我還以為是什麼，這樣大驚小怪的圍着！

我也好笑了；原來裏面是幾個操皮肉生涯的嫖子。——奇怪喲！枯燥得什麼似的武功，連日用品也不齊備，卻偏會有這些！真要亡國了！

## 一九 劫後災黎的話

——今年的生意好不好？晚上我問房主人說：這差不多到一地都以同樣的口吻問過當地人民的。

可以。他答。

每日能接到多少錢呢？

那可難說！他的臉忽然沉下去了。甚至幾日沒有人進門呢！又似乎轉變了好一點的氣色道：還是我這煙莊囉，如果是別的店子，更是倒霉得很……

你怎麼還說「可以」？我不等他的話說完便插着嘴問。

呵！去年不但不能做生意，而且這街上還沒有幾個人呢！他又搔了一搔頭，番了一番眼道：不但這街上，就全縣的人也不多！

是爲着乾旱嗎？我聽得說去年就有收穫了？！

就是的！大大的整整的乾了五年！直至去年下半年纔有點兒收穫，今年就算是豐年了。他又換了口氣，拍着我的肩膀，很親暱而淒絕的神情，使我怔了。——這武功死的人最多了，比各縣都多！因爲沒有喫，逃到外面，也一樣的找不到喫，展轉流

離，死了不知多少，今年纔漸漸的回了一些，現在這裏做生意的，都還有很多是西安人呢！前幾年的田地，一畝賣五塊大洋也找不到受主！官長！你說還有什麼生意！真是什麼也沒有了！啥也沒有！

他本來是打着官話和我說的，到最後又說出一句土話了。

爲什麼別縣又會好些呢？

好什麼？！這不過是比較的話；官長！想必你一路總都明白了：這個武功，十個有九個是抽大煙的，連那一個也非喫不可；所以，逃難出去，發了癮，不得煙抽，便走也走不得，動也動不得，活活的餓死。

既這樣，我發急大聲問；爲什麼現在街上還是這麼多鴉片？死不怕嗎，難道？

呵唷！官長！那裏有死不怕的人？但是不種煙不賣煙又幹啥？！他憤激而又淒慘的說。一歇，又繼續道：種煙不種，只要田原來是種煙的，政府有冊子，他是不管的每年一樣的抽稅；官長！——他忽然換了一口氣，眼睛一白，重鄭的說道：煙田的稅要比麥田多十幾倍呢！這裏每畝田最多只能出四十兩煙土，每兩只能賣得五角錢，五四二十元；但是完稅就差不多要這數；還要人工成本，真種不出！

然則爲什麼偏要種鴉片呢？

我不是說了嗎？種不種都要完稅；——不過現在卻好了，只苦得這一個年頭，明年聽說奉了蔣委員長的命令禁種。

是的！我說；現在西安一帶已無煙苗了，這一期禁了四十一縣，其餘的五十縣，也要分期禁絕；不過你們要老早預備做別的生意，免得臨時尷尬。並且，尤要戒絕不吃！

是！是！就是這樣纔對！

你知道陝北還有十縣是人民請求提早禁種的……

是的！我也聽到了！

你既知道這些更好了，更好將這個作爲榜樣，不單止自己，並且還要告訴人家勸導人家！

是！是！是！……

說到這裏，我們的談話歇了。

——老鄉！我忽然又想到一件事繼續的問，爲什麼武功的災情慘重到這樣，還會有南門外的那些嬌子？

這是揚班姑娘……他答。他的意思未完，便有別的事去了。

我們的談話，就也於此終止，然而我想着隨便一個有半盃飯或半個饅吃的地方，便會有姑娘，有嬌子，如這大旱後人死過半的武功；並還會來自數千里外繁華的揚州，她們爲的什麼



呢？當然是生活，當然是東南各省找不到生活！又想到歷年層峯迭令嚴禁鴉片，而因需款的關係，依舊使毒品公賣，不能不忍心抽稅，這又是爲什麼呢？——可憐喲！中國竟貧窮一至此極！甚囂塵上數年來標榜着開發的西北，現在還是富藏於地，而畸形的事實，卻偏如此的出人意料！

## 二〇 在扶風的一週間

第二天清晨，便又離開武功出發了；經杏林鎮，至下午三時抵扶風縣——即陝西人所稱的西扶風。

將到扶風約差五里的路旁，有漢班固墓及五女墓，但都亂草荒墳，僅存碑石和遺跡而已。五女爲秦穆公欲通蜀道，以女饋贈，行至此，山崩，被壓斃，後尋得屍骸叢瘞之，故名其墓爲五女墓，但五女無名可考。

扶風縣城，冷落甚於武功，而鴉片卻不相伯仲。人民很是古樸，男女多蓄辮髮，但女子聽說亦有最少數剪髮的，但是我卻沒有看見剪髮的女子，扶風人名曰「絲毛」，這「絲毛」兩個字，大概是由於「時髦」的變演而成的，——我想。那裏的大閨女（西北俗：凡未嫁的女子自十四五歲起，普通叫作大閨女。），是整日整晚的鎖在深閨的；並且有大閨女的房間，門外或窗前，還有一匹用鐵鏈鎖着的狗守着，如果不知走向那近邊去的話，狗便會狂吠起來；同時，他們的家裏的人會無論男女慌忙地出來以手攔着——「老鄉！有大閨女。」——這樣毫不客氣的說。這是我剛到的那天，因去團部找一個同志和徐同志同

受過的，還記得我們當時忍不住要發笑呵！

我們到扶風的第二天上午，正是五卅紀念日，我與陳、于熊等四人，及我們七十二團呂楊汪等三同志，一共七人，去遊法門寺。——因昨天是和七二團一路出發，七十團爲後衛的，所以尹、楊、萬幾位同志還沒有到。

法門寺在城北二十里，我們大家談談說說，呂同志又談到西安易俗社（劇場）的種種，什麼新劇哪！秦腔哪！說都能表演得不算討厭，在西安算是鳳毛麟角的。楊同志也說到茂陵漢刻的石馬，很有精神，但有一匹已經倒了。這樣你一句，他一句的，說得很有興趣，竟連馬也不記得騎了。直至已望見法門寺的塔，纔跨起馬來向前馳去。

在馬上還沒有十分鐘，大約離開上馬的地方不過里許，忽然前面麥田裏跑出一隻野兔，那時走在前面的我記不清是誰，他剛喊着，在隔着兩坵田的煙苗裏面，又出來了一個，同時還有一個老鼠一般的小兔，直豎起前足立於田埂上怔怔地呆了。我們一時高興，便有的下馬去捉小兔，有的縱馬飛奔去追大兔；兔子見了，便沒命的分途亂竄，我們不但捉不着，並且趕也沒法趕上，說笑了一陣，便也依舊鞭梢指着法門寺的塔走着。走了差不多一二里路我回顧那兔子跑的田中，卻見三個正在一

塊兒的伸長頸鬚子站在路上，真是狡兔喲！有事便分途逃走，令人首尾莫顧，無事便安然團聚並且留心環境，聰明的這小畜牲，真是狡性天成了。

馬已進了一張破門，纔下了來步行着：門內是一段空洞的地面，地上滿鋪着蔓草，草中橫斜的臥着幾塊石頭。過了空地，走出一張洞門，不錯，就是法門寺了。法門寺的前面，爲美陽縣城隍廟——美陽縣治，現在是已經廢了。

寺爲唐代建築，昔憲宗懿宗迎佛骨卽在此寺，明權宦劉瑾審孫玉姣也就是此寺。寺，自前門至後殿約一二里，惜年代久遠，風雨侵蝕，未加修葺，所存房屋，不有幾間了。寺中有一大塔，卽在路上所見的，但亦已傾斜，人莫敢近。塔大僅次於大雁塔，爲八方形，塔上每層皆有銅佛一二尊不等，從窗孔中便可望見；銅因歷年已久，已化爲風磨銅；經專家化驗，證明很是寶貴，爲我國不一二見的珍品。幾年前被盜去數尊，後來防守嚴密，加以塔身日壞，便無同樣的事情發生了。塔前有銅古佛，高四尺許，銅已全黑，叩之作土聲；佛的兩手及衣角，已有多處被人敲脫，有人說這像也成了風磨銅，所以被人敲賣；然是否屬實，作者於評看古物，素乏經驗，不敢肯定。

佛後近塔的腳下，有一八方青黑色的石基，傳說是一座千

佛碑的基石，而千佛碑則不存在了。石基的右方，有碑數塊，其中的一塊上面現着一個一個的窩兒，大大小小的如雨打的爛泥一般，相傳如果以石去擊這碑，能免腹痛，所以一班愚夫愚婦，都去敲擊，而將碑弄成這個現狀。塔後，還存有一兩間荒蕪的殿宇；後殿的右前方的一塊空地上，傳說原有四個玉石的屋柱，現在柱雖不存，而柱的石基卻還埋在泥裏；每塊有菜碗大的一片現出泥外，爲乳白色，無瑕無間，質細色明，很是美麗。我們去遊寺的時候，正是赤日中天，而以手摸那石塊，卻是冷冰冰的。那天除我們同行七人外，還有當地導遊的義勇隊長等數人，他們都說這四塊石基，確係玉石。——但按玉：質純而細，光滑而溫；這石基卻在炎日之下還是冷的，又與常玉似有不同了。殿的石階上，正中的一片青石上現着兩個很淺的如人膝跪下去的陷凹，相傳爲劉瑾審玉姣時，玉姣跪下的遺跡。這個雖屬謊謬，然今昔相傳，故也順筆寫來，俾讀者有機會到西北時，從事實地遊覽，腦子中也有這樣的一個印象。由殿向左前方經過一塊荒蕪的曠地，便是鐘樓，轉過鐘樓再斜行五六百步，另有一間單獨的似殿非殿的屋宇，內有一睡佛，橫臥地上，佛的身邊，自首至踵，成一線的排着立像九個，立像的高大，約比活人大十分之三，而睡佛之長，則恰恰地橫貫全殿，餘無隙地；這

佛，即爲九子母佛。旁邊有一石碑，爲敘明九子母佛的來歷：略謂其母生九子，子的性情，善惡各別，後經母一一導爲善，均得成佛等語。此外還有臥虎立虎二石，那石上的花紋，一如臥虎，一如立虎，以水塗抹石上，其紋更加顯明。石一嵌在前殿的破壁上，一委棄於後殿前面的亂草中。

我們回轉的時候，日影已西斜了；在路上仍舊見了野兔。並且在一個傍水的山岩下面，還見有無數的野鴿：灰的，黑的，白的，一點一點的遠貼在黃色的懸岩絕壁上，真美麗得够味了！去時卻都不曾關心到，回來偏會見着，真是湊遊人的餘興呵！

在扶風駐紮前後恰一星期，旅長及趙、鄭等幾位同志也都來了，我們在這短短的一週中，除了遊覽法門寺，又去參觀了城隍廟，傳說城隍廟爲新漢王莽做過宮殿的舊址，廟中現仍存有紅龍琉璃照壁；又到教育設計委員會看了王莽的龍床上的兩塊木板，板已成黑色，上刻二龍搶珠，一兇狠，一懦弱，神情活躍，雖不十分細緻，卻是很有精采，不易多觀；但此二事，因作者在時間匆卒之中，忘懷了去考縣誌，是否附會，殊難斷言。又在縣政府得了幾個宋錢，這錢是縣府在土中挖出來的，錢爲鐵質，有「元祐」，「崇寧」，「大觀」，「紹聖」，「正和」…

…等十三種，共數萬個。又舉行了到西北來的第一次擴大總理紀念週；又因為政訓工作人員召廬受訓，有這一個動機，並且行軍連月，大家都感覺枯焦的緣故，由是引起輪流邀宴的會餐了幾日。——但這雖然不無快樂，卻在我腦中增加了一個不能自己的感想……

## 二一 召伯甘棠

奉令繼續向隴西推進，因此又與剛住一星期的扶風分別了。我們離開扶風的那天，正是廢曆的端午節，一路上只見家家掛着藤條艾葉，一種歡喜的慶祝的氣像，令人不能不遙想故鄉。

午後二時到達岐山，見岐山城內的居民，都忙着過節，一個個無分老、幼、男、女，身上都吊着一個或兩三個紅綠綵線或綢緞結成的香包。然而我們呢？草草勞人，似乎不知道有這回事。

岐山原來是文王的西岐，東門外三十里的一個村落，便是文王故里；我們進城的時候，見東門外有一塊刻着「文王故里」的石碑，碑側還有一行小字是這樣載明的。岐山的古蹟很不少：東門外十里的路旁有一塊，「五丈原」三個大字的碑，碑旁註明「五丈原由此南去四十里，諸葛忠武侯祠亦在焉，中有岳武穆書前後出師表，計三十九方」等字。但以路途太遠，我們便沒有去了。其餘鳳鳴岡，捲柯，召伯甘棠等有名的勝蹟都在離城不遠，惜戎馬倥傯，除到了「召伯甘棠」外，餘均未能着趾。



晚餐後，我在參謀處與陳同志閒談，（因房屋所限，故各處分住）恰巧尹同志與四五人來了。——你們去看了召伯甘棠沒有？他覷面就這樣問。

沒有的！陳同志答。可去看呢！那末……他反問了一句然後轉看着我道：那末去掛了武裝帶來一路吧！——因為尹同志他們進來的表示，各人的臉容上都明白的告訴我們是特來相邀的；所以他毫不遲疑的便預備；同時，我也去佩了武裝帶來，便一路出西門，過橋，向西南行約五六里（按縣誌係五里），過一大河，——河是只有一線涓涓的水流着的，不須跳躍便可隨便走過。其餘的河身中，完全是一片砂石。那時：晚風初起，塵沙撲面，竟把我的眼睛也弄壞了，我們都是臨時拿出眼鏡來架上的；在西北出門不架眼鏡真是討厭極了！河邊有幾個衣服潔淨的女人，在彎着腰臨流浣洗，加以襯着河那邊一帶青蔥的樹林，煞有南方風味，比咸陽到扶風的那一段地方，着實美麗多了；記得當時我們尹同志還以楊貴妃形容過這幾個浣衣女，楊同志以別有天地稱讚過那一帶的綠樹清流呢！其實都只平平，原因是我的審美觀低落了。

——過了河，穿出了那帶樹林，——樹林是矮小的，甚至

還不及人高，不過這成林的樹木，西安出來以後卻也不會多見。林外，是一遍綠無涯際的罌粟，罌粟苗大多怯弱弱的，並有很多的花還一團白一團紅的浮在上面，這足以證明岐山的氣候，比扶風以東一帶是更遲了。

我們走煙苗中過着，一股又腥又嗆鼻子的氣味，撲入鼻孔中來，將我們包圍得緊緊地，直絕的說：全身的每一個毛孔中都已裝滿，簡直令人氣也透不過來，頭也醉昏了，怪道此地人民的煙癮大喇！每天只要在煙田中過着，也勝於燒多少膠子！

過了煙田，便見路左有一塊石碑，再過去，經過一口塘邊，前面便是一棟很大的房子。我們剛到那房子前面的一株大樹底下：——老鄉！一個中年人立在樹下笑吟吟地迎着說，可是看甘棠樹嗎？……走這裏進！我們便請他引導，進了一張小小的門，門上有橫刻的四個字，大意是頌甘棠的一句話，但是記不清楚了。經過一條小而且長的衚子，向右拐一個彎，入側門，便是一所大屋，進內，穿過月門，便見盆花點綴着的一個小院落，院落的上方，便是正殿。跟導遊的橫過院落，出後園，那三千年遺愛長存的古樹——甘棠，便是一個土牆圍子中。土圍約高七八尺，樹約六七丈，已脫斷了一枝，但仍茂盛，翠葉臨風，青青欲滴，葉中還結了很多的棠梨果。傳說這樹在清末曾經凋謝，

迨民國肇興，始復榮榮暢茂的。現在樹身，其大約可一抱半，樹側有碑多石，中有一碑爲隸刻「蔽芾甘棠」詩三首，（見國風召南）一爲民國咸寧郭希安復刻的甘棠圖。餘則爲序言及歷朝保護的令文。——按詩註「甘棠全旨」中有一段說：「召伯布政行惠，在南人夢想間惜無可以留召伯之音容者，或嘗舍止甘棠之下，遂相與愛而護之，」又「甘棠圖中的記事與跋言，均有足資考證者，茲摘要錄次：

——「詩周南召南譜曰。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史記索隱曰。召者畿內采地。爽始食邑於召。故曰召公。水經注雍水又東逕邵亭。世謂之樹亭川亭故召公之采邑也。岐陽卽古周考邑志召亭去城八里。土人謂至今有召伯甘棠樹。予疑或出後人傳會然。恆思一訪之。乙巳上巳後一日。春陰雲淡。晝永庭閒。偕幕中諸友。策馬出西郊。行八里許。至一村。卽召亭也。北向進而西迤。有街寬廿二弓。深約半箭。四週環以牆。中唯一樹。正及花時。腰圍七尺。高約六丈餘。老幹橫斜。著花繁茂。瓣五出如梅。白而小。如雪之糝樹。而枝葉盡爲所掩。里人並能名之謂卽詩所咏召伯蔽芾之甘棠也。夫由周以來。積三千餘載。雖金石之物莫不剝爛。而一樹猶無恙。然耶否耶。然召亭固卽召公舊治。其樹尤特異。非凡

木可比。且水經卽有樹亭之稱。或卽指此樹而言未可知矣。惜窮鄉僻壤。考古者未一經歷。遂寂寂徒稱於農夫田老也。豈召公之迹。將久而始顯其奇耶。其必有神物扶持而呵護之者。正未可以尋常人事疑也。召公之明德遠矣。爰繪斯圖以誌景仰。」

「道光二十五年清和下浣宣城雲生李文瀚敬繪并記」

又：

——「此召伯甘棠也。余作於道光乙巳之春。藏之蓋篋。欲爲傳家物。甲午冬。爲子仙見之。傳觀於外。因請勒石以公同好。余不敢斲筆墨而淹召公。遂允子仙之請。卽以持贈子仙。子仙勒於石。余書配於上。凡以彰召公之神物。非敢謂自留手澤。幸大雅鑒之。」

「戊申三月宣城雲生李文瀚并跋」

——「此雲生太守甘棠圖。岐山武子仙孝廉曾刻石卷阿。同治初元花門之變。樹忽中裂。丁丑大饑。南枝斷折。二年前又橫裂一縫。相連僅數寸許。邑人扶以大木。束鐵固之。已非復斯圖舊觀。獨念召伯去今二千數百載。思其人。敬其樹。遺愛不衰。嘗憶說苑載孔子語云。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然則今之臨民者。亦當知所從事矣。子仙家世服官。卓有政

聲。今其從任敬亭，學博亦復能世其業。出圖屬題。敬綴數語。易勝榛苓美人之慕」。

「光緒辛丑中伏郿王步瀛敬題於長安行都」

——「甘棠圖真蹟。爲先伯子仙府君所珍藏。歷經兵燹。屢失復得。亦云幸矣。樹古每著靈異。遇氛祲輒有兆。王仙洲（王步瀛號）侍御題記曾及之。前清宣統二年七月十八日。樹爲大風所傾。鄉人競剪其枝幹。僅植其本。時文炳從太常高曦亭先生遊青門。護救不及。後雖重生小枝。發新葉。已非復昔時舊觀。撫斯圖也。不禁感慨係之。今邑長楚北賀君善菲。獨能輸俸錢。就原圖重摹上石。樹立召公新廟。俾來者獲觀昔日之盛。洵賢矣哉。賀君善爲政。斯刻之成。可與宣城李侯後先輝映。而先伯有知。當亦拜嘉矣。」

「民國四年中秋武文炳謹識」

其餘還有道光武澄（即子仙），光緒蒲城周爰謙及時人蒲圻賀良成等多人題跋，美不勝錄，但類皆讚頌或與上錄雷同或不關緊要的話。

樹外的圍牆上面，還貼有一張佈告：略謂此樹爲召伯所憇，遺愛獨存，允宜保護，迺近有無知愚民，以爲古樹有靈，相率採葉煎茶，且竟有採食甘果者，致令損壞，殊屬不合，應予嚴格禁

止，如有故犯，着卽拿辦等語。

綜觀這詩註記跋佈告等，是「召伯甘棠」卽係此樹，固無疑義了。並且能見人民愛慕之誠，簡直以神聖視之。

我們以天色不早，未敢久留，便由後院繞向前門，預備遍觀廟宇便回部去：到了前門，見有石鼓石獅，分列兩旁，很是壯麗，門上懸着一塊「召伯祠」三字的直匾，入大門，古木參天，密密的而且規則的左右成兩列的排着，中爲一條鵝卵石徑，直通祠的大廳，——祠字的建造，很相仿普通的宗祠形式。——大廳兩邊匾額對聯甚多，皆爲歷代名人題詠，中有一聯，比較甚切事實，且其跋亦足以資爲考據，特錄於次，俾閱者諸君，能多有一點參考：

——「三千年遺愛長存，見樹思人，幸有餘陰垂後蔭；

十萬井提封依舊，省方問俗，慚無善政繼前徽」。

「民國四年夏四月，奉命巡方至岐山，道經此祠，甘棠在焉，召公循行所憇處也，祖幹孫枝，亭亭如蓋，故老云，清未樹枯，萌芽新苗，予思王家槐樹，田氏荆花，草木有靈，非無故也，摩娑有感，綴聯誌之」。

——出大廳，卽來時所經的小院落，過院落便是正殿，殿上有光緒御賜金匾，題着「甘棠遺愛。」

我們似乎感覺倦了，因為走了幾十里路，又在甘棠樹下徘徊了半日，便就小院中的石鼓上坐着，並且向那住在祠裏的老頭討了口清水喝了。那時呂鄭楊鄧等五六人也來了，不約而同，見面更覺有趣。我們便將如何的如何略略地說了，並指給他們樹的所在，讓他們也遊覽遍了，纔一同循着舊路回來。還有幾人買了甘棠圖和詩，——這是住在祠中的那老頭平時拓下來投人之所好的；聞說他還販到西安去賣（西安坊間均有出售。），他一家人便特此為活。

淡淡底晚霞，一絲一縷也不存在了；天邊的綺縵，是沒留餘蘊的，然而地下，卻如欲曙的一般，薄薄地蓋了一重恰宜着步的光亮，與遠空悠悠地送來之微風，一樣的適當而幽默。是的，如玉指甲般的新月，早已爪破了一碧無際的大空，光輝地露出了這一點痕跡；正如遊人心中所存留的一牙透明的遺愛的印象……。

## 二二 鳳翔東湖公園，喜雨亭

六月六日午前九時便到了鳳翔，因天氣炎熱，正午不利於行的緣故，所以特別的出發得早些。

鳳翔爲勾通陝甘兩省的區樞，清時爲府治，因此商業比較是很發達的，商店的建設，也卓有現代化的商場風味，輻輳交馳，肩摩轂擊。實爲陝西最繁盛的一縣，僅次於西安而已。而東門外有一個東湖公園，卻又遠勝西安，——實際的說，東湖公園，確爲西北各地公園所不及。

我們在東門外經過鳳女臺，——鳳女臺傳說爲秦穆公女弄玉吹簫引鳳的地方，但現在僅存石碑壁立道旁了。——前面城外的街道，漸漸地趨入眼簾，便按轡徐行；至城門口，在左邊發現了東湖公園的一張新式的似乎牌樓的門，上面明白的有「東湖公園」四個大字，同時：從門中望見一帶染天成碧的垂柳和紅綠交輝的樓閣，深遠的，幽緻的，在我的心中起了一種化學的作用，頓然不可言喻的快感，竟將數月以來的征塵，無形中洗滌了一個潔淨，似乎將什麼都忘記了！並且，這不單獨是我，陳同志和楊同志也不謀而合，在倚馬遙眺的這片時，都



讚賞了一句，便下馬了，于同志也跟着下了馬，大家將馬交給了馬伕，便毫不猶豫的步進園中去，雖然箆帽還掛在背上，灰塵還鋪滿在身上，卻如全然不知道的，一切都忘記了！——其實，東湖公園這樣的園子，也並不是從沒見過的，不過來到西北，這着實的，着實是第一次！而且是不曾夢想到在這枯澀的邊陲會有如此音樂之波紋所組成的這種境界；以故，心中便也禁不住有這忘機的快意的直覺！

我們從一條兩旁種着垂柳的白砂細石鋪成的馬路走去，柳花是稀雪般底漫天地飛舞，輕飄的，嬌小的，如果不用心看時，還會不能發現。柳條千絲萬絲的垂掛着，臨風擺動着，更可愛綠草茵茵的柳根下面的一道自園外引入的活水，最輕的至微的聲音，幾乎要聽不見；那一絲絲地波汶，活潑的抽動着抽動着而流入深邃，真的，一切一切的都幽默了。

走了好幾百步，前面便有一架雕朱刻畫的牌坊迎面立著，馬路便直走坊下通過。牌坊的那邊依然是綠絲千萬的垂柳，並且比前面路旁的柳樹更高更大更古老了。從樹隙望去：還有一湖碧綠的清水，美麗喲！偶然的看着，正如一個睡起的妙齡少女在前面微微地纔睜着她惺忪底星眸！還有那白的，彩色的，樹皮色的亭臺，也隱約地於樹影婆娑的後面在湖上浮出。牌坊

的右邊——正是那時我們的左側：一帶白白的圍牆從它的中心點之門向左右伸展着，將牆內外切然隔絕了。從外面望着，只見一些樹梢，一些屋角在現露。門是古式的，矮塌塌地，但越是這樣，在這園中特殊的點綴着，更覺得楊柳風光，平湖水色的旖旎之中，滿蘊着古香古色的意味。門上有一塊橫額，大書「東坡祠」，入門：一帶古式的房子和一棟屹立湖傍的樓臺都在小小的樹林中現出；而臨湖的一帶空地上，在二三人交不抱的古柳下面，不規則的擺了幾條麻石，疲倦的我們，便各揀一條坐了。猛然聽得潺潺的水響，循聲細看，纔知牆角邊那古柳下面一個青石琢成的龍頭中在噴噴的吐出水來，把一個整整的東湖，波成細細密密的鱗皺。這水，就是由牆外那柳陰下引入的，小小的這一點佈置心思，卻很有點藝術的趣味。

我頭上是覆着一株人工助長成的槐樹，圓圓底如一把大布繖張着般，細葉重重，就如密不透風似的；墨綠的顏色上面，還蓋着薄的一層半老的嫩綠，真美極了，在南方簡直是沒有的！

那一帶古式的房子，是面着湖的，即「東坡祠」的正屋，所謂樓臺，便在那房子的前面，雕樁繪彩，朱瓦玻璃，面着房子那邊懸了一塊匾額，名「不繫舟」。我們坐了數十分鐘，見一個小孩子從屋後走來，他向我們凝視。

——小老鄉！這房子的門請你打開好吧？我見他似乎是看守公園的，便這樣指着古式房子請求：因為那門是緊扁了。

時間沒有到！他答：下午四點鐘來罷！

——我們是南方軍隊路過此地的，請你通融一下。楊同志說。

我問一問裏面看……小孩臉上現出了難為情的表情！答着便由不繫舟前面轉回去了。

不久，「啞」的一聲兩扇黑漆門關開了，我們便很快意的道了聲「謝」魚貫而入。

進門沒有三二十步便是一亭，額曰「喜雨亭」。亭爲宋蘇東坡守扶風時所建（見古文喜雨亭記）——按鳳翔爲古右扶風地。亭中有石桌及木靠椅，亭前後砌石各數級，亭雖代有修葺，但聞每次都只外加油漆，並沒有異動亭的舊觀。穿過亭中，下石階，左迤，爲「小碑林」，內有大小碑百數十石，但以曾遊西安碑林的我們視之，雖內中亦不無佳好者，卻有「五岳歸來」之慨。出小碑林，再入內，爲四開房子（西北房子多爲四開式，即四方各一間，不相連絡，中爲院落）。現在都已闢爲圖書館。惟上房（即上面的一間，「上房」，係從俗稱。）陳列動植標本，且有碑十餘石，「喜雨亭記」一碑，即在其中。此外有東坡自讚

詩一首，詩雖寥寥數語，而於其一生遭遇及恬淡襟懷，裸然畢露，讀之，如聞其聲，如見其人，至今思之，猶餘芬滿口；茲錄於次，以公同好：

——「心是已灰之木。  
身如不繫之舟。  
問我平生功業。  
黃州儋州惠州。」

標本陳列室的後面，是一個很大的院落，院中稀疏地新植了幾本花草；院子的盡頭，有一高臺，臺上有數石碑，名「陵雲臺」。我們在臺上矚目四望了一回，然後纔循原路而出。

由左邊的小路，繞過不繫舟，然後濱着湖邊伴了那古柳慢慢底閒步。這時：滿園風景，盡入眼簾；那古柳大的，三四人都交不抱，小的也可四五尺圍，千條萬條的綠絲，把一個偌大的東湖，週週圍圍的抱住了；相傳這都是東坡手植的。湖中陡出一帶曲曲的柳堤，更將一湖清水，染成特殊的碧綠；柳色波光，儼然織成了一片。

正在心曠神怡的那時，湖心柳堤陰裏的小亭中娉娉婷婷的出來了幾個時裝的女郎，她們：長長的旗袍掃地。短短的可說是等於沒有的袖子，僅僅地齊肩，粉臉櫻唇，修眉蜷髮，本來

那天的天氣不熱，而她們故意要一搖一擺的搵着小鵝毛扇子，起初本是自自在在的走路，迨見到我們，便故意扭扭捏捏地。這不用說是下賤的而且可憐的妓女了。我們正談着走着，她們便翩翩地做出驚鴻一般的姿態在我們身旁掠過，還故意說了幾句話，故意偷偷地回了幾次頭，故意微啓朱唇斜瞟秋水的一笑。由她們這幾句話中，卻明白告訴了她們都是揚班姑娘；呵，真可憐！國家是存亡呼吸了，川匪還依舊是猖狂着，人民倒懸着正在奄奄待斃，前死的同胞遺骸未瘞，未乾的血跡殷殷滿地，然而呢？處處都在充分的表現亡國的景象，——「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這句詩，說今日真不忍卒讀了！

前面隔着橋，是一所西式的房子，紅磚漆戶，石檻紗窗，與綠柳相掩映，更是顯得美麗。遠遠地從柳絲隙縫處透視過去，隱約可看出三個字：——「會景堂」。會景堂的右邊，也有屋一棟，白牆紅瓦，隔橋兒斜斜地照應着，很是幽緻。這房子的門上有一片金字招牌，是「藕香居飯店」。我們的肚子正餓，三點多鐘吃的一頓飯已消磨得無復存在了；因進藕香居去。

藕香居，小小的幾間房屋，粉壁朱扉，纖塵不染，奇怪，卻有想不到的清潔！簡直開到西北來未有之觀，打破了遊人自西安以來半月的紀錄。加以酒菜食具，樣樣都很潔淨，並有南方

口味，（因為我們預先招呼過不多放韭菜的。）真的，使我們太快意了。

錶上的針已指着兩點半了，我們是九點進園的，也不知怎麼竟會流連了幾個鐘頭。我們因知道不會有什麼事的，所以出藕香居後，索性又過橋經會景堂門前走上水閣去。水閣上有二條和閣一樣長的靠椅，固定在閣上的兩邊，下面是直的斜的亂木在湖中支架着的，水便走下面自在的流動。那時：閣下正有幾個白色的鴨子在泛着水花洗澡，——這是園中特地餵養着的；牠們呷呷地唱得意之歌，引得整個的園林都活躍了。我們扶着椅靠倚着欄杆站了一歇，便穿過那邊的一帶柳堤上去。堤前有一塊約方十餘丈的地面，上有一棟沒有住人的房子，四週長滿着萋萋底淺草。由房子前面覘回再向湖心走去，這正與水閣的方向成了個直角；經過一座白木欄杆的石橋，再數十步，又有一個小亭，亭上有匾額對聯甚多；因為這亭在湖的中心，鳳翔人便都叫做「湖心亭」。那時湖中專供遊人泛湖的小彩船便繫在亭傍的一棵柳樹上。堤到亭邊，復向左轉彎，踏過一座舊木橋，便直通馬路，這堤全部的形式，連着中間連鎖的橋看去：恰是一個「S」形。我們剛到湖心亭的時候，遠遠地在湖的那面，——即我們來的舊路，又有幾個軍人在柳幕後隱約地進

來了；同時，軍人的後面，穿長衣的百姓，扭扭捏捏妖嬈阿娜的姑娘，種種色色的，花花絮絮的，都漸漸地漸漸地一幕幕的出現。而我們卻反步出園外了。

到晚飯後，又和旅長等重來園中散步；——並且留在洛陽安頓家眷的李同志，也前一日便乘汽車趕到了，至此，旅部的同志，都已齊集，大家於戎馬倥傯之時，在一塊兒偷閒小步，更有興趣。但那時園中正開演着拉拉雜雜的普通公園所必具備的劇情；以故，便到會景堂喝茶。

會景堂的房子，佈置得比藕香居更美，就單以樓上糊的白紙而論：平平整整，可說是更不能再好了；並且那紙的上面，是不比南方有木板樓的。它僅僅只有幾根木條在搭着。但是每間房間，都有一張抽鴉片的煙榻，榻上滿擺着煙燈煙具，這卻不免有些討厭，真是大殺風景了！

會景堂後，過橋，沿着自湖中引出來的一條小溪不百數十步，有一個纔能通人的小土洞，穿過洞後再上數十步，便是一個平臺，臺甚高，登臺上，可以平疇盡目；臺上大概是預備建築亭子的，不過我們在鳳翔時，卻還空曠無物；這地方便名爲「別有天地」，是起初我們所不會到的。

因爲是行軍照例的大休息，在鳳翔住了兩天（連到達的那天一併計算）；這兩天中，我們除遊覽秦穆公墓及鳳凰泉外，差不多完全在東湖公園過日子。記得出發前的夕，那晚的月亮纔欲半規，冷清清地照在柳梢，柳林深處的微風，暗暗地襲着征衣，一湖盪碎了天空的水，直給我的心都涼透了；我和陳同志等數人，竟深夜還不曾歸部……

而所謂秦穆公墓，只不過是麥田中的一個破壞的土堆，僅有畢沅題的一塊石碑而已。鳳凰泉也不過一個平平常常的井，東湖中的龍頭噴泉便是由那井中引來的。

本來秦穆公，伐戎拓地，修政治，惠人民，在歷史上亦有不能磨滅的地方，而今卻在麥苗中纔尋得到一壞墓土，亂草荒煙，殊堪歎息！而畢沅獨能另具只眼，追懷古人，實在是不可多得。



## 二三 從鳳翔到馬鹿鎮的一段

在鳳翔出發的前夕，我們副官處簡直忙了整日，因為沒汽車可運行李了，向縣政府臨時交涉辦備牛車，到很晚了纔算勉強強強的分配妥當。

上午十一點一刻便到了汧陽，但行李卻直至晚十時許纔到，還是由汧陽派了牛車去幫着拉來的。據押行李的士兵說：牛如果不肯走了，牠便向地下睡倒，打死也不起來，一直要等到他自己歇勻氣了，方得再走；因此，特別地耽擱時間，並且山道又多，牛車上山，完全要靠人在車後推着走，甚至拉車的牛，也不牽不動。這真困難了，沒有汽車，真行一步也不容易！我從前讀到古人的「關山萬里」，「關山難越」的種種句語，在南方動不動便是火車，輪船，所以總不會感到這「萬里」與「難」字的真義，現在纔可說完完全全的領味了；真的，行路難，軍行更不易！世界正是多事的現時，列強皆忙於擴充軍備，且我國又適值外侮日益嚴重的時候，如果仍像以前一樣的因循，而不發憤圖強，以雪國恥，那末，這塊幅員廣大的國土，倘一旦有事真不堪涉想！戰爭是爭時間的喲，這樣，真是不可思議！並且一個

地方的事業，種種的種種，武斷的說，都以交通爲主要，交通不便，什麼也都只可算作空談。

汧陽西北數十里，有一個石山，山腳下有一種魚泥化石；石上現着大大小小的魚甚多。熊同志在縣政府得了一片方二寸有奇的；石爲水青色，質不甚堅，石上有一完全的魚的骨骼，微微地嵌入石中，作煤黑色，鱗尾俱備。據考古學家說：這石是由地質經過某種變遷，山土崩塌到河流裏，把水裏的魚活埋着，將魚化成泥，又由泥化成石，這樣：須經過十萬年自乘的年代纔能成功的。但作者非專家，姑誌之以待研究。

我們用牛車運着行李走了兩天，到隴縣，便請縣府代僱了四百匹（全旅）小驢子換了牛車。

隴縣街道頗好，城內有蓮花池，池上有橋可通過，橋中有亭，爲蓮花亭。池水甚清，珠泉串串，湧出不已；池中水草甚多，惟無蓮花；池的一面爲深林，一面爲孤兒院，院中有湘妃竹一小園；——此爲我來西北後第一次所見，因西北各地，竹子絕少。出園卽一邊通蓮花池一邊通街道之左右分歧的小徑。通街道的路，垂楊成列，飛絮沾衣，幽美忒甚！城西北二里有藥王洞，依山營殿，古柏蔚然，中有名「十柏抱一槐」的，至少爲數百年前物，尤爲特異；惜已死其一，今僅存柏樹九株，連株合抱，一

槐獨立其中而已。隴縣婦女，多半纏足，現設有天足會，倡導解放，但以積習難反，也沒有多大的效力。

到隴之次日，繼續推進，我也沒有騎馬，跟着隊伍步行了。經過固關，關山梁（即關山谷）等地，凡兩天抵馬鹿鎮。一路用驢子馱着行李，三四百匹，成行成隊的在隊伍後面跟進，人喊馬嘶之中，更雜着東一聲西一聲如哭如訴的驢鳴，不由得使我回憶起在贛東出發時的萬頃碧波，帆檣千點的舊影而作非非想了。

關山梁從東至西凡三十餘里，汽車路蜿蜒而上；山上木石甚多，卓有南方風味。我們上去時，正是星繁月落，冷風沁人的清晨，在耳中只聽得鳴泉萬壑，奔騰不已；迨日上山巔了，我們卻還在山上，俯瞰下面的汽車路，只見在萬綠叢中現出一條彎彎曲曲的白黃色的帶子來，如蚓如蛇，異常好看。在一片臨泉流的石上席坐着休息時，我記得還看見水中有一尾五六寸長的魚；這是自西安出發後第一次纔見到的。奇怪！卻不道這比鳳毛麟角還稀貴的東西，竟會在想不到的山間發現！

## 二四 漢回雜居的馬鹿鎮

馬鹿鎮是陝甘分界的地方，屬隴縣；鎮上人民，漢回雜居，外地的人到那裏很有許多地方感覺不便，差不多一舉一動，種種切切都非留意不可，尤其是軍人；因為回民的信仰不同，習慣上也就有與漢人稍相差別的，如果偶不留心，恐怕他們以為是故意侮辱，發生誤會。

他們不吃豬肉，不喝酒，不抽煙，不賭錢，不嫖娼，不飲食漢人的任何東西，——就連漢人燒好的茶水也不沾口；這因為他們恐怕漢人是吃豬肉的於食物不免有豬肉的沾染，——即他們所謂的不潔淨。

他們叫豬肉為大暈，叫漢人為大教，自稱為小教，遇着不相識的人而必要辨別漢、回時，便問「在教不在教」——「在教」，便是回人，反之，便是漢人。他們無論男女老幼，都信摹漢默德教（即回教），誦可蘭經；他們最崇拜的便是教主，其次是阿洪；——「阿洪」是清真寺誦經典的。他們的家裏，都比較清潔，無論何人均不能拿豬肉到他們的家裏去；他們的團結力很堅固的，因同一宗教的關係，差不多總會主教的命令，任何

人都視爲法律。他們對於漢人，很是和藹，日常的服飾，也都與漢人相同，但是卻沒有奇裝艷服的；女人插花塗粉的也沒曾見過。他們的言語、文字，可說一律與漢人無異，無論漢與回間，回與回間，普通都是用漢文，說本地漢人所說的話。漢人也一樣的可以信回教，不過信了回教的漢人，也不能吃豬肉，到死了時，要由他們埋葬，其餘一切的一切都要依他們清真寺所有的規矩。馬鹿鎮的漢人，也有些是信回教的。回民因爲有團結力的關係，比較也很勇敢，從前馬鹿鎮時患土匪，自馬大隊長接辦義勇隊以後，便安全了；因爲馬大隊長是回民，如有匪氛，他除常備的義勇隊而外，還可以命令其他的回民協助。回民大概都能安守本分，他們主要的職業，便是畜牧，也有少數是經商的，但是都止於販賣牲口。從前他們對於回、漢間有深刻的種族觀念，近來因交通比較便利了一些，各地的人都互相接近了，便漸漸底把漢、回間之種族觀念，而移爲國家觀念，現在回民的門口貼着的春聯，都大多數有「黨」「國」的思想；雖然這是些照本宣科的話，但也可概想一斑。

馬鹿鎮的義勇隊，有槍七八十枝，馬三四十匹，設有大隊長，大隊附各一員。

大隊附是姓黃的，他是湖南人，自言爲左宗棠部下的一個

十長，在陝西已三四十年了，現在是六十五歲，已在陝成家立業，過慣了西北的生活，也不願回故鄉了；他去年說曾一度回到寧鄉（湖南）省親，但家裏已只有他的晚輩，父母墳上的草也不知榮枯幾度了，所以他沒有住得一個星期，便仍舊轉來。他知道我是湖南人，便和我扳鄉親，一見如故，且關於地方上的種種以及西行應注意的各項都告訴我了。他又特別的煮了大米飯請我和于同志等，但席間都是牛、羊肉，沒有豬肉。他說馬鹿鎮因回民很多的關係，漢人平時也不吃豬肉；他又和我去參觀了那裏的清真寺。

清真寺就在馬鹿鎮的街後，寺中有幾個回民，頭上都裹着白布，與在市上的回民裝束略有不同，黃告訴我：纔知是他們入寺的禮服。寺的裏外的門上，都有對聯，但皆係回文，一字不能認識。經黃介紹我與寺中的回民認識了，他們都很恭敬的，怎麼也要請我到裏邊一間辦公的室中坐。室中也一樣的掛着回文對聯，但也有很多竹木山水之類的落漢文款的墨水畫。他們和我談的全用漢人的普通話，據說他們只禮拜時是用回文。他們稱回文並不稱「回文」，而稱「阿剌伯」字。他們也和在寺外住的回民一樣都長着連鬚的長鬍子，但都沒有辮髮（馬鹿鎮的漢人是有些留着辮髮的男子）。一個鬍子很長而帶黃色的

老回民（大約是阿洪），他將可蘭經捧出來給我看，一度談話中，似乎他認為我是善意的而且懂得一些回教的規矩，但我把經典打開一看，仍舊是如門上的對聯一般捲捲扭扭的蛇文，一個字也不認識。後來話間轉到種族上面，我便很誠懇的說：我們都是一家，雖然路隔萬里，見面便大家都是兄弟，已往漢回間時相衝突，實在是自己殺自己，互相的莫大的錯誤，我們應該知道我們中華民國只有一個整個的民族——中華民族，我們都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我們要求我們中華民族的整個自強，要爭我們中華民國的獨立，如果有那一小部份不好便是我們國家民族整個的不幸；我們的敵人就是破壞我們國家民族的一班帝國主義者和共產黨，我們應該認清楚敵人通力合作齊心奮鬥！他們聽着都一句一句的點着頭，而現出誠摯的表情說：對！對！對！就是這樣！——這兩句話是西北人的口頭禪，也是最誠摯的表現，每逢說這話的時候，說話人的臉會現出一種全屬於聽話人的純真的顏色。他們又領我去參觀了禮拜堂，禮拜堂是一間空空洞洞的四方的屋，上首的一面牆壁上，有一方如壁櫥般的洞；地下鋪了幾條黑山羊皮，其餘，一點什麼東西也沒有，連紙屑也沒一片。後來黃說這羊皮是他們跪拜用的，普通人誰也不能入堂中去。又說：他們禮拜是敲鐘為號，凡屬

回民和信回教的漢人，男子便進寺，女子便在家，同時禮拜。禮拜的時間到了，任何工作都得停止。從前馬鹿鎮的清真寺，時常半晚也有禮拜，但是現在卻比前簡單了，每日只早晚二次，逢朔望便做大禮拜。

馬鹿鎮本來是產馬的，但現在產馬的地方卻在馬鹿鎮西去二十里的閻家店，——閻家店屬甘肅，有大馬販，時到洮州寧夏一帶販馬，且本地也產良馬，為陝、甘邊境數百里最有名產馬的地方。我們在行色匆匆之中，還在那裏買了一匹。

我們從五月二十五日由西安出發，經過了十九天，到馬鹿鎮，是六月十二日了。在這十九日的當中，走通了陝西的西部：中經咸陽，興平，武功，扶風，岐山，鳳翔，汧陽，隴縣等八縣，以這走馬看花的經驗評判，大概鳳翔第一，其次算隴縣，其次武功，次咸陽，再次扶風，岐山，以汧陽為最平平了。

陝西的汽車路，是與車路（即牛、馬車路）並行的，並且路中間或有方形的眼孔，這是為防止大車的通過而壞路基的。路上普通都沒有沙石，所以雨天車行很是不便。

陝西人民的生活，除西安、鳳翔兩地比較南方沒有十分的懸殊外；其餘都很簡單而貧困的，食黑饅，睡暖炕，這是普遍的



#### 到 北 來

現像：最不好的就是男人蓄辮髮，女子戴小腳，——甚至有用木屐戴小假腳的；不愛清潔，好抽鴉片；——我記得大約是在洪陽一帶起吧。田中便常常見有跪着土中作工的婦女；隨便到一家，便見着在大煙籠上吞雲吐霧的主人家，並且聽着對於客人的招待，第一句話便是：「請吸煙」！回味起來，是多麼可憐呀！真的，他們——這些可憐的同胞，除此而外，怕不知道有旁的生活！這也是因為交通不便把他們封鎖在這四面黃土的天牢中呀！

## 二五 征人，村婦，驢夫

馬鹿鎮本來是有囊駝的，並且有專將囊駝出租的囊駝行，如同馬號一樣；但是我們卻仍舊用小驢子馱行李，因為驢子能跑得快而且便利。

在馬鹿鎮出發的那天，本擬行五十里至鄧家口宿營，然而五十里到了，又六十里，卻終找不到鄧家口其地，纔知是問地名時聽錯訛了。不得已，只得廣續前進。一直至一村莊，方見有設營官在牆壁上寫的粉筆字跡；我們便接着分配將將就就的住了。問了地名，知道是吳家大莊。

這村莊一共只五六棟房子，而人家卻住了一二十戶，所以找不到多的餘屋；雖然各團已前後分別自找宿營地去了，只光光一個旅部帶着特務排一排人都擁擠得什麼似的。我是和徐、劉、李、鄭等五六人共住在一間堆雜草的房子裏的，灰塵滿房，並且爛罈破鉢，敗絮舊衣，草堆上屋角上在在都是。我們進房去正在打掃著開鋪的時候，一個穿着油片布一般的爛衣的婦人，她頭上已是只從灰中看得見幾絲頭髮，腳上用不白不黃的爛布裹着如兩條將要解籐的爛筍，鞋子的下面，現出一個彷彿

摩登的高跟鞋的跟子般的木頭；兩根枯柴般的黑手，一張凝懼而又污穢滿垢的臉皮，可憐的，難看極了！她進來四面望了一望，然後很經心的將敗爛的衣絮罽鉢，都一尊一尊的收拾去了。這樣窮苦的同胞，誠如我們的一個士兵所說，竟不如南方的叫化子，南方的叫化子還有時候打洋傘（布傘）戴泥帽！這話雖也不免近於滑稽，其實是確乎如此！

那地方既然窮到這等地步，當然一無所有，什麼也買不出。那晚我們只僅僅的買了一隻雞，因為這是村莊中養著有的。然而盡止於此，我們便吃着這無鹽無油的雞肉和湯水來下黑色的麵塊；真的，這是我有生以來的第一次的嘗試，竟連味道是如何的也會不曉得呢！而民人似乎還在竊竊私議我們的闊綽和奢侈喲！真可憐，不謂天底下會有這種世界，而竟在我們堂堂皇皇的中國——西人所標榜的黃金世界！

次日拂曉便又出發了；我因為連日步行。又於路上受了雨水（馬鹿鎮出發的那天上午也有小雨），腳趾爛了起來，所以便在後面弄了一頭小驢子騎著；其實，這是我老不願意的。

騎驢不比騎馬，既不能跨在背上的，因為驢背很小，而腳懸懸地吊着，一顛一顛的甚至腳上要酸疼起來。慣騎的人都是側着身子半橫的斜坐在驢背上，這樣，比騎馬還來得舒服。但

我卻是破題兒第一遭，當然坐不慣；因此，左也不好右也不好，直在驢背上捲了一兩個鐘頭，路差不多也走了一二十里了，纔有些經驗，結果，小小心心地就也可橫坐了。

驢子依照行軍序列是和大行李一路的，我當然不能例外；所以那天我的前前後後都是馱着行李的驢子。驢子大的還可以，小的，尤其是瘦的，馱着一拐一蹶，甚至於過穴或轉彎的時候，連行李一併跌倒，實在可憐可憫了。尤以那衣衫襤褸的驢夫，六七十歲的也有，十三四歲的也有，可憫呀，在驢子屁股後面長吁短歎的跟着！但有時他們——驢夫，在過高山或特別難行的路上，還會扯起噪子來唱歌，這大概是悲痛之極不得不藉着吐出些肚中的悶人之氣罷！歌聲是長而且哀的，就好比空谷裏的猿啼，天陰雨濕的黃昏荒山上的鬼哭！

——老鄉！你們從前也運過軍隊的行李嗎？我忍不住向我身後的一個老年的驢夫問。他就是我坐着的驢子的主人，已有五十六歲，頭髮都斑白了。

運過的，就是前回。他白眼兒聽着會意了半晌纔答，同時他快一步走上我的左側來了。官長！到什麼地方可以放我呢？家裏只望我抓錢過活，有十七十五歲還有五六歲的哇哇（即孩子），還有七十多歲的老母，還有……

別要着急！我不忍卒聽他的話，忙截住了說，臉上也顯出溫和而敬愛他的樣子；——我知道他們是最怕軍人，尤其怕軍人板板的面孔。今天晚上便可放你們，到清水便換驢子，不要你送了。

真的嗎？他痴看着我，腳雖在意識地一步一步的走着，然而他的神經，似乎整個的靜止了，只在臉頰間的摺痕裏，一陣驚一陣喜的冒出他不安定的心情來。

是！我說，放心罷！——這兩天得了錢嗎？我們是發了的！

不錯！……他說着，沒留心地下一滑，卻跌了一交，我見着幾乎驚下驢子來，——「不會受傷吧！」似乎我這樣的問他，其實我卻沒有說出來口先噤住了。真可憐喲！這不也是四萬萬同胞中的一份子嗎？——我想着，驢子卻走了幾十步了，老頭子纔在爬起來拍着灰。大約是見我在反頭看吧，——「不有關係的，官長！」他說着，旋即一苦笑，抖著精神趕來了；從他的僵硬的腳看去，他這快快的趕來，實在是太強勉而且可憐的動作。

——不錯！昨天得了三角。他還沒近驢子便繼續說：可是驢子吃就差不多，人卻是要餓肚子呢！能够……

是了！我說；我已知道他的意思了。放心罷！打轉回來還會補足每天五角的。

官長！我們並不敢望多，從前的軍隊不有一文錢的也還不是要送嗎？怪說人<sup>神</sup>人都講你們中央軍好，我纔知道！真的，是天<sup>神</sup>上來的！他喉嚨中又漸漸的得意的響了；然而臉色，沉寂的，死板的，一些沒有改動。大概是不能改動吧，他臉上的血色就只不過如是的。

……我想答他，卻沒有適當的話好說了，結果只點了點頭，看到他這副神情，確實的，想忍着腳痛將驢子讓他自己坐了。但又恐人家誤會我故意如此，因為不能走路的驢夫並不是他一個呢，並且沿途的田裏還間或病倒有落伍的士兵……

天不湊巧，雨漸漸的又下起來，而且愈下愈大了。我的衣服完全地濕掉，迨到清水縣城，直成了落水雞似的，與西安出發時竟後先恰恰地對照着，——不，此次連棉大衣也透了。

清水是我們來到甘肅最初走到的一個縣份，與陝西的扶風，大概差不多，雨天的街上，冷靜得趕得鬼出，街上的濘泥，連腳踵也封得看不見。

進城時，隊伍是已到了多久了，所以一個人在街上找旅部竟差不多找遍了全城，後來遇着一個傳令兵，他纔引我到一條小巷中的一棟民房裏，纔算得着了休息，然那老驢夫與睡倒田野的病兵呢？真只好想像了！直接負責管理他們的長官總會照

料吧！

我住的屋子，是四開式的——西北房子的典型。但這房子有一點與陝西各縣的房子不同的地方，就是大大的炕，都是靠着窗戶，差不多佔了全室的一半地方；並且炕的壁上，還有些貼着圖畫或掛着字畫的。總之，炕就是一室中最主要的部份了。我到旅長那邊，見也是這樣。——並且從清水起，一直到現在所見都是如此的。

午後，雨停止了，我便和旅長等一共十餘人，去遊軒轅黃帝故里：軒轅黃帝故里在西門外半里的地方，僅存一片石碑，其餘無一點遺跡；不過現正鳩工建設。碑後有一棟新修的廟宇，卻是別供香火，人民的虔誠，不在祖先而在無所謂的迷信了。我們初不意竟會如此失望，索然而返。但在街上卻見有「趙充國故里」的石碑，纔知趙充國將軍的故里便在清水城內，這是出於意外的。

因七十團落伍的病兵尚未到齊；次日便在清水休息。

和風麗日，心緒徜徉，適無線電羅同志來，便邀同志參觀師範講習所，該所有學生六七十名，並附設有一小校；學生最小的也已經成年，附小學生，大的也有二十餘歲，學生的服裝，或長衫，或短襖，或開胸式，有的是角質鈕扣的。有的卻是古式

的銅鈕子，形形色色，有如新劇場上滑稽的一幕。學生寢室，爲一炕，一長方桌，一土灶，每室住五人，均自己弄食物，飲食，睡覺，自修，除上課以外，差不多一切一切都在裏面。再參觀女校：女校白日都是長長的閉着校門的，頑固的一班，如此可見。我們推門入內，一個年約三十左右的教員，慌忙的出來招待，他穿着一件青布的長袍，他的裝束，更襯出他的神色不安，彷彿母雞見了老鷹，張開兩翼怕攫去小雞的一般，我看着這樣幼稚的動作，又是可憐又覺好笑。我告訴了我們的來意之後，他的臉色纔平靜了些；我們請他引導着參觀，這時：裏面的學生，卻已躲避了。但聽得裏面時而發出格格的不敢笑又忍不住笑的笑聲。他——教員帶我們去參觀，可是我們進去，學生又忙忙底向另一室跑開躲了，走了兩三間都是如此的，名目上是有人引導參觀，其實除見了幾間空空的沒有一點設備的教室而外，什麼都不曾看見；有之：就是在前面一擺一擺的大辮子與扭扭捏捏的小腳。

——先生！我禁不住說了；貴校辮辦有多久了？爲什麼學生還有小腳？……最好，你們負責的人，應勸導放了；並且一個地方，好、壞純乎是幾個人造成的，尤其在教育界！差不多移風轉俗，種種的種種，可以左右一切！假如你們學校放腳了，全城



中的婦女便跟着也會不勸自放，城中放了，鄉下當然不感自化，全縣便都沒有問題……

我本是想和他談話的，說到高興，便一直作訓導式的說下去也沒有待他的答復便自走了，其實祇要他肯做，答不答復有什麼關係呢？倘然不做，就答復了又有什麼意思？！

羅同志在半路便分別回隊去了，我一人在街上蹣跚，殊覺無聊；猛然聽得幾聲驢子的哀鳴，知道是前面我們旅部關驢子的房屋中發出來的，便連想到驢夫的生活，腳不由自主的向前去了。

那是一間兩邊靠牆安着馬槽的廠屋，滿地都是驢子的糞尿，一種騷臭的氣味，令人聞着頭痛。驢夫便蹲的蹲着，站的站着，打的打水，弄的弄草在裏面；那時：我們雖然吃了早餐又走了兩個學校了，而他們卻還在吃黑麵包，這黑麵包真的是下等中的下等喲！看着他們，唉！簡單的說一句，完完全全是非人的生活！

——走罷！我正凝視着出神，陡然後面這樣很大的一聲，回頭，見是一個傳令兵，知道這是放他們恢復自由的時辰到了。傳令兵向我敬了一個禮，依舊如前的催着，但是卻沒有聽到叫他們去補發路費，我心中懷疑了，便轉身回部來一詢究竟。——

一呵！原來師部軍需處有通報，伙食費不能超過平時的規定。但行軍一月，在這交通不便的地方，據副官處說：用三個月的伙食費也不夠。困難如此，誰有辦法呢？根本是國家太貧了，不從根本上着想，有什麼辦法？！……昨天和我談話的老驢夫，他現在不知在說我欺騙嗎？……他還會不會說是天上來的軍隊？……

## 二六 萬山重疊中的小上海——天水

清水出發的早上，捆好行李，已經是五點鐘了；剛出城門，就見有兩條大路，不知那一條是通天水的，問了後纔知是向西南行，向西北是通秦安的。

路上很不好走，可說完全是一片沙灘，因為沿着河道的，但是走到大約十餘里地，雖然路還在沙灘上尋覓，而前前後後，便只見重重疊疊的山嶺。河流沒有多大的水，只要在水中放幾片鵝卵石，便可以鞋底不濕的走過；然而灣灣曲曲，支流四出，卻很是錯雜。大約在亂山之中，故遍成這種形式。土人說在這幾十里路中，有四十八灣，我雖然不曾過細數清，但在水上過去過來，的確是過得够了。路上人煙很是稀少，差不多走半日也看不到房子；而雉雞野兔之類，卻到處都是。路旁有很多古柳，名左公柳，為左文襄公開發新疆時所植；聞說這種柳樹，一直到天水，定西，阜蘭一帶，綿亘數千里，共約六十萬株；因左公當時來到此地，看見地形複雜，恐怕後面繼續來的人迷路，植柳作為標幟。他有一首詩專詠植柳的，聞說在平涼一帶的柳樹上還刻着有詩是：

——「大將籌邊未肯還。  
湖湘子弟滿天山。  
新栽楊柳三千里。  
引得春風度玉關。」

讀此，便可想見當年植柳之多，與左公籌邊自樂的一班了。

上午十時許抵社棠鎮，住聯保辦事處。晚上無事，與該處一個青年助理員閒談，並問天水的民情風俗：因知天水為甘肅最好的地方，有中學，有女子師範，有西北軍官訓練班；商業也很發達，女子也很時髦，並且一班女學生，還有酷愛軍人的特性，就是男子也十分愛好當兵；同時，又知道他——助理員自己也是羨慕軍人的一個。——我不禁笑了。由是我又連想到民國十五年革命軍由廣東北伐初到湖南一帶的時候，青年男女，也都有這種心理，然而近幾年卻不是這樣的淺見識，不是這樣的徒愛虛榮了；都比較的能漸趨於實際化。以此比較起來，甘肅最進步的地方，僅僅是思想上也似乎相差南方十年。我想着我終於不客氣的向他忠告了：我說這種思想是錯誤的，當兵是人民應有的義務，而不能以當兵為職業，也用不着羨慕，因為當兵是為人民應該的，本分的，也沒有羞辱，也談不到榮譽，如果以藉當兵而為謀官的階梯，是萬不可以的；過去之所以有軍

閱，過去之所以內亂，都是因受了這種錯訛思想的流毒；我說我們作一個現代的青年，必要本着總理「凡人應以服務爲目的，不以奪取爲目的」。「應立志做大事業。不可立志做大官」的這兩句遺訓爲畢生圭臬；我說國家現已如此，無論軍民，都應有可以立刻爲國犧牲的精神，尤其是青年！我說總理說：「革命不忘求學」，就是說革命是要有學問的，一個青年應該努力求學，以備他日之用；我說蔣委員長說：「三分軍事七分政治」，政治最要緊的就是化民成俗，化民成俗就是要政治的力量伸展到鄉間去，現在在鄉間作事，有能力便可以做到化民成俗，沒有力量也可以克盡厥職，能够克盡厥職，把一個地方弄好，便是積極的參加了革命；我說假如不革命，就是拿了槍——尤其是揣着皮帶，更是罪惡；我說如果欲鑽營一員軍官去迎合一班沒有眼光專好虛榮的女子，更是特別的錯誤！……

諸如此類的話，我整整地向他說了一個多鐘頭，因見他是不壞而且頭腦活潑態度誠懇的熱血青年。末了我還勗勉了他一番，見他泛紅的臉上又呈現在真摯的感激的氣色來了，纔掉轉談鋒和他談別的事……

六月十七日，天纔透着魚白的曙光，我們便在過渭河了。河身差不多有半里闊，中間大大小小的有幾條水道，其餘全是

泥沙。河近西岸的一道水，比較是最深最闊的，所以由聯保辦事處預備了兩隻笨大的木船。船的形式幾乎是長方形，呆呆笨笨與石頭竟差不多，船上雖然有一二十個人用篙子撐着，但是卻仍舊不易在水中走動。過其餘的幾道水時，我是請專門措人過水的苦力措過的；然而士兵，都一個個赤着腳擡起褲子，或竟將褲子脫下在這冷冰冰的水中浮過去！

過了河，走不多遠，便是馬跑泉。這馬跑泉有很多店子，也有一井很清的好水；可是問當地的居民，卻都不知道泉水命名的來歷，故曾經滄海的我們，誰也沒去作無謂的留戀了。

日未中，便到了天水，因各友軍留守的佔住屋宇甚多，有一兩棟房子又要留給師部，沒有辦法，便住在縣黨務整理委員會，因整委會後面有幾間空屋。

天水原來叫做秦州，地屬隴南，三國時姜維守天水，卽是此地。內外共有五城，城城相連，如梅花一般。中間的一城商業甚發達，房子也比各城爲整齊；並且各行各行的生意，都大致有其一定的地點，如賣陶器，賣木器，賣皮貨，都不容混雜；尤以菜場，更是規規矩矩，有條不紊，聞說這都是第一師訓練出來的成績。街上有黃包車，有戲院，有洗澡堂，而戲院卻不准軍人看戲，我們在天水，除出發的前一日由各界歡迎全體官兵看

了一天外，平時從沒去光觀過。天水的出產，除米麥外，還有一種紅漆皮箱，雖然外面不甚美觀，但質牢耐用，在隴中各縣，要算是一種特產，因為別地根本就沒有箱子的。其餘白羊皮狐皮等，也還算不壞，並且價格低廉。總之：天水在甘肅確算不一二見的縣份，隴南人民都以「小上海」稱之；因為它是南入四川，北走寧夏，東通陝西，西上皋蘭如蛛網的中心般的一個總樞紐，所以商業繁盛，風氣也比較開通；並且人民處處都能表現一點革命精神。不過學校的風氣那卻是如社棠鎮聯保辦事處的助理員所說：——男生愛當兵，女生好與軍人戀愛。以致民風澆薄，競尚虛榮；這實是古風樸質的西北之一個不好的現象。

到天水的第二天，我一個人坐着讀曾文正公文集覺得倦了，便獨自到街上閒逛。道經女子師範及隴南中學等校，便進去參觀。見女生舉止大方，普通都是天足短髮，服裝也能不失學生的態度；男生大概都很活潑，且能好運動，年齡也還相當，比較清水等地是好多了，假如能更將虛榮的觀念去掉，務求實際，那便盡美盡善。

天水的教育，在甘肅算是最發達的，城內完全小學有五六校，城廂人民也大部份是識字的，近來縣黨務整理委員會，又辦了一個民衆學校，成績也不壞。

關於黨務方面：僅有同志二百餘人，而正式黨員只十餘個，遠不及福音堂、天主堂的教友；福音堂說是有教友四百餘人，天主堂更是在一千以上（甘肅的天主堂很得民衆的信仰）。中國人民信仰唯一的治國之黨而不及信仰外國的虛無之神，這究竟是爲的什麼呢？本國人多不願到西北來，而外國人卻在西北佈滿了，我想着真要出一身冷汗！

南關外有一井很大的泉水，名「靈湫」，——即俗名「天水」，泉井上面蓋以木板，板面上共有八個八方形的井口，水清可以見底，全城的飲水，都仰給於此井；雖過去歷遭大旱，而水從未乾涸。井旁有一個亭子，亭邊置有岡位，故挑水的人雖然很多，而於秩序則殊不紊亂。離井約半里地，有一個柳樹很多的林子，名「柳葉林」。因是天水唯一遊覽的地方，所以天水人都叫做公園，林中有茶社和賣唱的姑娘。我們在天水住了六天，差不多每天下午都睡在林中喝茶，或嗑松子，南瓜子，有時賣唱的來了，也順便聽一兩曲調子；但是她們唱的自唱，卻一句也聽不懂，然絃子的清越，聲帶的淒涼，每每要引起心中一派莫可名狀的情感。那絃子是用兩根絲線的，式樣與普通的胡琴大同小異，不過下面的槽，卻不用蛇皮，而是一個木碗；並且那安馬尾的弓子，也特別的又彎又大。拉出的聲音，也就格



外的刺人耳鼓。這種絃子，天水人叫做「胡子」大概是胡琴中的別一種罷。

隔柳葉林不百步的路旁，有一個園子，四面圍着白白的高厚的磚牆，園內花木亭臺，比較也算可以；正中還有一個浮萍滿蓋着的水池，池邊圍有整齊的石欄，四面環以高大的古柳，纖腰嫋嫋，舞袖珊珊，傍水臨風，很有風味。園後還有很多房子。原來這也是市民遊覽的地方，而現在卻做了陸軍醫院，公共場所已變為軍人的禁衛了。

東門內有一個城隍廟，很大而且壯麗，傳說城隍就是西漢的紀信受高祖封在天水的；現在廟門上懸着的還是「漢忠烈侯祠」的匾。從廟門口一直到裏面，兩邊擺滿了賣零星雜貨水菓玩具等的攤擔，廟內正中的一間，已闢為圖書館，但廟中仍舊香火旺盛，加以有圖書館的關係，出進的人，絡繹不絕。

東門外有一棟很大的營房，我們的七十二團便全部住在那裏。營房是緊靠着飛機場的，飛機場外那一棟有大煙囪矗立半空的房子，便是造幣廠，廠中已停工久了。

西門外——伏羲城（天水五城之一）——有古伏羲廟，廟內有一個高可數丈的伏羲神像；離城三十五里，還有一個畫卦臺的遺蹟，相傳為伏羲當年作八卦的地方。伏羲廟內，古柏森

森，令人一入廟門，即發生一種景仰無似的直覺。

北關外一里許，有玉泉觀，樓閣玲瓏，石級上下，曲折的，蜿蜒的，在古柏中粉牆碧瓦參差地掩映着，差不多把全個的山都覆壓得遍了。景緻的幽美，爲全城冠。觀中現設西北軍官訓練班，殿宇煥然一新，也就是訓練班修葺的結果。不過觀中神像卻很少了，只剩有正殿——玉皇閣和杜甫祠中的幾尊而已。觀中有趙松雪的草書石碑四塊，碑高約六七尺，字大可八寸。四碑的中間，夾著一塊碑記，爲清光緒秦州（天水）知州張珩所撰，言觀甚詳；見碑，便可知道這玉泉觀的大概了。茲將碑記照錄如下：

#### 「重建玉泉觀各工程記」

「秦之鎮山曰邽迤西之支方言中梁挾六七十里厚盛蒼鬱之勢陂陀蜿蜒起伏曼衍奔注於城之西北隅惟玉泉觀轟然撐拄於其下則夫殿閣巍煥亭榭參差其孕秀窟仙者不得全州之勝勢歟竊惟天水名邦人文蔚起自漢繼今萬室聯臺旣豐且庶屹然爲隴上一大會藉不有洞天名勝蓄洩后坤之氣脈以昭奠神天愉快觀游者其於地靈豈曰無憾則州之有斯觀也亦固其所觀之正殿權輿於元真人梁志通他祠則不概可考焉然斷岩煙雨中老柏蒼藤要皆千餘年物蓋州人士歛雲物之和介

右享之福者亦已久矣敝而不修將有棟翹礎墜之慮州耆紳商所以新之爰捐廉先導並丐飲於城郊信善以葺大工經營之始則昇仙橋西則靈官殿折而正北則通仙橋北級石梯者再則玉皇閣卽正殿也閣西則草堂改作軒楹設唐杜子美像焉披林遠眺始民觴詠之勝堂西偏則道院新拓也院西則倉聖宮階下則玉泉舊有亭廢今復之宮內南折而上則神仙洞宮外南折而下則雲陽洞洞南數十武有亭環矚琳宮俯瞰青郊故日明眼易庫陰而廠塹之絕壑吟覽最爲稠人所聚矣其非匠民工作所經之處者不觀縷焉憶余咸豐年間差次於秦久久今來作牧又踰十稔宦遊五十載獨於是邦結一段香火因緣則有其舉之曷敢或廢雖然余意又豈區區飾名山以侈遊讌已哉觀之地稍凹溪谷迴澗喬柯聳峙宜若幽翳無見者然然凭高寓目意氣飄飄空闊山川城郭東西百餘里村疇草木紫翠明潤景態萬狀可一覽而盡也後之任斯政者鳴琴餘暇攜朋選勝宜導滯壅目農桑之豐歉權民物之息耗則利用厚生之道或於是出以補余闕則有後望焉開工於壬寅之夏訖工於癸卯之秋凡增置若干楹仍舊若干楹耗錢若干緡是役也雨暘應時耆穉歡娛故樂爲之計督工人張思忠鄒全德張登峰葛秉堃張金鑑例得書

「三品銜候補道知秦州直隸州事江右張珩敬撰並書」

「大清光緒二十九年歲次癸卯季秋谷旦」

## 二七 自天水到隴西途中的瑣瑣

離開天水，是六月二十三日的清晨，除師部率三十四旅及直屬部隊駐防天水外，我們全旅都出發了。前一夕，正是得着廬山軍官訓練團停辦的消息，本師所有前往受訓的政訓工作人員，都一律於半途停止，不日便將返部；說是受了冀察事件的影響，爲應付環境計，不能不如此的。據前兩日見報上登載，日本人在冀察很爲活動，（在西北因交通不便，中央報紙，至少要十天以後纔能看到。）政府方面爲退讓起見，撤退憲兵團，解散政訓分處，停辦黨務，罷免兩省主席等語。

一路經過四十里舖、五十里店子、到六十里舖宿營。

第二天向甘谷縣進發。路過一個山上，便遇見隴西縣政府派來迎接的八輛大車，據押車的說：一共來了四十輛，其餘的都陸續可到。我們的病兵，於是便得着救助了。但我卻因痛脚上已貼了膠布，便仍舊步行，並且和李趙二同志一同閒話着。風微微地吹上征衣，在陽和而溫暖的太陽之懷抱中，覺得很是

適意。

在路上問了一個對面來的人，說到甘谷城還有上十里路，我們便在路旁的一個小店子裏歇下，買了兩壺茶解渴；但因走了半日，肚中都覺得鹿鹿地饑餓，並且坐着休息了一下以後，更是不願行動了；——這是一種純乎的精神作用呢，還是着實的倦態？我自己也不明白。我們千方百計的纔買到五個生雞蛋，又請店主人去到井裏汲了一桶清水，然後就在店子裏自己動手燒起來充饑。本來店裏的女主人願替我們燒蛋的，但是她衣上頭上一直到腳上，無一個紗眼兒不是蓋滿着塵垢，無一寸一分不是油水塗遍着的，尤其見她拿一片灰黑的舊白布在鍋中揩着，她的手濕了，又向她身上那一塊最汗穢不過的布裙子上揩，令我們真要將空腸中的清水也嘔出來，見她又去拿盃拿油鹽，拿這樣拿那樣，不得已纔一一地接過來洗了，又叫她替我們燒火，因為那半死半活的柴我們三人中確實沒有一個是燒得來的。我們的蛋是煮好了，但是如何也找不到筷子；——妳們平常吃菜是用什麼呢？我向那女人問，然而她的答復只是

一種不可形容的笑。沒法，我們便找了兩根光淨一點的柴枝，折作幾段，洗淨了當筷子；雖然如此，可是我們反覺得異常的舒服，究竟是爲什麼呢？卻又說不出所以然。

我們燒蛋吃的那屋子前面，有一座蒼翠的山，名大象山；山上有一所宋朝建築的古寺，在店中便可仰見着那森林中的屋瓦的。因上山不是一件易容的事，尤其是剛剛從叢山疊障中翻過來的我們，更不欲多此一舉，所以便沒有上去了。

日影纔西的時候，我們便到了甘谷。

甘谷是很平常的縣分，城市也很冷落的；但城外有一個姜維故里和一座大像山。大像山在城外五里，出西門不數百步便可看見，山腰有大石佛像，係就山上的岩石所刻成的，大像山便是以這稀罕的大佛像得名。山上除大佛外，其餘的神像還有數千百尊，聞說都是精工的，藝術的。我們以時間不許可，沒有上去實地的遊覽，不過在甘谷出發時走山下經過，大佛像卻是看見了：它坐在山的中間最大的那個石洞裏，兩面都有嵌着絕壁如走樓一般的天梯與那洞通達，它的頭直伸到洞的頂點從三層的殿閣上現出來，眉目都很清明的映入眼裏，雖然山高數千尺而且離道路還有半里。並且山上樓閣玲瓏，或矗立雲端，或隱約林外，或嵌危岩，或倚峭壁，高低曲折，蜿蜒着整個的山

上，令人一觸着眼簾，便引起一種美的異感。而姜維故里，那卻和清水的趙充國故里一般，僅有一片石碑便了。傳說姜維當初在家的時候是在立碑的這地方賣過肉的，但是雖如此說，卻也沒有實切的放證。

從甘谷出發又走了兩天，經過盤安鎮，樂善鎮纔到武山，旅部便全部住在縣立小學；因那時放了忙假還沒有開學的。（陝甘各縣的學校，開學的時間遲早不一，大概因氣候的差別而異。）

樂善鎮爲西漢末葉隗囂稱帝的京城，而現在卻是牛溲馬矢，滿目淒涼，惟剩二株古槐而已。

武山城東十里，有一井溫泉，水熱恰宜浴用；那附近的居民洗濯物件便都在那裏。我們道過溫泉的時候，官兵有很多都就着洗了手腳，表示嘗試的意思。聽說附近還有一泉，水溫而清，比此泉更佳。那裏並常有土番的姑娘在裏面洗浴；因不順路，我們便沒有去了。我們在溫泉過來，將近武山縣城，還看見一種騾轎，那是前後用兩個騾子，把轎桿子綁在騾背上擡着走的。這種轎子很是穩當，不過在山傍水邊轉彎的時候，便似乎見得有點危險；但聞從沒有失過事的。

武山是隴中著名產米的地方，縣長知道我們是南方人。送

了我們幾斗米（一斗有六七十斤，與南方的斗不同。）

到武山的那天，天氣很熱的，下午太陽下山了，我們還只穿一件薄薄的襯衫，並且還汗濕了，這是自入潼關以來沒有受過的。因為如此，使大家坐在一個小院子裏乘涼；同時，和那學校裏的教員閒話着。以故知道武山的教育不發達，但服務教育界的都是青年；黨務也很幼稚，而黨員多為學生；是不好之中，卻有一分好現象。我們談得很是投機，並見他們對於中央軍的信仰很不壞，由是又特別的叫他們宣傳主義，努力在學生中建立三民主義的中心信仰，尤其將這些意思，注意訓育主任。似乎他們的臉上都現出感激的表情，誠懇的接受了。

將安寢時，他們又告訴說晚上有蝎子咬人的，說蝎子常常在壁上或頂篷上（西北的房子，大多數有紙糊的頂篷，如東湖公園中的會景堂一樣。）只要受到了人的熱氣，便會緣到身上或掉下身上來咬人。叫我們的床鋪不可靠壁，說最好是掛起帳子。我們因為第二天一早便要出發，誰也不願意這麼麻煩，便有帳子的也沒有掛，只把床通通地移到屋中了。那晚的月亮是沒有的，因為是廢曆的五月二十六日；然而青空如洗，星光如淺青銅色的微微地照進窗中來；我是睡在一間教室裏的，為防避蝎子的緣故，衣鋪恰恰的對窗兒開着；臘燭熄了，星光更顯



得比較清明似的蓋上身來；若有若無的，令人一切都勾起了。我心中本來掂記着蝎子，白着眼睛望着窗前，窗前是一格一格的碧天，愈望眼愈清明，簡直半晚也不曾交睫。到第二天，本部各同志，雖然都沒有遭着不幸，但說起睡不着卻盡同一轍；而我們各團的官兵，有好幾個被咬了。據被咬着的說：雖然牠不過輕輕地如螞蟻咬人一般的箝一下，但是登時遍傳到全身的毒液，與被咬相接近的皮肉，馬上要硬腫起來，又燒熱，又疼痛，簡直經不住，比蜂螫的螫人還厲害；說那毒液傳遞的迅速，比打針還快。俗語說：「南方之有蛇，如北方之有蝎」，以我看來，蛇蝎之毒雖相差不多，而蝎實防不勝防，偶不留心，寤寐之間，即遭毒害，比蛇又更可畏了。

自武山出發到鴛鴦鎮，已是十一時許。鴛鴦鎮是河流的兩面都有街市，街市過去又有河流的。那市鎮中間的河，水流很是湍急，過河因無船筏，很不容易。我本來有一匹驢子，因高興步行，便從出城起，就完全沒有騎坐；那時，過了河，打算來坐着驢背上休息一下，因為到宿營地四十里鋪（距隴西四十里）還有三十五里路。但是爲着等候行李，差不多等到一兩個鐘頭還沒有齊，而天勢又像快要下雨了，隊伍也已經向前去，我只得又繼續走着。

出鴛鴦鎮，過了河，那邊便是一片廣漠的沙灘，過了沙灘，又是一片麥田；我正在麥田埂上走着，雨便由稀而密由小而大，霎時間如傾如注的下着，那時返身是不能過河的，沒法，只得向前而奔跑，以爲總可找到一間屋子避一避；誰知過了麥田，便是馬路，路旁仍是麥田，極目四望，怎樣也看不到一間房子，甚至亭子、茅廠兒也沒有一個，而雨是愈下愈大，不但一身已透濕了，而且濘泥滑水，以穿着布鞋的我，簡直不能開步；眼睛受雨點飄着也開不來，真的，狼狽極了！結果：只得躲在一株柳樹下，將兩手交抱着胸前，讓面前的風吹，讓樹上的雨滴，讓衣上的水走肉上向腳上流下去。雖然起初走路還會發熱，到此時全身都已冷得戰抖了。

好容易雨漸漸底稀小了，纔從樹下再出來走着；到前面卻見還有不少的什麼伙伕等雜務兵在樹下蹲着不會走動呢！聽得後面有驢子的叫聲，轉頭見行李都來了，便又等着驢子騎，因爲一脚泥一脚水，又滑又拔不出來，着實不好走了。可是驢子的身上也全部在淋漓着。

大約又過了半個鐘頭，漸漸的又在破雲中透出了薄日，而路上卻還是滿地在流着，尤其是山上，只見如山洪暴發一般的氾濫橫流；溝渠中更是漲着紅黃色的泥漿水。一雨之後，竟會

有這種景緻，真想不到。如果不是我親眼見着，我定要說人家是故意鋪張的話。

將到四十里舖了，本來是可走河裏通過的，因雨纔過去，河中漲起水來了，不得已便從一座絕陡的山上爬過；這山真是陡極了，下山時，驢子也要滾下來，因此，每個驢子都是用人又撐着頭又拖着尾巴的。這種情景，真特殊極了，可惜不曾拍下一個照片。

## 二八 隴西的橫斷面

六月二十八日上午十一時二十五分，我們便在小雨濛濛之中到達隴西了。

隴西是甘肅的一等縣，人民二十餘萬，產大麥，蔬菜、水菓也都很豐富，古爲襄武邑，清爲鞏昌府；其城周圍約十里，而北門外有一附廓，卻大于城可一倍半。城中有鐘樓，高冠全城；城內居民三千餘戶，但商業甚蕭條，日用品也不齊備，市面鴉片充斥，一如扶風各縣，且商人資本較大者，厥爲土莊（即鴉片莊），這種大規模的土莊，多在北關。人民多半爲極貧，雖有最少數較好的，亦不過可以自給而已。人民無論貧富，什九都抽鴉片，並且還用鴉片子榨油，謂之「煙油」，日常食用，便以煙油爲主。又用鴉片子做成糖糕或饅頭的餡子，煙油榨出的渣滓——煙枯餅，便敲碎餵豬；生的煙子，小孩們常常是一袋一袋的裝着做零碎吃；總之：人民除了鴉片，差不多便不能生活。無論男女，都是精神萎靡的鴉片壳子，加以不愛清潔，男子拖長辮，女子纏小腳，更顯其衰弱和低劣的狀態。

隴西十七、十八連年遭回、漢的衝突，又適逢大旱，故被殺

死餓死的爲數很多；聞說最慘的時候，連什麼舊的壞的皮子襪子都吃盡了，甚至還有生嚼死屍的，吃草根的，結果弄成一種普遍的黃腫病，死人不可數計；到現在說鄉間還有一屋一屋的遺骸不曾埋葬的，就是出北關渡過渭河那山後的村莊裏都有。前一兩年，城內死了人，還往往橫擺在街上，有時或丟在破廟裏，或用爛草蓆捲着拋出城外，任其腐爛或給畜類去吃；這能丟出城外還算是最好的，不然，竟爛在街上給行人看着，真的，悽慘極了！因爲如此，所以一切的一切，都沒有恢復元氣。

人民除抽大煙，纏小腳，蓄辮髮，不愛清潔之外，最普遍的還有一種特殊的地方，無論男女，個個都在肚子下面吊一個刺着紅綠花的大荷包，現出半節在衣服外面；襪子的後跟，也都補上一塊三角形的青布，一樣的刺着紅綠花露出鞋外，奇奇怪怪，古老已極。

隴西人的不清潔，也是特殊的：他們終年——甚至終身不洗澡，如果說「洗澡」便算是罵人；也不常洗衣服，一件衣自新穿到爛，爛了又補，補了又爛，以至於不可上身，都很難一洗溜的；自我們提倡新生活運動後（隴西原有新運促進會，但無力量，無工作，等於虛設。）纔不得已有洗衣的，但是都是在雨晴的時候，趁着街旁溝道中的污水浣洗，究其原因，土人說：地

方的風俗：愛潔淨的人不發財。真的，愚不可及了！不過隴西的水分，也根本就缺乏極了，城裏的井，只有一兩個是公共的，其餘都是私井；不論軍民，飲水一律要出錢購買；故有女嫁人家的，首先就是問家裏管多少井，這便和擇人家的田產金錢一樣。隴西的小腳婦人，多半很是兇惡，尤其對於子女，偶有不聽話或不慎重做事的時候，便是一頓毒打，對丈夫也管得很嚴；但如果不如此，便完完全全要做男子的奴隸；因為正當的女權是絲毫也談不到的，只有這例外的畸形的雌威可以盡量發展作她們生存的一種手段。那比較喜露頭角的人，還有一種酷嗜交際的壞習慣，尤以公務人員為甚。我們到達後的半個月，縣政府哪，民衆代表，商會哪，私人哪，此請彼邀，簡直宴會得一個不得開交。據士紳們說：我們來還算簡單極了，從前本地的軍隊，請一個旅長或師長，他們起碼帶什麼三四十名馬弁，並且馬匹是充足的，來一個人就有一匹馬，請客的人真要受不起。但問他們為什麼要請，還是被人壓迫嗎？卻又答復不出來；甚至竟連禁止也禁止不掉，後來我們又規定不准用海菜（西北距海太遠，海菜很貴。）但請客的仍自請客，交際的仍自交際，並不因重累而不應酬，真可憐了，這樣愚蠢的同胞！死命也要墨守這個有害無利的惡習。

隴西本來賭風很盛，說鄉下人進城來賣麥麵，或來買物件，往往將麥麵或買物件的錢都輸掉，甚至連馱麥麵的驢子，也一併做了押頭。說從前駐防的軍隊，還坦明坦白的包賭，光只城廂方面，每月也有包款一千五百元；以故：我們初到便有人向我們旅部接洽照舊包賭，但被嚴格的拒絕，並將接洽人收押交縣政府辦了拘役，然後纔稍稍斂跡。

隴西雖然是一個很小的地方，商業還比不上南方的一個村鎮，而遊民卻不少；那遊民，隴西人稱爲「死狗」，「死狗」的生活，便是以賭爲業。死狗而外，還有一種哥老會的組織，叫做「哥弟家」；聞說死狗中這種人也很不少，但是他們卻沒有其他的作用，不爲民福也不爲民禍的。

隴西的鄉下，還有些各自爲國的村莊，俗稱爲「土寨」；那是集多戶人家，築土爲城，自耕自食，不完糧，不納稅。這因爲邊遠之區，人民苦於官吏的婪索而自保的。聞縣政府也沒有辦法。

隴西的度量衡也很特殊，譬如一擔麥子，便有六百斤重，買油、鹽、菜蔬、一斤便是兩斤，叫做加秤；其餘俱如此類的還有很多，說不勝說。……

隴西的教育：全縣只有師範一校，女子小學一校，城廂小

學七八校。師範學校的學生不滿百人，還是定西等數縣合辦的；女校學生更是只有二三十個；小學校平均也不過五六十個學生。服務教界的，生活很是清苦：師範算是隴西最高的學校，然而教職員，每月也只二十元左右的薪水（每年以十個月計算），至於普通的小學教員，更平均都在十五元以下，甚或僅有六七元的。學生普通一班的年齡都是很大的，服裝也殊不整齊：長衫禮帽者有之，短衣小笠帽者亦有之，半平裝半學服者也有之，形形色色，怪狀可哂。尤其女生，長辮小腳，更是一點沒有學生態度。似乎在教育界的人，也因困于環境，設辦女校，就好像是應付潮流不得不有以點綴的。至其應該怎麼去辦好，彷彿負責的人也從未夢到這上面去。

黨務：雖然有一個整委會，而實際上也談不到什麼，歷年黨政都是不合作的，能不能夠做事，當然不言可喻。——這不單是隴西的毛病，就是天水也是如此的；辦黨務在這半開化的西北，真是太困難了。

行政方面：更是很不容易講，只以我們因部隊調動請縣府代僱驢子而發生很多的弊病，什麼在鄉下作威作福，越軌苛派，假公肥私，敲詐良善；又修構碉堡因缺乏木材，請縣府去拆北關的東岳廟，然而結果東岳廟不會拆，人民卻把縣府旁邊的一



所廟子拆了，並且連帶的把縣政府也拆去了一角，真笑話極了！由這兩點，總可想見這邊遠縣份行政的一斑。

隴西也有不少的古跡：如昌谷里，太白故里，仁壽古刹，首陽山等，而以「首陽山」爲最著，其餘卻甚平平……

隴西城廂附近的風景，最好的就算柳林：柳林在北關外約八里地，那裏有成林的垂柳，林外有渭河，河外便是一帶高山，山巔有一個奎星閣。翻過山，那邊的村子裏，所謂餓莩枯骸，便還是慘然滿地。

## 二九 夷齊餓死的首陽山

首陽山在城（隴西）西北九十里，過首陽鎮，衙河鎮便是。山周圍四五里，高亦如之；山上刺松、古柏、蔽日參天，風景甚佳麗；山下有小河，伯夷叔齊的墓卽在山腰。墓前爲一石砌牌坊，坊後有屋，聞說現正修葺，預備作小學校；屋後有碑，上鐫「有商逸民伯夷叔齊之墓」；碑後卽爲墓，墓分左右翼，爲圓形；墓後約百餘步，有殿宇一所，爲「清聖廟」；大殿中拱夷、齊神位，且有「求仁得仁」，「萬古綱常」，「百世之師」，「忠孝神仙」等匾額甚多；兩旁楹聯亦不少；內有一聯是：

「兄遵父命、弟重天倫、棄國竟投荒、落落高風垂萬古。生作忠臣、歿爲義士、採薇甘餓死、森森大節炳千秋。」

廟前有一高六七尺的石碑，爲「隴西首陽山新建清聖廟碑」；左文襄公所撰，長數千言，卽隴上婦孺皆知的「首陽辯」。茲探錄於下，以爲首陽之攷證：

——「天下首陽皆以二子名、以在甘肅隴西縣者爲確、山在前明屬渭源、鞏昌府志藝文類載明人楊思首陽辯、辯蒲坂渭源西首陽是非甚悉、而不辨遼西偃師之附會者、又誤解

莊子索隱、謂此山之西別有首陽、今刪錄楊氏之辯矣、參以已論、書之廟碑、蓋首陽之說明、則二子之祀定矣、楊氏之辯曰、蒲坂之南山處雷首書曰壺口、雷首至於太岳又名曰首山、春秋傳曰、趙簡子田於首山、非二子餓死首陽也、唐風采芩采芩首陽之巔、馬氏文獻通考謂秦風之首陽、已列入唐風之末、是首陽在秦不在晉、書曰、導渭自鳥鼠、傳曰、渭水出隴西首陽縣、縣以山得名、經傳可據、如此又曰蒲坂去豐鎬不及四百里、二子恥食周粟、不當仍居周地、隴西古西羌、周孝王時始封非子於秦、開天水郡、周初未入版籍、故二子餓死於此、又曰、其詩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明言山謂西山、蒲坂之山、據堪輿大勢爲北山、據周都爲東山、據蒲坂爲南山、惟隴西在中國之西、渭源首陽又在隴西之西、故顏師古云、歌登西山、當以隴西爲是、數說最稱辯覈、而世猶以遼西偃師斷斷爭之、許氏說文場下曰、暘山遼西一隅、後人遂指爲首山、按遼西暘山、在今直隸盧龍縣南二十五里、孤竹城亦在縣南、後人所以附會者、然二子既讓其國、卽不如秦伯虞仲遠竄荆蠻以當逃之境外、以絕國人之望、若徘徊數十里之間、國人求而得之矣、中子何由得之乎、又使首陽誠近孤竹、昆季堅固不起、中子得國有聽其餓死之理乎、許氏但云

陽山、不云首陽、此附會之宜辨者、劉氏延之曰、首陽在偃師。按偃師縣在今河南、去紂朝歌不遠、孟子明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若之孤竹、之偃師、是非辟紂直就紂矣、且其地濱河非濱海也、居中非迤北也、此附會之宜辨者、夫蒲坂既無首陽、遼西偃師又附會不足據、則首陽實在隴西縣、二子之祀於此決矣、蓋北海卽渤海、在今山東直隸界、當陝西之東北、二子自東而西、以就文王之養、及武王伐紂、正諫不從、東既不可歸周、又不可留、乃益西遁、踰越周境、至首陽之下餓死耳、其詩曰、吾安適歸矣、正謂此也、故曰以渭源首陽爲最確、至楊氏引莊子北至岐山西至首陽、索隱謂首陽在岐山之西、遂疑寰中有五首陽、則楊氏讀書鹵莽耳、岐山縣屬今陝西鳳翔府、隴西縣適當其西、故自岐山至首陽必云西、此正隴西首陽之證、非又一首陽也、山有賢墓、後人祠其上、歲久傾圮、縣丞馮君森楷、從軍其地、集貲新之、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馮君文焉、經始於同治十三年十月、落成於光緒元年四月、軍主范君秉誠、以書來請曰願有記、余謂高節孔子賢之、孟子聖之、司馬遷作史記入之列傳、如日月在天、江河在地、婦人小子皆知有此兩人者、惟其生而餓死荒裔、死而天下爭其餓死之所、亦百世而下聞者興起之徵也、余是以辨之、

以定隴西之祀、而表馮君之賢。」

一等欽差大臣太子太保東閣大學士督辦新疆軍務兵部  
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陝甘等處地方軍務糧餉兼理茶馬  
管巡撫事一等恪靖伯加一等輕車都御湘陰左宗棠撰。

甘肅補用直隸州知州署隴西縣知縣長沙鄭先懋書丹。

我們在隴西雖然時間不短，但因道路太遠，沒有親去遊歷；  
這是側聞於隴民親歷其境者，大概是不會錯訛的。至文襄公的  
「首陽辯」，那更是數見旁書，隴西縣誌上也有。

### 三〇 在隴西的七十天中

我們旅部是住在社倉街原來新十四師第二旅旅部的舊址，因此房間恰能够用，桌凳土坑等也都齊備。裏面有一片空地，本來寸草也沒有的；我們到達的第二天，便從野外找了一些向日葵，長春菊，剪羅，鳳仙，牡丹，芍藥，紅花之類種滿了；又向民家借了些很好的盆花，那荒如小沙漠的院落，便不到兩天就成了氤香氳玉的花園。

一個晴和天氣的下午，薄薄的陽光正鋪滿着向日葵的將放未放的花頭上，我摘着花根的黃葉覺得倦了，便邀着徐同志出去散步。那時，天空中的哨鴿，一陣一陣的團團轉轉的飛着，正特別底多，白的，黑的，雜亂着，如果看着牠們，眼睛也要花掉。那一片鈴聲調和着的音波，悠悠底，悠悠的，把全個天空都醉了。——這是從到隴西的那一日起，便時常都能領味着的；尤其是每日的傍晚。——隴西的城中差不多已走遍了，因為我每到一個地方便不分好壞總得都走一走的。那時，我們信步的出了南門，一直走到鄉村中去：出城不到半里，便見兩塊八九

尺高的石碑立在路旁，其中的一塊有「唐才子李長吉昌谷里」九字，而其餘的卻是普通的德政碑。但詢之路人，說昌谷里在西北四五里地，現在已成了一派荒草。我們又信步的走了一陣，但見幾株古柳和靠山一所古廟在晚風斜照中而已。天將向暮，空中飛着的鴿子也僅有寥寥的幾隻在繞着鈴聲於晚煙漠漠的中間兜圈子了，我們纔回來；而城中卻是店門緊閉，只從門縫中透出一絲絲的燈光與街上白灰色的光亮混和着。無數的絡繹，一聲聲地淒咽的叫着（隴西人酷愛絡繹，差不多家家戶戶都有的。）冷清清地，如曠野的古墓一般荒涼。

後來想到昌谷里，因連想到隴西諸李，便於談話之中，每每向士紳問及，但結果都是含含糊糊的答復；惟有說到「昌谷里」，就是千口一致的；然而我也沒有去遊覽了，因為荒草漫漫的原野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去了倒只活活地增加悵惘。

八月七日，忽得天水工兵營尹營長電話：說徐匪海東陷兩端，窺天水，先頭匪部已到馬跑泉，天水岌岌可危；時師部已偕三十四旅及直屬部隊於七月二十五日來隴西了；工兵營是留在天水交防的。恰巧前兩天纔聞說西固情況很是緊急，西固僅六十九團一團人單獨駐守，正不好如何設法援救，而又說天水

有警，突如其來，且六十八團在渭源，七十二團第一營在三岔鎮（距隴西城九十里），補充團在武山；隴西城內僅七十團一團七十二團兩營與礮兵，輜重兵各一營而已。兵少事多，防線又遠，實處處都感受困難。在沒法的那時，便只好不顧西固連夜搖電話命令武山補充團星夜馳救，一面着七十二團之兩營隨後增援，一面又調三岔鎮之一營回隴協守。時恰巧副師長視察綫至武，得電話，已是晚上二時許了，即於三時率補充團，盡棄行李，拼命馳天水。武山去天水凡二百四十里，補充團以一日一夜趕到，到天水時，適匪攻城不得逞，在城下預備雲梯；補充團到，即予痛擊，匪不防，大驚竄，天水以全。

工兵營官兵，除分撥各團者不計外（如電話兵），僅二連有奇，而獨守天水五城，經兩晚一日，初：我們旅長時以電話詢情況，七日晚九時許在電話中尹營長向旅長說：「請不必罣心，事到臨時，亦只好在無辦法中想辦法，如實在不可支持，唯有以全體官兵殉天水」。真的，不謂竟以二百餘人與一萬餘之匪衆拼，卒能瓦全，亦可說是精誠開金石了。

同時西固六十九團蔣團長與陳同志談電話也有，『不必多慮，我們既是革命軍人，當然只有恪遵委員長頒發的口號「站在那裏，死在那裏，」』這樣肝膽照人的話；我聽着，又想到工兵



營官兵，只悔自己不是軍事人材，不能親持武器與他們一樣的去一拼熱血！

我們在隴西住了前後四個月（六、二八、——九、一二、），計七十七天，恢復了升降旗的典禮，又督促黨政機關也自備旗杆升旗，並叫人民聞升降旗的號音便隨地停止工作立正，又召集民衆參加了擴大總理紀念週；又規定了保甲長訓練的時間，勵行新生活，實地的協同黨政各界及隴西新生活運動促進會組織放足督促隊，挨戶勸導婦女放足；並勒令男子翦辮髮；實行清潔運動，舉行清潔檢查；整理街道，規定攤擔菜蔬的市場，佈告通用中央紙幣；在南山的頭坪、二坪，以兵工修築大規模的排碉七座；又在城上修築班碉二十座；副師長與陳同志又負責構築甘青邊第二段碉堡，計隴西，渭源，武山，甘谷，天水，定西六縣共成堡壘及子母碉四百八十座。師部到達後，更組織了保甲長訓練班；又增築碉堡，修造飛機場；因隴西飲水非常缺乏，我們又製成圖樣叫各保分造用牛車挽水的泉井；但是造井的計畫向未實現，飛機場也沒有成功，卻奉令於九月十二日開來岷縣了。那時除七十二團之兩營奉令追擊徐匪未歸外，工兵營，補充團都已交防回隴，六十八團已推進三岔鎮，六十九團也平安無事。我們小園內的葵花也正結着如蓮子一般的果實。

### 三一 老進士談

在隴西七十多天中，使我不能忘記的，就是老進士祁蔭杰先生的一段談話：他是二十三歲便中進士的，與茶陵譚故院長紐安同科，在清時，曾任過吏部的主事，他於今是七十多歲了，他的腳已經瘋癱，平時他很不願意見客，與我談話是由當地的一個士紳介紹給熊，趙兩同志而我同去的；這樣：想必他的話是不會謊謬，當然句句都會合乎事實的。

那是一個斜陽漠漠的下午，在屋子裏似乎坐不住，好像找不到什麼事做的，因此，便出外散步。剛出衛門，恰巧遇着熊，趙二同志，他們也是正要出去散步的，慢慢的走着，態度閒適，似乎已有目的地。

——那裏去呢？我見他們，便在後面急走了兩步問。

一個老進士家裏，他們反頭來笑着說：姓祁！你去嗎！趙又補了一句。

我在獨步夕陽的那時，當然同意了，便一路去。

到了祁進士家裏，原來介紹人預先已通知了他的，他接見之下，在黃而且老的臉摺痕中，浮出了一重愉快的氣色。

我們又各將自己互相介紹過，因是從未會面的。談了一些閒話及他從前在京居官時的瑣事後，漸漸的漸漸的談到隴西的民情風俗，而後又談到前幾年的旱災和漢回間因誤會而發生的衝突，真是令人歎息。

## 三二 廢曆的中秋節

九月十二，正是廢曆的中秋節，凌晨，便全部出發了。到西關外仁壽山腳下集合的時候，我與于同志在馬上攝了一影，留爲遠征西北戎馬倥傯的紀念攝影甫成：

——張同志！你們爲什麼不在這裏留一個紀念呢？陳同志指着一片石碑笑着說。碑上明明白白是「太白故里」幾個大字。

真的，一時過於忙了，我說，仍舊看着碑上；這是魯師長（新編十四師）題的，新的很呢！古蹟？也沒有十分的意思罷。倒是這仁壽山的遠景卻還不錯！

我們說着，照相的已遠去了，便也就繼續談別事。

起初我們出關的時候，縣府黨部各界士紳和公安局保甲長訓練班等在「太白故里」前列成一隊送行，所以我沒有看見。真誰也想不到在臨走的這一剎那還會發現這七十天來沒有發現的古蹟！

送行的去了，部隊走了，我和旅長陳同志等數人便也閒話着在隊伍後面步行。還沒走到三四百步，見路旁的土堤上坐着

一個衣衫襤褸的婦人，手裏拿着一領破舊的老山羊皮，交與我們挑行李的一個形容憔悴的老伙子，鄭重的說了一些話，還在她欲哭不得的臉上強勉的泛起了一個苦痛的笑容；我們走遠了，回頭見她的影兒仍舊獨獨地在土堤上一動也不動，並且在她全黑的衣裳上面，還現出一個褐色的臉來，知道她簡直眼睛也不會轉喲！然而老伙子卻馱着行李上我們的前面去了。

——本來我們是不拉夫的，因這次開岷，時間匆促，並且又是全師，隴西縣辦不起許多的驢子，而行李彈藥是總不能不要的，沒法便將修飛機場的工作暫時停頓，拿了這一批現成的工役來馱東西。西北人本來就不慣扛挑的，平時一斤東西他們也有騾、馬和驢子，就縱或要人拿時，便是馱在背上，所以二三十斤的東西，他們也非馱不可，但是這樣，看着實在可憐；交通不便，環境限人，確實是不得已！

沿途的山上蓋滿着秋色，一樹一樹半紅着的小梨子，累累地如透熟了的山楂，簡直是南方所沒見到的景緻，把尚留青翠的秋山點綴了。微微底風兒，飄拂着征衣，尤其那初轉着一部分黃色的柳樹，竟像是帶着春意；雖然路途是漫漫的，我卻也彷彿是忘記了；而老婦人手送的那領破羊皮，總總的總總的現在我的眼簾之前……

午後二時許，抵四店子，那是一個僅有十數戶人家的地方，四面都緊逼着高山，山下有一流小小的溪澗在店前流着，未到之先，我們聽到「四店子」這個地名，以為是小小的一個村市，誰知竟什麼也買不出。因為房屋太少了，我便住在一個關馬的房子內，那裏面的馬糞地下鋪了一寸多厚，滿屋子只是臭氣薰人；但是：睡在那屋子裏的，除我而外，還有五六個。

晚上的明月，清明得如欲掉下來的一般，我臥在床頭，望着月色，心中制不住波動了；便冒着夜涼披大衣起來，而寒氣卻是瑟瑟地襲人肌膚，比隴西大概要涼到五六度了。

我的隔壁便是住着我們的無線電隊，我起床，恰恰的遇着于同志來了，他也是不願辜負這特別清明的滿月的；便一同到無線電隊去，我們以為那邊是決不會壞到如此地步。但是到了那裏，雖然馬糞是沒有，而煙灰卻瀰漫滿了，甚至在蠟燭光中連人影都看不見；因為他們的廚房就擠在一間屋子裏住的，又是燒半乾半濕的柴，所以弄成這種現狀。我們倒也不管，便在臨窗的一個大炕上坐下，窗外有微微的風吹進來，煙便也比較淡一點。那炕是羅、龔、陳等幾人合睡的，那時他們也都和着衣半坐半臥的倚在被裏。

——今夕何夕，月華如水？羅同志首先這樣的笑問；不待

我們答話又繼續道：端午也在路上，今天這個地方是更不如了；雖然我們是用國曆，然而白看着人家過節，也不無感想……並且這明月也偏偏要圓！

是的！我說：不過到此地也是難得的，山中佳節，草草征人，未始不別有風味。

由是于同志也接着說了；陳、龔等人也都加入來談笑。後來龔同志又唱了一曲「八月十五月光明」；他對於京調，本來就有研究的，對景紓懷，更把我們感動了。

我和于又邀了羅同志同到陳同志那邊去：其時，陳同志卻已睡了。我把他喚了醒來，纔知他是到了我那邊邀我賞月沒有見我方回來睡的。於是我們又將蠟燭也吹滅了，明朗的月色，更顯得光明，又把在隴西帶來的月餅及桃子梨子都拿出來，大家披着外衣，在月下坐着閒話：古人今人，經史雜傳，甚至小說，外國語，一時都東扯西拉的談到，浪漫的，清幽的，「滅燭憐光滿，披衣覺露滋」，此情此境，實在與這兩句話逼真了。又拿望遠鏡看着，更覺得一個水晶球般圓滾滾的浮到眼前，令人得着立體的感念；並且還能見到上面現着一條條彎彎曲曲的格外晶明的紋路，可惜我不是天文家，不能辨別裏面細微的部份，然而深山賞月的這一個空前的印象，我確實的一輩子也不會忘掉罷！

### 三三 三汊，石關，梅川鎮

第二天清晨，我們繼續推進，山道崎嶇，比較昨日尤甚。並且山上的霜，白白的而且厚厚的，就如下了一重薄雪一樣。然而那是九月十三，還不過是廢曆的八月十六日，如果南方，正是融和溫暖的天氣，而此間卻似乎是立冬後了，這真是我破天荒嘗試的清秋霜晨！山風拂面，冷人如削，直使我把大衣的領子都翻了上來呢！

山道是兩面夾着高高的山嶺的，到日出霜溶，路上的濘泥被大車輾着，車輪差不多陷進尺來深，難行極了。比午，抵三汊鎮，那裏有住戶百餘戶，完全小學一所，但人民很窮。普通都是吃青稞做的黑饅。——青稞是一種像麥一般的植物，而比麥略小，可磨粉爲麵，生的時候也是白色。但一經煮熟，即變成青黑色了；做饅食時，並有些黏唇膠齒，爲最賤劣的糧食。過了三汊鎮，便沿一條小河走着，河水甚清，河中純爲沙石，淺處可以見底；且兩岸山林，青蔥如繪，並有頹然巨石和很大的石山，這是我自入西北以來第二次所見的，然而比關山梁覺得又更美了；與南方的山林，簡直是一樣的秀麗。沿途的居民，多半都上

山躲避，只剩着一所所的空屋，都是緊緊地鎖着的，因此，一路上什麼也買不到。但也有些是留着老嫗小兒看守着屋子的，他們都忙着在太陽底下翻着連枷打麥子，也有些婦女挑麥草或挑水的；我突然地看着，覺得奇怪了，後來纔發現她們的腳都是大腳。她們穿着的鞋子，是一種古式的未曾初見的鞋子：那是鞋尖特別的向上鉤起，鉤起的尖兒，至少也有一二寸高；並且又大又闊，形式恰像一隻笨大的渡船；雖比三寸金蓮的小腳是好多了，而不雅觀也就十足，婦女的頭髮，是挽着一種高高的髻兒，裏面還襯着鐵絲架子，這樣纔把髻髮撐得特別的高；那鐵絲架子，隨便一望便可看出。衣服是又長又大，並且腳上也和軍人一樣的裹着裸腿，不過她們的裸腿是白不白黃不黃的爛布；真的，古式的裝束，色色都齊備了。從前看見戲臺上那扮着古裝的婆旦，雖然也够人領味一些古時裝束，但是，但是又那裏會有這樣的完備而自然呢！這簡直是保守着古代文化忘記了進步的一角！

我們口渴極了，可是要找一口開水或茶來潤一潤喉嚨，老實太不容易。結果，在一個有幾棟屋子的地方休息的時候，纔找了一家買茶解渴。但當着飲茶的時候，覺得既不是白開水，



又沒有一點茶香的味道，而似乎別有一種最細微，細微得幾乎聞不到的一種氣味，細看盃中，纔知是另外的一種樹葉；問那賣茶的老婦人，她自己也不曉得名目，只知道是樹葉便了，她還說都是這樣吃的。這真是半開化的地方，人民的生活竟會如此，如此令人夢想不到！

那屋子的下面，便是河流，河外是一帶連綿不斷的高山，山峯一起一伏的直遠亘到碧雲深處了；屋子的後面也是一樣的。只有門口的一條行人大道，形勢是險要極了。問了地名，知道是石關。

我們既過了石關，仍舊沿河走着，到一個山嘴，走石下的凹處抹過，又過了一座獨木橋，——那橋便叫逸河橋；過了橋便是一座又陡又高的山，山外峯巒疊翠，連雲障日，形勢險要，風景也很幽美。我們過河：是只有少數走橋上過的，而大多數人馬和馱行李的驢子，都是雜亂的涉水；碧水青山，更配着征人腳下無數的白白底水花，真是一幅特殊生動的圖畫！

夕陽照在樹梢了，纔到了大草灘宿營；離四店子說只有七十二里，但路道之長，竟八十里也不止。

大草灘有一個娘娘廟，建築雖不見得怎麼，而廟中有一塊泥刷的照壁，彎彎的直達屋頂。上有很多很多的神像和雲彩蟠

龍，神態各別，生動異常，並且很是精細而偉大，自西安以來，所見的泥刷物，無出其右者；這差不多可以代表陝甘兩省的藝術之一斑。

次日晨向梅川鎮進發，計七十八里，而日中即已到了，實在只不過六十里路；在民人的口裏，道路真沒有標準的。

在路上遇着很多逃難的，騾驢驢馬，絡繹不絕，岷城的風聲，當然可想而見了。但詢問難民，卻都含含糊糊，只說是到蘭州有某事某事，而不以實告，因為多半是軍隊的家眷與各機關的公務人員。又見有很多在犁田的農夫，說是做麥田的。那犁是用一根橫木與一根斜木交叉着，橫木與斜木之間再用一根木條牽着的；橫木長可丈餘，另一端再安一根橫木，形式很像扁擔，與長橫木連看，恰成「丁」字形，以兩牛相並的拖着，如扁擔的橫木，便擔在兩個牛的頸上。看那兩牛拖着樣兒，似乎很費氣力，甚至比南方用一牛拖着的還要犁得慢，這犁的裝置是多麼的不省力呢！愚蠢的人民，只墨守着古法一些兒不知改進，真可憐了！犁田的牛，是長毛銳角的西藏種，在隴東一帶沒有見過的。

梅川鎮在唐以前為岷州舊城，現雖仍存有一個小小的城

垣，大概係後來所修築，非復舊觀了。城內有商店百餘戶，街道也還算清潔；惟除油、鹽、麵麥、肉食而外，無別物可買。那裏的人民，多半女子做事，男子在家抱小孩，與別地恰恰相反；然人民卻比隴西一帶的長得清秀些，或許是山水的關係，因為城外有一條碧綠的洮河。屋子：大多數是平頂的，頂上粉着黃土，四邊砌出一條六七寸高的邊沿，儼然與南方新式房子上面的平臺相似；但也有於平頂上再建着亭子的；曬物件便多在屋頂上。

我們到梅川鎮營地住定休息得够了，又買了雞蛋吃了，便與于、趙二同志出城小步。至洮河邊，又遇着徐同志，便一同坐在臨流的零亂的石塊上，以手杖畫着灘上的軟沙，看着河水輕輕地淘着，心中頓然特殊地愉快了。河中的水是碧綠的，灣環底從山下流着，把那一帶的山影都浸透了；這樣的河流，我自漢口江岸站上車後，一直到此時纔看見的。最好的是河那邊的牛羊驃馬，散滿了一遍綠草灘上，倒影於微波盪漾的碧水中，真的，美麗極了！大自然的一切，差不多與我的心靈默契着…。

第二天是九月十五日，晨八時又二十分便到達岷縣城了：一路沿着洮河在清風習習的旭照中走着，異常快意；三十里路，似乎不覺得便到了。

離城十五里有一座龍臺橋，橋甚高大，建築也很是壯偉，橋旁峯迴路轉，橋下白沫飛奔，景緻很是奇麗。

沿途多煤礦，煤露山外，隨可採取，但均未開採。僅有少數婦孺，提籃就山上拾檢煤屑；富藏於地，西北到處一轍，真可惜了。

進城時，穿過飛機場，隊伍集合後，過了一座大橋，走東門進城，各機關團體歡迎的滿街都是，壁上歡迎的標語也貼滿了。橋是木架的，兩面有欄杆，長數十丈，可通大車。

### 三四 關於岷縣的一片面

岷縣在西魏時爲岷州，清時屬鞏昌府，現屬甘肅蘭山道；人民二十餘萬，產藥材，皮貨，白蜜，木材；但缺乏糧食。城南有二郎山，山下洮河如帶，長橋臥波，風景甚美。

藥材以當歸，黨參，貝母，大黃，熟地等產額最多，也最好最便宜；其餘鹿茸，麝香，牛黃等也都出產，不過不多便了。當歸：大的每枝可重五六兩，長尺餘，最上品每斤也不過值大洋三四角；黨參的價格也差不多，大的也有尺多長一枝的；麝香五六元便可買到一個，最好的超過一兩以上的也不過十元；鹿茸數十元一架；牛黃八九元一個。但這三種多產於番地，要逢期會纔有拿着進城來賣的。

皮貨以黑子羔爲最好，其餘狐皮猓亦佳，但狐皮如果經皮商做成了的一件一件的衣料便是一條有毛的皮子夾着一條無毛的白皮，毛皮條與白皮條每條都只有二三分闊，一件衣料總得鑲千數百條，這樣把一件好的皮子都弄壞了，並且如有線縫的地方發脫了，真是特別的麻煩；而自己買一個個的整狐來請人鑲好，那不但沒有以上的毛病，並且狐皮比別地的也好，

如果在逢期會的時候東一個西一個買着湊起來，比較向皮商手裏去買又價廉得多，大概頂上的狐皮，在逢期會時去買，最多最多不過六元，七元，假若向皮商去買便至少也得十元，甚至十二三元了。猓獬：有一種岷縣人叫洋猓獬的，即所謂猓獬獬，毛色略似火狐，但毛軟而厚，肚皮脊背都差不多，且皮的張數很大，做一件男人的長袍，大概有四張便够了，至多也不會超過五張，每張的價格，是三十元至五十元，比狐皮好；還有一種叫草猓獬，皮大如狐，好的顏色也與狐差不多，而次一點的便現着黃褐相間的斑點，這種皮大約每張值五元或七八元，做男長袍六七張可够一件，這是次於狐皮的。白羊皮雖然也有上市，但都來自臨潭，皮毛也不見得怎麼好。黑子羔爲岷縣皮貨中之特出者，岷縣皮市，也完全以黑子羔得名，據皮商一班的評論，西口貨（即寧夏貨）以白羊皮爲最，西口貨的黑子羔雖也不壞，且比岷產者輕，但不及岷縣的這樣耐用；岷縣黑子羔最好的：毛約長一寸餘，根根大如出土的韭菜葉，而毛拳蜷無直者，毛捲可九轉，以手揉之，不但是不會散亂，而且有蓬勃氣象；這種子羔，可值三十元至四十元。

白蜜：也是岷縣的大宗出產，並且說是特產，每年的產額，平均有八百餘萬斤；說是此地多刺松，松開白花，蜜蜂採着松

花便釀成白蜜。白蜜在外地雖然很貴，但在岷縣每斤只售洋一角五分，最貴時也不過二角。

因爲山多田少，所以木材也很豐富，普通只要有簍可吃的人家，便都有地板；什麼二三尺圍的大樹，並且是直通樹梢的好材料，平時都是做柴燒；這樣的大樹，也很便宜，最多不過三四角大洋便可買一個，與缺乏木材的隴西比起來，恰恰是完全相反了。

而糧食方面，那卻非常困難，普通都是吃青稞，還有很多連青稞也不充分而佐以馬鈴薯（俗叫洋芋）的。起初我們吃了青稞，便時常感覺腹痛，不過久了也就好些。大米很是昂貴，一元只能買二斤半（平秤），並且還不容易買着，我們在岷住到一個星期以後，就連青稞也缺乏了，後來組織了一個糧食公賣處，限制購買，又由隴西運麥來接濟，纔算維持住了。

我們到岷縣後，差不多什麼都漲起價來了，沒有十分漲價的就只有藥材和白蜜，因爲這兩項比較需要得少一點。因大家都怕西北冬季的嚴寒，無論官兵，便都爭先購製皮衣，所以皮貨頓然高漲，比較好的黑子羔竟賣到三四十元，甚至五十元，老白羊皮也賣到一兩元一張，並且還至於沒有貨買；平時皮商做出貨來，大宗是走四川一帶去賣的，而今年卻坐收數倍之利。

同時，縫紉店也一樣的忙着不得開交，每縫一件衣服，至少至少也總得十天半月纔能到手，城內外數十家縫紉店鋪，沒一家不是貨盈滿屋的；一個縫工因被催索不過曾聽得他這樣說：「真的，沒有法子了，什麼法子也沒有，在城裏、——甚至橫直數十里路的鄉下。如何也再找不到縫工，就是連能動針線的女人，好一點的也差不多找完了，確實再沒有辦法，一絲辦法也沒有！從前我們總希望生意好，不想現在卻太好了。」——以這一段話，便可想見岷縣生意興盛的一斑。

岷縣的商業，南門外比較發達；並有商辦的中和火柴公司與厚生煤炭公司。這兩個公司，都各有資本一兩萬；火柴公司有工人數百，平均每日可出火柴六箱，計每箱七千二百匣，並設有工人學校，雖然規模不大，但在一切落後的西北邊陲，也算是很難得了。此外還有一個戲院，最近又新開了一個洗澡堂。

關於教育方面，有一個中學，一個職業學校，一個女校，中學現在還是四二的舊制；職業學校僅僅只有兩架織襪機，其餘什麼也沒有設備；女校更是去年纔辦的，只有學生十餘人，並且教員都是福音堂出來的，因為福音堂辦有一個女子小學。——真可憐了，這落伍的地方！一個中國人認識幾個中國字還是靠外人教出來的！本來依照教育部的規定，教會不能辦小學，



而此地卻偏偏唯教會纔有女子小校！中國怎麼去與人家競爭嘍！以二十萬人坐着本地還不及幾個舶來的碧眼！

岷人的言語：有很多地方非常特別，如叫父親爲「達」，伯父爲「爹爹」，叔父爲「爸爸」，伯母爲「阿麼」，姑母爲「娘娘」，舅母爲「姪子」，稱繃夫爲「光棍」，說是的爲「那嗑」，言彷彿爲「幫尖」，叫耕田爲「做莊家」，諸如此類，簡直令人捉摸不着意思。

至於禮教方面，一切都還是十八世紀的遺演：如媳婦不能和翁姑同餐（子女都可與父母共席）每逢翁姑進膳的時候，媳婦便要拱立旁邊侍候，等吃完了，纔拿着吃剩的菜羹到別的地方或廚房裏或自己的炕上去吃。其餘什麼婚禮、喪禮，也都有特別陳腐的一些不經慣見的儀式。

人民抽鴉片的最多，普通一般人的鴉片癮也都很大；他們抽一口煙，總得五六錢重，一兩膏子做兩口抽都是很強勉的。岷縣的鴉片，最貴也不過每兩值洋二角，比紙煙還價廉得多。日常也吃煙油，並以煙枯餅搗碎餵豬，都和隴西差不多。而岷人卻稍稍的比隴西人清潔一點；天氣晴明的時候，常常見有婦女臨流澆洗的。

縣城每逢廢曆的一六兩天，遠近鄉民都以物集中，稱爲「逢寅」（卽期會）。逢寅的日子，街上千千萬萬的人，擁擠不開，很是熱鬧。但逢寅時在南門外有一個固定的鴉片市場，

在這鴉片市場的人比較更特別的多，這真是亡國的現象！

人民的迷信也非常的重，幾年以前全縣都不用醫藥，有病便是祈神拜佛，現在鄉下還是一樣；不過城裏近來便漸漸的有些延醫服藥的了。

肉食以羊肉爲主，牛肉次之，吃豬肉的卻是很少。但羊肉卻完全是縣羊，雖然也有山羊但是平時都不吃，這種風俗，在扶風以西的一帶就都是一樣，說吃山羊便是不吉利，平時只在死人的時候纔吃的。

岷縣的羊，有一種是四隻角的，這種羊很高大，比普通的羊差不多要大一倍，但是也不多見。牛也很特殊的，都是西藏種，滿身長着五六寸長的毛，土人便叫「毛牛」；牛的尾巴很大，如馬尾一般，角很尖銳，但母牛卻完全沒有角；牛多半爲黑色，然亦有白額或白脊背的，也有頭部與脊背連尾巴都白而下半部卻是黑色的，那種模樣，活像剛在雪裏攢出來的一般。牛羊有時五六十的一羣雜選的散在山上，或大或小，或白，或黑，很有意思。人民時常擰牛乳，剪羊毛，他們擰出乳來除賣給人家飲鮮乳外，還拿着去做酥油；羊毛剪下來，大宗是織氈子，但也有少數是用手工去弄成繩子編衣服的。除牛羊外，還有一種特別的狗，叫做西狗，又名番狗，狗的耳朵很大，毛很長；大的有三四尺高，比一個大豹子還大，並且很是兇惡，平時都是用鐵鏈鎖起。這種狗回民養得最多。

### 三五 回民和番民的生活

岷縣的人民很複雜，有漢、回、番三族：回民在城廂的，都往在南關外，西門外也有少數；他們大多以做皮貨爲業，他們賣皮貨，是用一個包袱包着皮子挾在脇下在街上東走西走招徠的，如果有人願買，便可同到他家裏去看貨，但街上卻一家皮貨店也沒有；與別地完全是兩樣。他們的裝束，與馬鹿鎮的回民大同小異，——聞說在任何地方的回民，都是差不多的。不過我們在馬鹿鎮時，天氣尚熱，女人頭上都不見黑布，而岷縣的回民，卻不論女孩子或老婦人，只要是女性，便頭上都披着一塊風帽式的黑布。他們一切的風俗習慣都和馬鹿鎮的回民一般，但除清真寺外，還有一個「回民教育促進會」，會內設有一個小學校，他們的子弟，便在那裏唸書，但現在也有漢人在裏面讀書的，本期有學生三十餘名；學校的課程，一切都照着普通漢人辦的學校一樣，教科書也是教育部規定的漢文，並且學校的名稱，現已改爲「岷縣縣立第四小學校」，直屬岷縣教育局。然他們的清真寺卻是另外教回文的。

縣西南二十里以外，還有番民。那便是藏族，散佈在甘肅的，尤以卓尼，草地一帶爲最多。他們大概以畜牧爲生活，食牛羊肉，飲牛、羊乳。番民可分爲生番，熟番兩種，熟番是半開化的，他們也吃麥麵和酥油，並且也有少數耕種的，生活和漢人差不多；生番可說是未開化的，完全的住帳幕，食生食，與上古的民族不相上下。生番和熟番之中，又有僧庶兩種的分別：僧便是喇嘛，庶便是庶民，——即百姓。他們無分僧、庶，都屬活佛管轄，活佛有一切的權利和威力。最大的活佛是宗喀巴，宗喀巴他是黃教的始祖，因爲他見當時的紅教，漫無限制，與庶無殊，便創黃教，對於喇嘛略加以一些戒條；他有兩個弟子，一個是達賴，一個便是班禪；岷縣，臨洮，臨潭，夏河一帶的活佛名嘉木樣；嘉木樣的位置，是僅次於達賴班禪的，他住在夏河縣的拉卜楞寺，寺很大而且壯麗，說寺的房屋，不斷的延長至一二里，廣一里許，遠遠地望去，就如城池一般。這拉卜楞寺，大於青海西寧的塔爾寺，是直接屬西藏管轄的；塔爾寺是屬於嘉木樣管理。達賴，班禪，嘉木樣和章嘉活佛，稱爲四大天柱。

拉卜楞寺共有喇嘛四千餘人，自嘉木樣而下，有四賽持，賽持下有八堪布，堪布下有十八廊前，廊前下有五百小活佛，小活佛以下便是普通的喇嘛。嘉木樣的寶座（即坐的椅子。）

是赤金的，賽持的寶座是包着赤金的，他們很有錢，很是闊綽；他們的錢，是募化來的。番民終年勞動，所有的積蓄，既不在乎食，又不在于衣，他們的用途，唯一的便是獻給活佛。活佛每逢出外的時候，路過的地方，番民便以金銀用一個盤子張着頂在頭上跪着獻上去，爭先恐後，擁擠不堪；有時把活佛圍着不得開交時，活佛隨身帶的護衛的喇嘛用皮鞭打開，但是打的雖打，而獻錢的還是獻錢，並不少避。如果被活佛在頭項上摸了一下，那便是無上的光榮。因此活佛要十萬百萬，並不算一回事。但是活佛卻也很苦的，經常很少睡覺的時間，晚上白日都多半是打坐。活佛的繼承，是由活佛的臨終的時候，向他管下的喇嘛說死後托生某處某家，然後便按地去尋找，如果找到了與所吩咐的話相同的孩子，便買來奉爲活佛，以死活佛的名字名之；這用錢去買活佛，叫做「贖活佛」，贖活佛的錢很不少，動輒是幾千萬銀子，贖價的多寡，以活佛的位置爲定；活佛贖來以後，他生身的父母見面時，也預先要朝活佛，然後纔由活佛認親，參拜父母。即如現在拉卜楞寺的嘉木樣活佛，他是五歲贖來的，現在纔十九歲，是爲「嘉木樣」五世身，就是一死一贖的已有了五個嘉木樣了。活佛惟宗喀巴便沒有贖過，相傳他臨終時並沒有說他托生的地點。普通的喇嘛和庶番，各地

都還設有管轄的官，管喇嘛的叫做僧綱，管庶番的叫做土司，僧綱和土司都被轄於活佛，由活佛指派。岷縣附近的一帶有土司四人，在卓尼的姓楊，便是岷縣孺婦皆知的楊土司。土司就好比是王一樣，在他轄區以內的番民，生死予奪，都以他一個人的喜怒愛惡為轉移，一切的一切，他都有特殊的權利，他可以任意作為，他的意志就是番民的法律。楊土司管轄的地方，有普通三四個縣份這麼大，他也有三四百槍，還有駁壳等類的短火，說這都是由川軍中陸續購買或以皮貨馬匹等交換的。但是他們都安分守己，不敢越軌行動；不過如果有槍的少數軍人在他們的境地經過，他們便要殺人搶槍的。據探報：此次川匪竄甘的一部份，在雪山草地經過時，給番民截去了槍枝很不少。番民的服飾，和我們完全不同，也不像回民；是穿着一種很長很長的毛的皮衣，長統的生牛皮靴子。衣上有吊着的兩個大而且長的袋子，手便常常插在袋內，遇着風雨的時候，便將袋子翻起來遮在頭上；那種衣服，每件總重二三十斤，我們沒穿慣的，就連披也會披不起；這因為他們住的地方，都是很冷很冷的冰天雪地，不如此是不能生活的。他們都不穿褲子，無論男女，穿褲的便成為笑話，尤其是喇嘛；但長與漢人接近的卻有例外了。他們男子喜歡束大紅腰帶，女子喜歡結很多的辮子，

辮子最多的有百數十條，一條一條的披着頭上，頭擺辮動，彷彿一把萬民傘一般。他們的言語，各地有各地的方言，固和漢人回人不同，就番民和番民也不一樣；岷縣附近的番民，叫吃飯爲「沙沙囉」，走路爲「呷啦唧唧」。文字便是藏文。喇嘛誦的經典，便是藏文的，岷人叫做「番經」。在楊土司管轄的區域內，僧綱原來是他的兄弟，但現在卻是他一個人兼理了。僧綱可管轄和命令他屬下的喇嘛的一切，他對於所屬喇嘛的權力，和土司對於庶番的一樣。喇嘛穿大紅的衣服，衣裏面是有很長的皮毛，他們的靴子，普通也是生皮子做的，但外面仍是蒙着如衣一般的紅布；他們的帽子，有黃色和紅色的兩種；帽子的裏面如盤，而外面左右及後面三方都各有一片三角尖的翻着直豎起來，只前面卻付缺如；他們功行淺的便不得戴帽子，只紮着一條紅布。他們與禪門和尚一樣的崇信三尊古佛，稱佛祖爲佛爺。他們的頭也剃得光光的，也不近婦女，做喇嘛的只有男人，沒有女子，但是卻吃肉類，除牛肉，雞肉兩樣戒吃外，其餘什麼都吃。普通喇嘛都稱爲「羅漢」，能戴帽子的便叫「大羅漢」，大羅漢之上，便是上述的那些名稱了。喇嘛寺多在山上，寺最小的也可住五十人，住數百人是平常得很，住一千以上的寺也很多；他們並且也一樣的有槍枝。

番民都很喜歡做喇嘛，喇嘛可說是番民中的貴族；他們有兒子的，總是以過半數去做喇嘛，做了喇嘛都和科舉時代的漢人得了功名一樣，所以他們竟有以獨生子去做喇嘛而甘愿絕嗣的。

番民普通的皮膚都是紅黑色，並且還有些放光，一種特殊的姿態，簡直令人無法形容。他們的性情很愚笨，但也很是兇悍，並且很有氣力，尤善於擊石子；說有一個地方的番民，——是離岷縣不遠的，能一手同時向幾個方向發數石，百步外取人如響。岷縣一帶的番民，無論僧、庶，都時常與漢人交易，每逢期會，城裏便隨地可以看見。與漢人時相交易的番民，也會說漢話，並且都很和藹，還喜歡效法漢人的生活。

卓尼在臨潭縣西去三十里（臨潭西距岷縣百二十里），離卓尼不遠的地方有一個洮石山，山在洮河邊，產洮石，石作水綠色，質細而堅，取石做硯，名洮硯；洮石最好的產於洮石山下的水中，石上有波紋如飛雲，謂之雲紋，且現黃色小斑點，名水波皮，點甚稀，一硯的上面最多不過二三顆，匠人每將點刻成二龍搶珠或雙鳳朝陽，以點為珠，為太陽，一片碧綠的中間獨黃一點，很是好看。這種有雲紋和水波皮的硯石，能貯墨經久



不乾，並且墨中不會有渣滓。洮石山現歸楊士司轄管，任何人採石都非給錢不可；雖然，洮石卻不很貴；在岷城購買，方約一尺質地最好的也不過二三元。

卓尼再西南行，便是草地，草地連四川，西康，青海一帶的邊境，大約縱橫千餘里；人煙絕少，惟一片漫漫的水草。故稱草地；那草到了秋冬便完全是黃色，且有些地方竟終年是一片寸多深的黃草根蔓着，氣候甚冷，八九月即積雪不溶，要到第二年的五月，纔得漸漸底解凍，在雪未溶的時候，馬過其中，也常常凍死，沒有冰雪的六七月間，纔有番民披着大毛住着帳幔在那裏遊牧；但是地下，卻常常是浮軟的，人馬在上面行走，如行彈簧上，不是在草地生長或習慣的畜類還不敢去。在草地的番民，他們住的帳幕厚可數寸，全以皮革層疊而成，每帳分爲若干塊，行動時，以牛二三十頭分馱着，到了有水草的地方，即將帳幕聯綴起來，連人與畜一併居住。

岷縣西南約八站路有一個壘州，也是住着番子，但有數十里地卻無人煙的，壘州爲唐時岷、洮、壘、宕四州之一，在甘肅算是很好的地方，土地很是肥沃，氣候也比岷縣溫和，但城池附近的一帶，人煙久絕，現在卻荒涼忒甚！按岷縣志：「莊烈帝崇正（疑係崇禎）九年闖賊李自成由川中曹變蛟驅逐，率賊

入臨洮、旋入洮州番地、隨竄入疊州、殺掠一空、」考臨洮即清時地道縣，西北距岷二百四十里，洮州即臨潭。觀此，便可想見當日闖賊的兇殘。聞疊州故址還有一座很大的萬人塚，叫做「漢家墳」，裏面叢葬的白骨，就是當年李賊屠戮的。番民雖徬徨左右，聽說他們卻不敢近去。

岷城東關外二里地的劉家鋪，有一戶番民，他們是楊土司派來的，因為楊土司有一個莊子在岷縣叫他們耕種。他們夫婦兩人，一個女二個兒子，姓楊，老夫婦的年齡將四十歲；他們服飾都和岷縣的漢人一樣，只那婦人是結了三條長長的辮髮的；他們的言語與家人中的稱謂都和漢人沒有差別，他們也吃麥麵，日常的生活都全然地是與漢人同化了。他們的房子，就在劉家鋪的觀音廟後面的大路旁邊，是一間橫而側長的黑房間，進門到裏邊，總沒有三尺地，而寬度大約有兩丈長。當門便是一個小土灶，灶旁一個土炕，其餘的空地都放滿了零零碎碎的東西；我去參觀是和毛同志一路的，那時恰恰的番子很忙，但是他很願意和我談話，他手中雖然拿着工作的器具，還是笑臉融融的和我款曲。等我出門，他也便和在他門口等着他的漢人一路去工作了……

南門外還有一個喇嘛寺，寺很小，裏面只有喇嘛一人，這大約是在城內設着讓過路的喇嘛歇腳的。

## 三六 南旋的前夜

我們到達岷縣，便立即修構工事，因為友軍所築構的碉堡多係不能適用的。

九月十七日，我們的副師長旅長等擬第二天分途視察地形，而晚間忽聞羅達、拉子口（番地，在岷縣南。）方面的友軍失利，情況很是緊急，所以便打銷成議了；這正是本師到岷的第三日。

九一八國恥，原定在東門外飛機場隆重而擴大的舉行紀念，但以拉子口失利，又因晚上友軍的家眷紛紛逃走，滿城騷然，市民都街談巷議，人心惶惶，便行停止了。

上午，我邀了徐、于二同志上街，只見店門緊閉，百業消停，在微薄陽光中，似乎整個的岷城已停止了呼吸，僵然底死去了；儼然匪臨城下，彈盡援絕，束手待斃的圍城一般，愴然憬然，荒涼異甚！有時見飛機來了，市民無老無幼的引領望着，在他們驚惶之顏色中，現出一線安定的希望；這種情形，真是太不堪了！

比晚，得飛機報告：說匪正走融固花園（番地，羅達南）

大隊出發向岷縣推進。而別據探騎息：謂匪先頭部隊僅離城二十里，由是新編十四師的留守部隊便全部登南山，守住綫，本師自師長以下，均詳籌守戰方策，士兵則加緊修構工事，獨我非軍職，仍舊安然讀書，閒時與民人聚談，告以不必憂懼。

第二天新十四師奉令調臨潭，行李車馬，紛紛搬運，且市民一堆一堆的交頭接耳，有如荒野亂墳中，時聞鬼哭，更覺慘然！那天晚上，新十四師既已開去了，我七十二團又還沒有回來，工事又不可恃，城牆復敗壞不堪，真的，誰也放心不下！天將傍晚，我與旅長陳同志等出西門視察，西門外是有三條大路的，防守很不容易；我們因兵力分配不來，僅僅以七十二團第一營擔任，確實是無法中沒奈何的冒險了。旅長叫着營附和幾個連長指示注意點（營長因病留西安就醫），最後幾個連長同聲說：「沒有辦法以死拼便了，除非官兵一個都死完了，不然，無論多少匪來衝突，誓不退卻！」——呵！又使我不由自主的想到尹同志在天水，蔣同志在西固的往事，可惜我不懂軍事嘯！……

這樣的又過了一天一晚，到二十日清晨，即由蘭飛來飛機三架，機聲剛過去，便聽到轟轟的爆炸聲，下午，纔知飛機至距城十餘里地的山上發現有新構築的房子數所，並且有人來往，

如瞭望哨；故擲彈轟炸。又聽說昨十九日也炸死匪衆甚多；匪見飛機來，都靜肅的伏着，說如果不是馬匹走動，在空中還不易看見，比在贛在川時的防空知識更加進步了。

下午，七十二團已回，晚上經公安局巡查，滿街都勒令點了燈火，使死氣冷然的城中，頓然添上了一層活素，人心也同時安定了。冷靜與黑暗是最可恐怖的，誠然不錯！

我們七十二團這次奉令追擊，由隴西出發，一路經武山、甘谷、秦安、通渭、靜寧、隆德、平涼，追至涇川，將匪逐出甘肅省境後，又經馬鴻斌騎兵截擊，數年猖獗之徐匪海東，雖未完全消滅，損失也可算最大最大了。七十二團計自八月八日起至回岷已歷時四十四天，繞道數千里。

這幾天空氣漸漸的平靜了，逃難的也都回來，市面上照常的做着生意；但是一驚一逃，雖然匪不有來，也總受了不少的損失。全城的人民沒有受損失的，便只有回人，因為他們是有宗教的力量維持着的；三四百家，說一個也沒有走動。以這小小的一端來比較，漢人實在是太散漫了！雖近年層層疊疊的令組保甲，而依舊是一片散沙，這種病態，可說是普遍的，真的太危險了！

二十五日張副司令學良又由蘭飛來視察，並指示機宜，岷縣人心便更加鎮定。

岷城原來的駐軍太多，公屋本來很少，我們就住民房也沒有好的，所以我便住在一個廠屋裏，門風很大，辦公殊不方便。住了幾天，與房主人混熟了，又因住在他房子裏的友軍開去，空出了房子來，房主人見我沒有適當的地方，便自住了剛空出的房子，而另讓一間給我住，因這樣軍民出進各別，大家都方便些。我新住的房子，是有炕的，炕中並燒着有火，不過房主人搬房子的時候，見他將火張了一畚箕去了，但晚上我睡時，起初因看書兩手放在外面，便不覺得怎樣，後來看到很晚了，睡神將我壓得似乎很困倦，便吹滅蠟燭，預備尋夢，卻想不到被蓋壓得緊些，手也不在外面了，便覺得一陣一陣的熱起來，漸漸的漸漸的竟出汗了，睡不住了，輾轉反側，怎樣也不能安穩的睡着；然而靠被面的一部份肌肉，卻又感覺得冰冷，真難過極了！起來又尋不着火柴，叫勤務兵又覺得太晚了，沒法在炕上滾來滾去，直至聽到雞啼了纔糊糊迷迷的睡穩，大約是炕中的火那時也沒有力量了；第二天起來，鼻孔還塞着風，頭也似乎沉痛，髻鬚受了感冒，不禁自己想着自己好笑。不知此地的

人怎麼睡得慣，還燒着那更多的火！

二十八日的下午，我和于同志在外面散步了一回，見山洞裏及城根腳下都住着有很多乞丐；這樣生活程度低到極點的地方，竟還會有連黑黧洋芋都是沒有吃的，真窮到再不能窮了，可憐的中國！回轉時，走縣黨部門口經過，便道進去閒談：恰恰的是他們一個派到匪區去偵探的同志剛脫虎口回來，拿了一些偽幣偽青年同盟會的證書歌本等的東西，說他在匪區住了六天，最後的兩天還加入了共產黨青年同盟會，後來走到荔川鎮，便乘間逃回了。他雖然沒有探得什麼確實的緊要消息，但是這種勇敢的精神，卻是難能可貴了。後來又縱談到岷縣的民情風俗與古蹟，知道文明書院有兩塊文徵明的字碑。

十月五日我便邀了趙、于及工兵營的王同志三人去文明書院拓碑，因在縣黨部談話的第二天便去看了，覺得碑上的字寫刻都是很好的，有留為紀念的價值，又無坊間出售的。文明書院，就是現在的初中學校，碑就在大門內的左側，進門便可看見，碑寫着上巳九日的詩共四首，碑高六七尺，石兩面各刻詩一首，字大可四五寸，為草書，筆力雄健，風韻天然，詩句也很是清新；但已破其一，其完好的那塊上面的兩首詩是：

——「天地日煖白烟生。  
 上巳行遊春服成。  
 試共水邊修禊事。  
 忽聞花底語流鶯。  
 空山靈跡千年祕。  
 勝日良朋四美并。  
 一歲一回遊不厭。  
 故園光景有誰爭。」

——「雨晴秋色滿陂塘。  
 風獵平疇晚稻香。  
 白髮又逢吹帽節。  
 夕陽來上振衣岡。  
 短蒲衰柳俄驚晚。  
 黃菊茱萸總待霜。  
 卻笑淵明緣不淺。  
 一年一醉遠公房。」

詩後有短跋道：

——「上巳九日詩四首、長洲文徵明書也、因岷州字學不傳、命曹生伯封模而刻之公署、俾士人知取法焉 時嘉靖乙卯



春正望日青州遲鳳翔識、

天氣漸漸的冷了，高山上已蓋滿了皚皚的白雪，匪情既然鬆懈了，我們的士兵都一心一意的在岷城附近二郎山南山一帶擇要築礮。前天忽然奉令全師開回武山，爲追剿日前所竄去的股匪；因探悉匪首毛澤東確在此股中。但接防部隊卻開去了，故仍未決定。判斷匪情，本師多半不日東返是可能的。此次突然的開來西北，雖然苦況備嘗，而於西北一隅的民情，風俗，古蹟，勝境，亦頗能實地領味，就有些要緊的地方沒有足趾實踏的，佐以探詢，大概都能想見，不但是整個的西北，甚至幾百年前的塞外風光！過後思之，殊堪回味。且一年之中，自東徂西，途中經數閱月，氣候，食物，無分冬，夏，在贛東時如此 在陝西時亦如此，在甘肅又如此，譬如青豌豆，白菜，萵筍，菠菜等，未嘗間斷，單衣襪衣，棉衣，時常更換，沒有定規，確是特殊的，快意的不可多得；所謂：「真樂是以真苦換來的」，不錯，的確是如此！假如一個人因怕苦而不敢離鄉井一步，老死於安樂窩中，實屬是太乏人生的意趣，何況苦也每每是傳聞過實，經歷起來並不覺得怎麼嘍！並且我們總算是個中國人，西北也好，東北也好，好也好，壞也好，總算是一塊中國土地，也不能不明白的。然自海禁開後，去南洋或非洲墾荒者有之，到歐美去經商者有

之，到海外探險者亦有之，而獨獨少有顧到自己家裏的；致令大好河山和親愛的同胞，去讓人家開發，去讓人家利用，甚至受人欺騙，自相殘殺，讓外人坐收漁人之利，真的，不單是可惜，尤其是可恥！矧西北是我國發祥之地嗎？！我們總算是一個中國人，連中國的土地，人民都不清楚，連自己的祖宗都可忘記，還說什麼？還說什麼！然而我此次西來，未能足履新疆，遠窮西藏，實踐沙漠，遍歷高原，於滿意之中，仍不能不有缺憾；雖將來的機會是不可預料的，但待交通便利了再去踐踏人家的腳跡，卻不如現在跋山涉水，苦、樂同嘗，實切的考察半開化同胞的現實。